

神枪碧血之ニ

美闯刀飞

飞刀闯关

《神枪碧血》之二

原著：戚	天	法
改编：薛	炎	文
绘画：谷照恩	李重新	谷静
封面：郑		岱
扫描：自	治	州
制作：自	治	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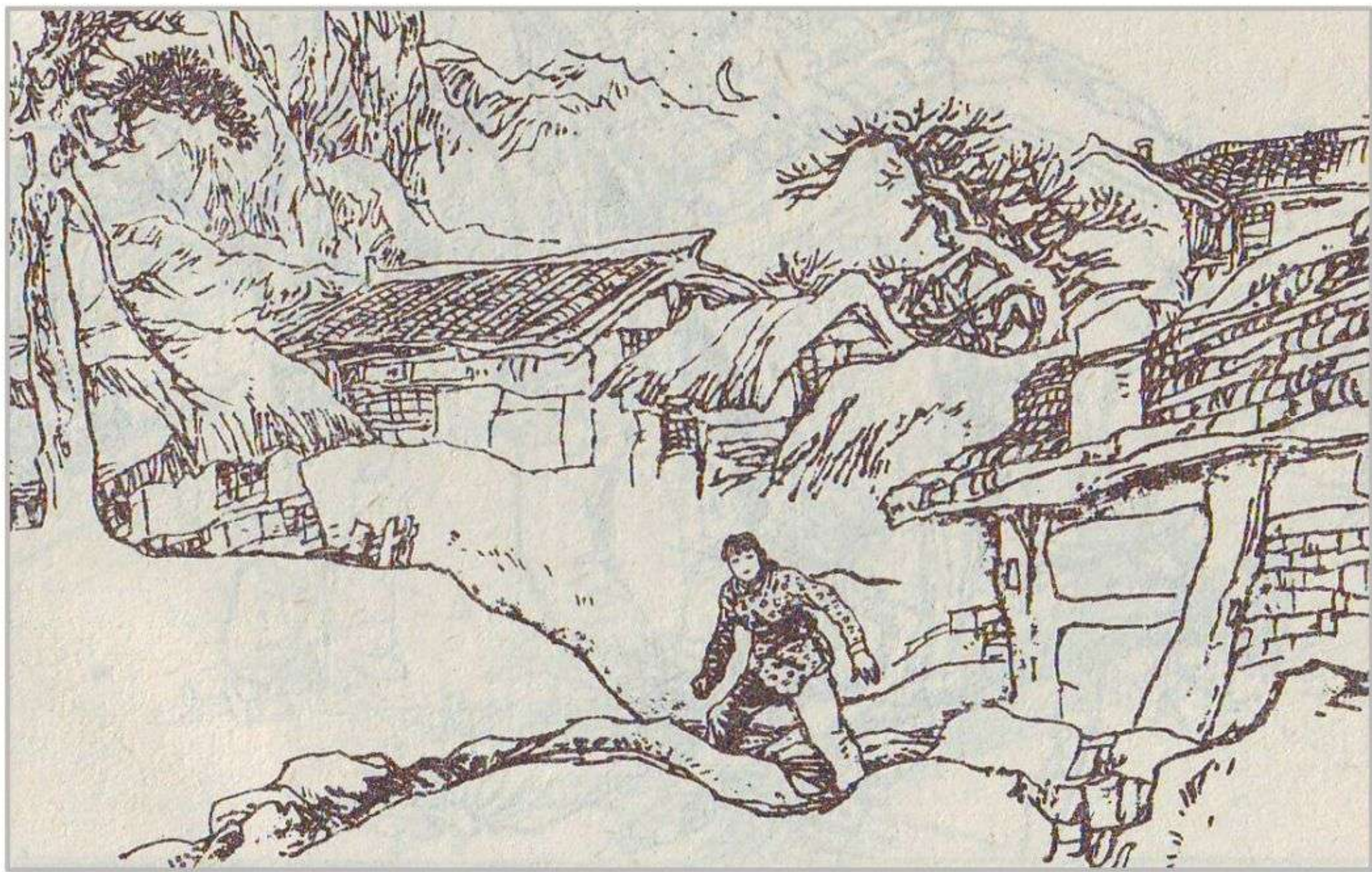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内 容 介 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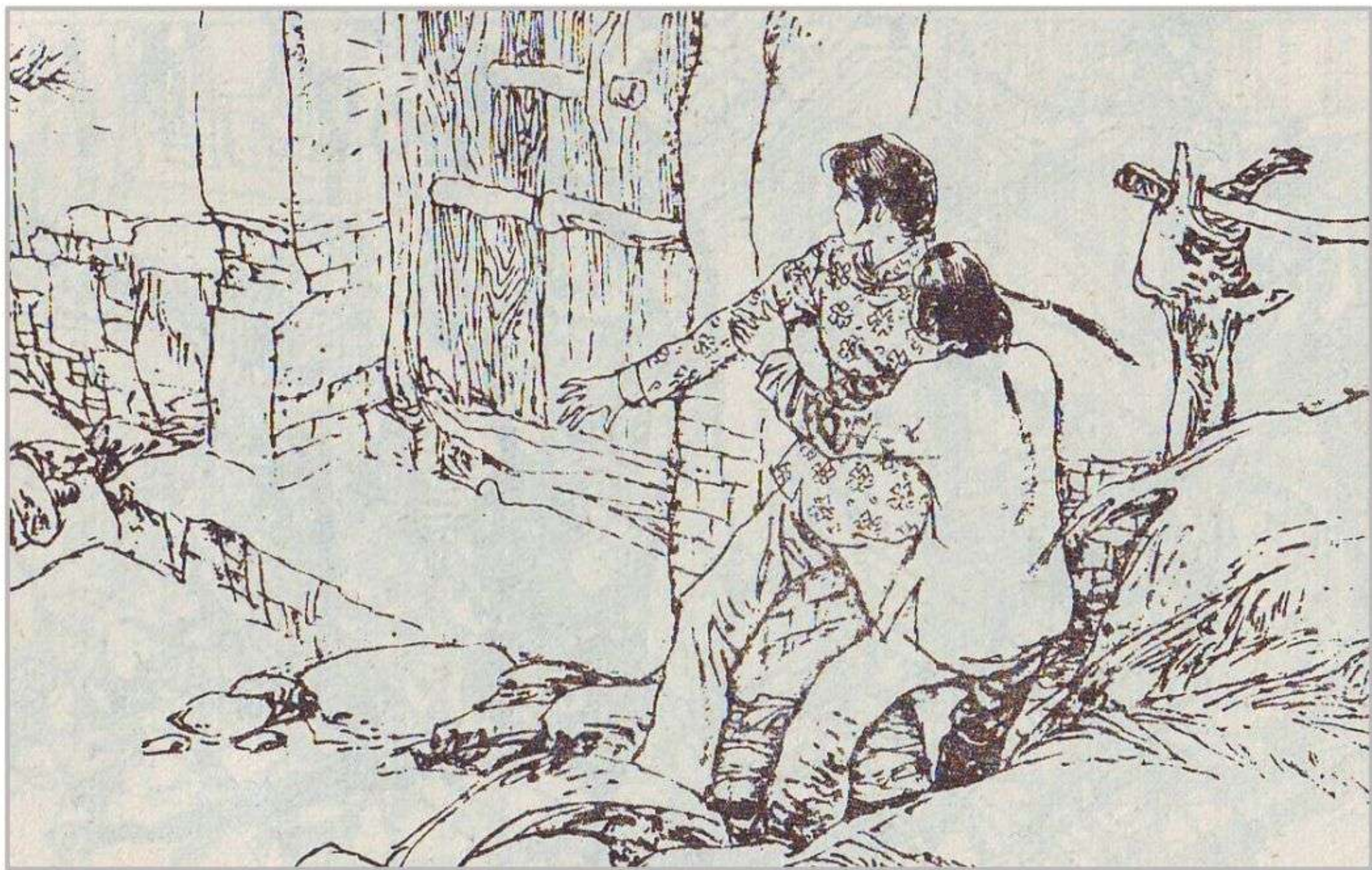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《四明传奇》第二册。三五支队为了掌握敌人的行动布署，武艺高强的费小亮化名解奋，献艺观海卫，凭着机智勇敢，终于取得了老奸巨滑的沈颂治的信任，当上了三北剿共总指挥沈颂治的保镖兼警备队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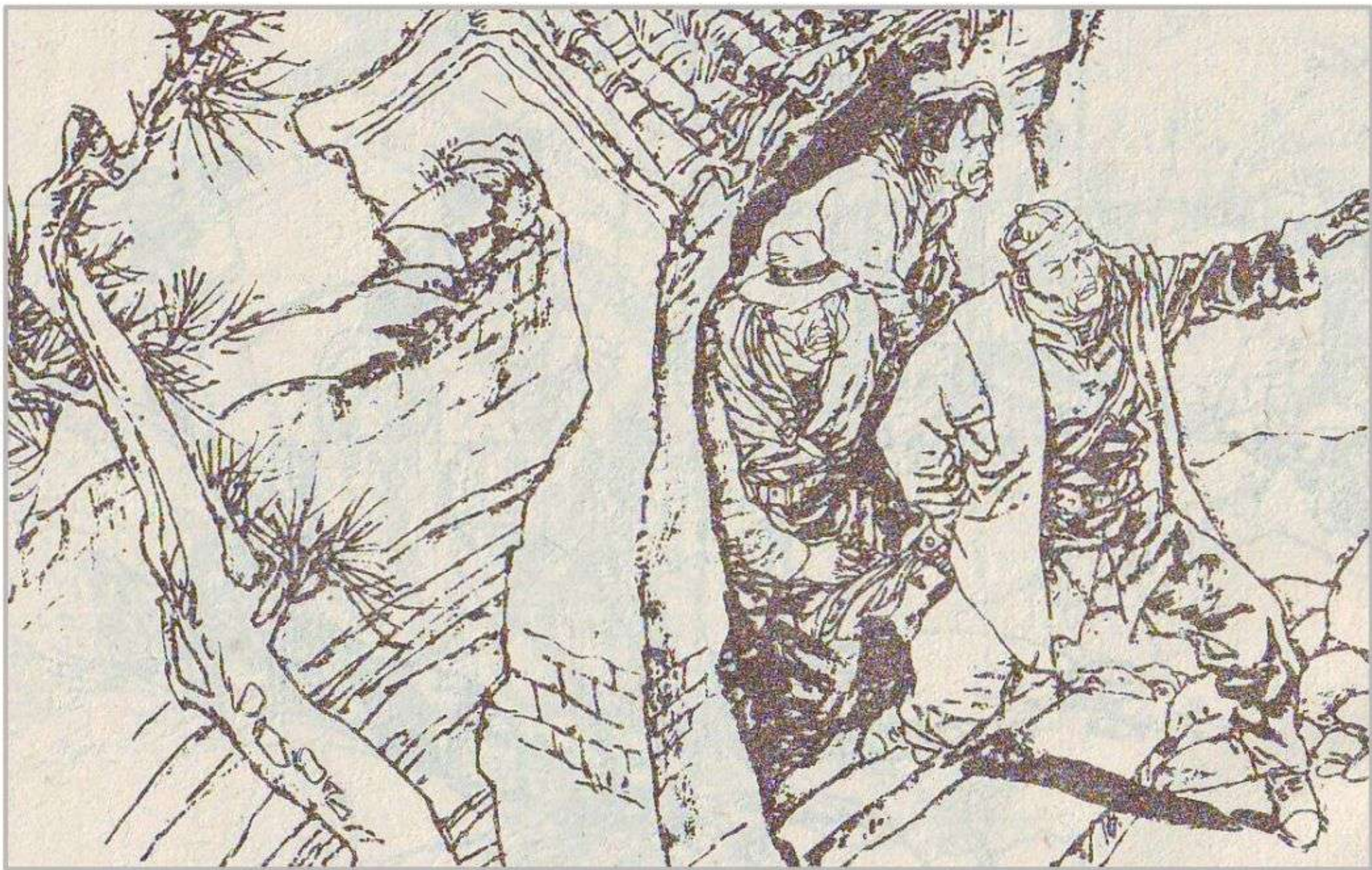
方雪妹逃出沈家大院，连夜赶往五洞闸。在这里她找到了宓国龙的家。



方雪妹见到宓国龙的妹妹宓银花，她说明来意，并向宓银花交待了联络的暗号和地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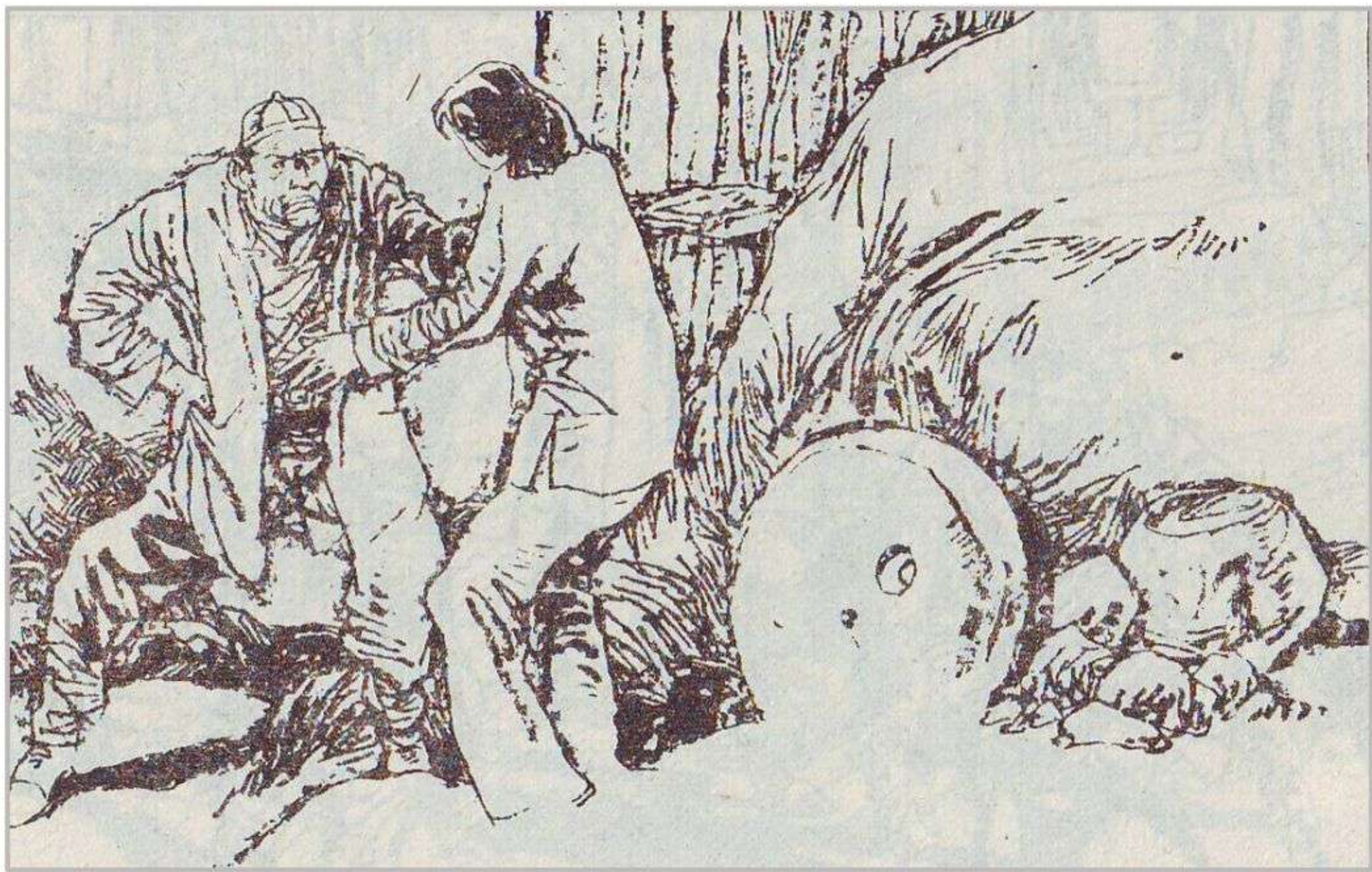
她二人正准备去五洞闸接应交通船，忽然传来敌人急促的敲门声和叫骂声。
方雪妹决定自己引开敌人，由银花去完成任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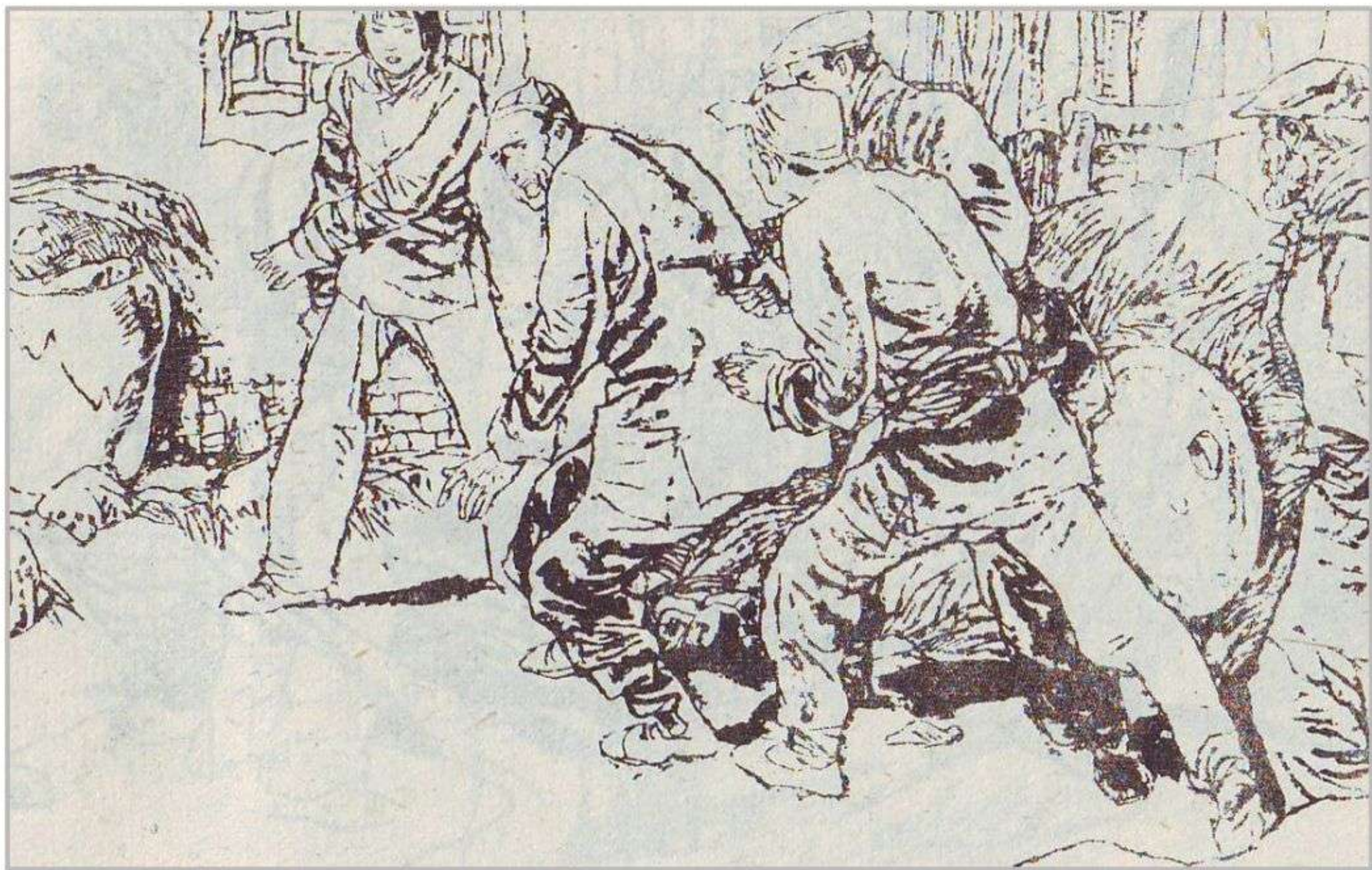
门被撞开了，闯进来三个便衣特务，为首的是沈颂治派在五洞闸的密探——
保长柴仁坤。



柴仁坤见方雪妹已从后门逃跑，急忙命令两个小特务去跟踪追赶。



柴仁坤一把揪住宓银花，恶狠狠地问道：“方雪妹干什么来了，说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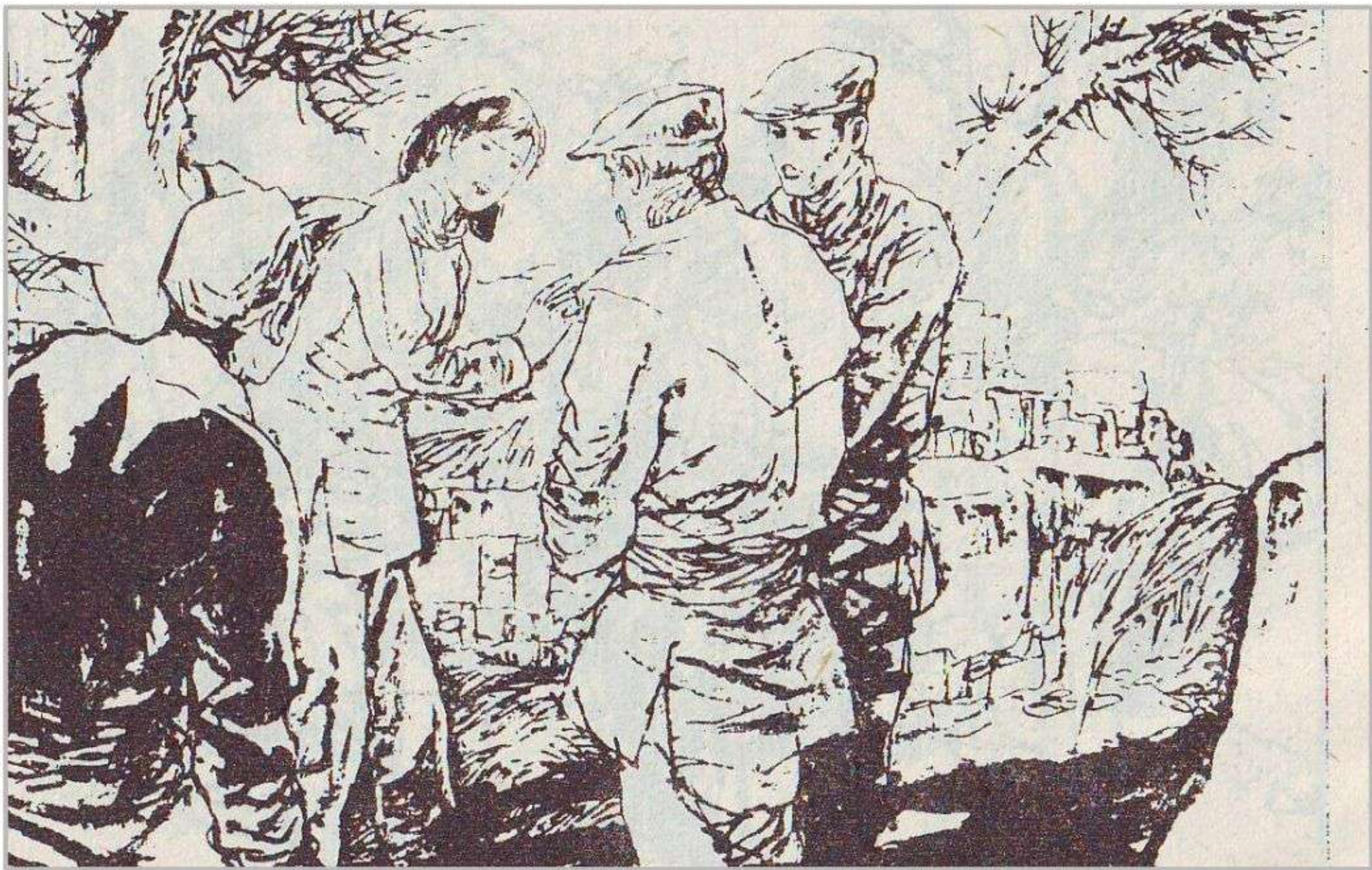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从外闯进三个人，两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。



宓银花叫了一声“海大伯”，便向站在门口的一位老人扑过去，他是三五支队的海上交通员王大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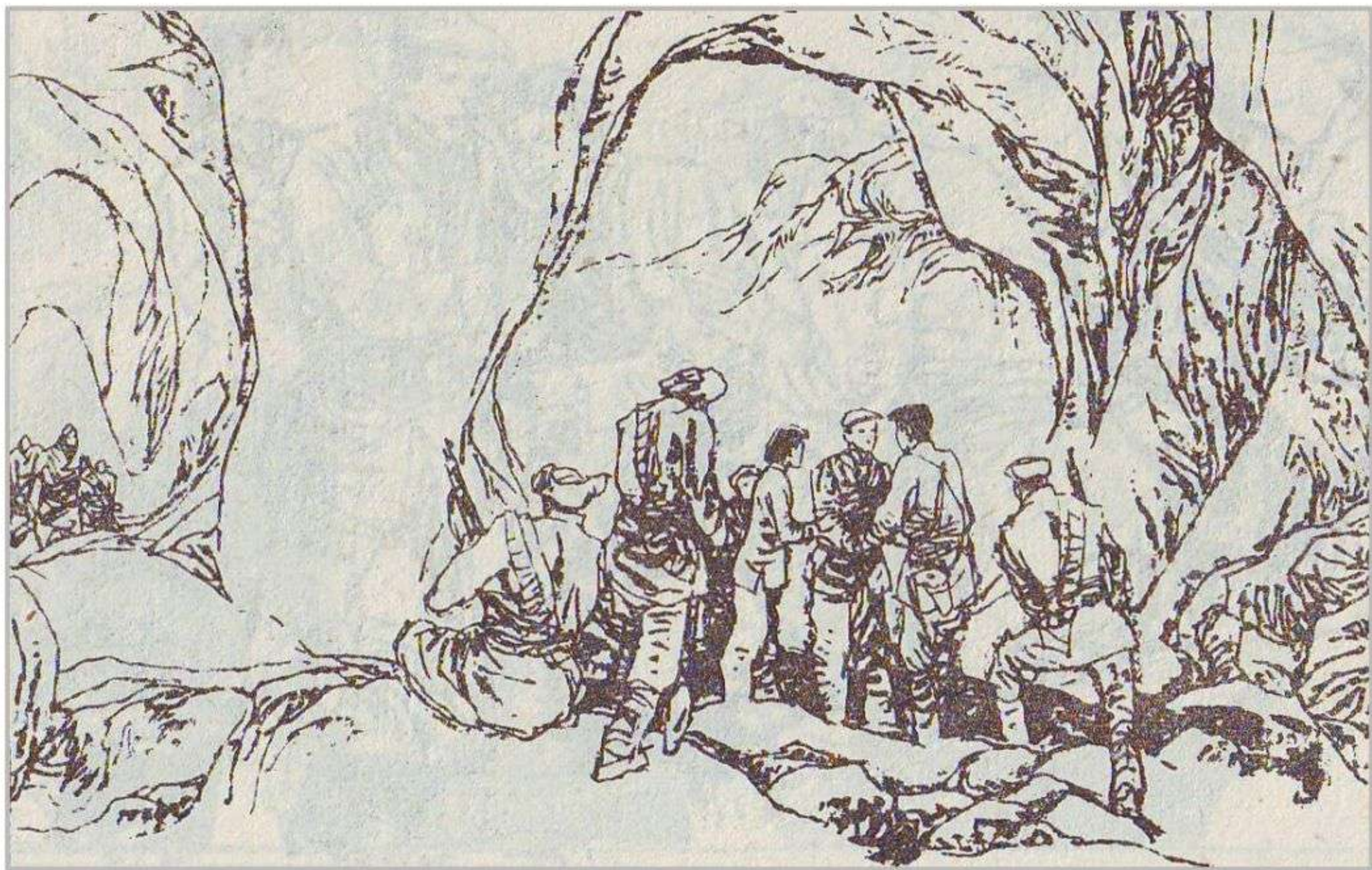
海大伯告诉银花，这是上级党派来的武工队长方晴和侦察员费小亮。原来，他们在五洞闸没有见到宓国龙，便找到宓家，没想到在这里活捉了柴仁坤。



宓银花告诉他们，哥哥被抓，方雪妹来送联络暗号，现在正被特务追捕。方晴不由一惊，原来，方雪妹是他的妹妹。



费小亮要去救方雪妹，却被方晴拦住，为了完成上级党交给的任务。他叫银花赶紧带路去找县委书记赵展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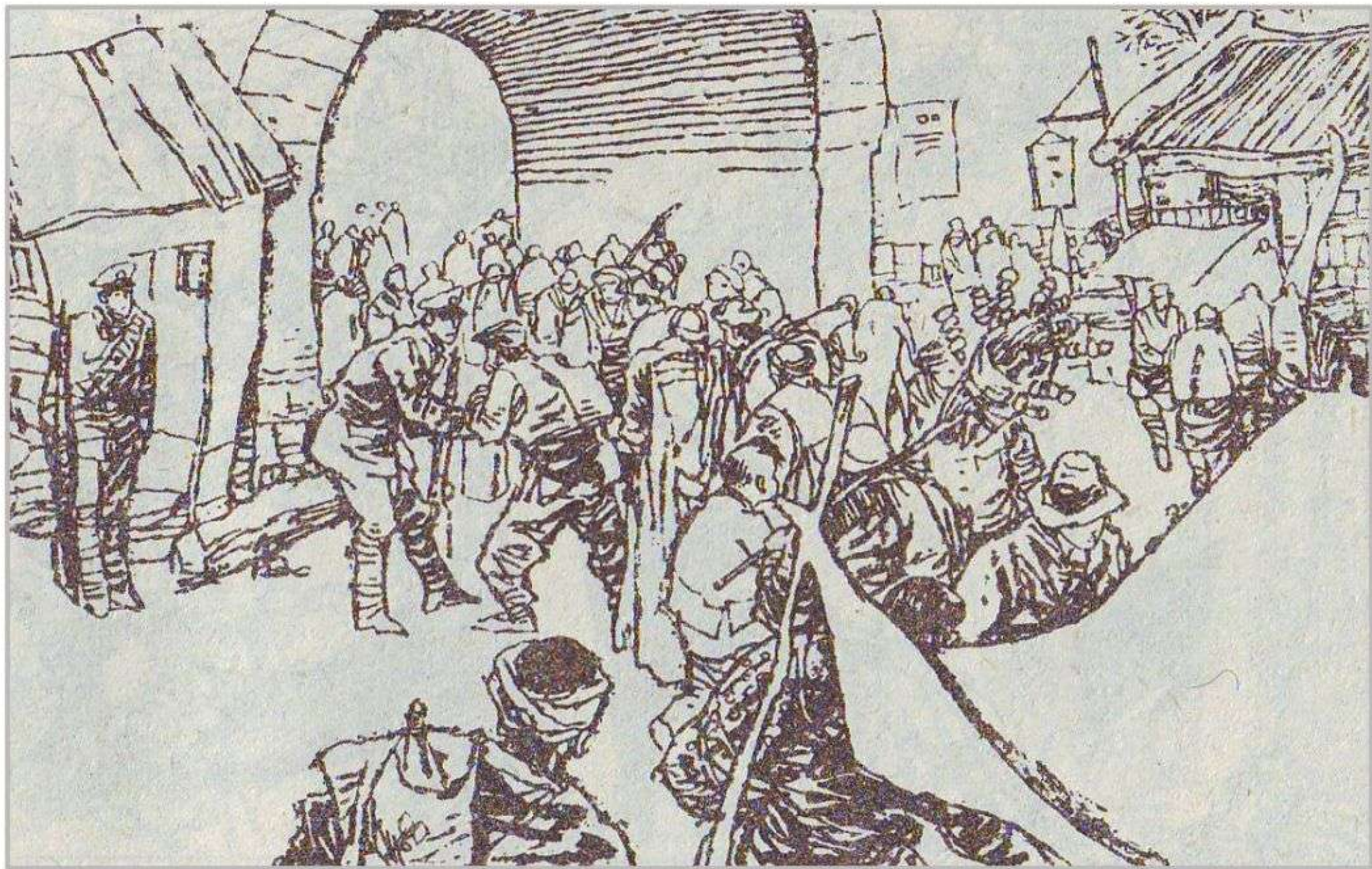
瑟银花带领他们来到梅山的一个岩洞，找到了县委机关。赵展山和战士们热情地欢迎了他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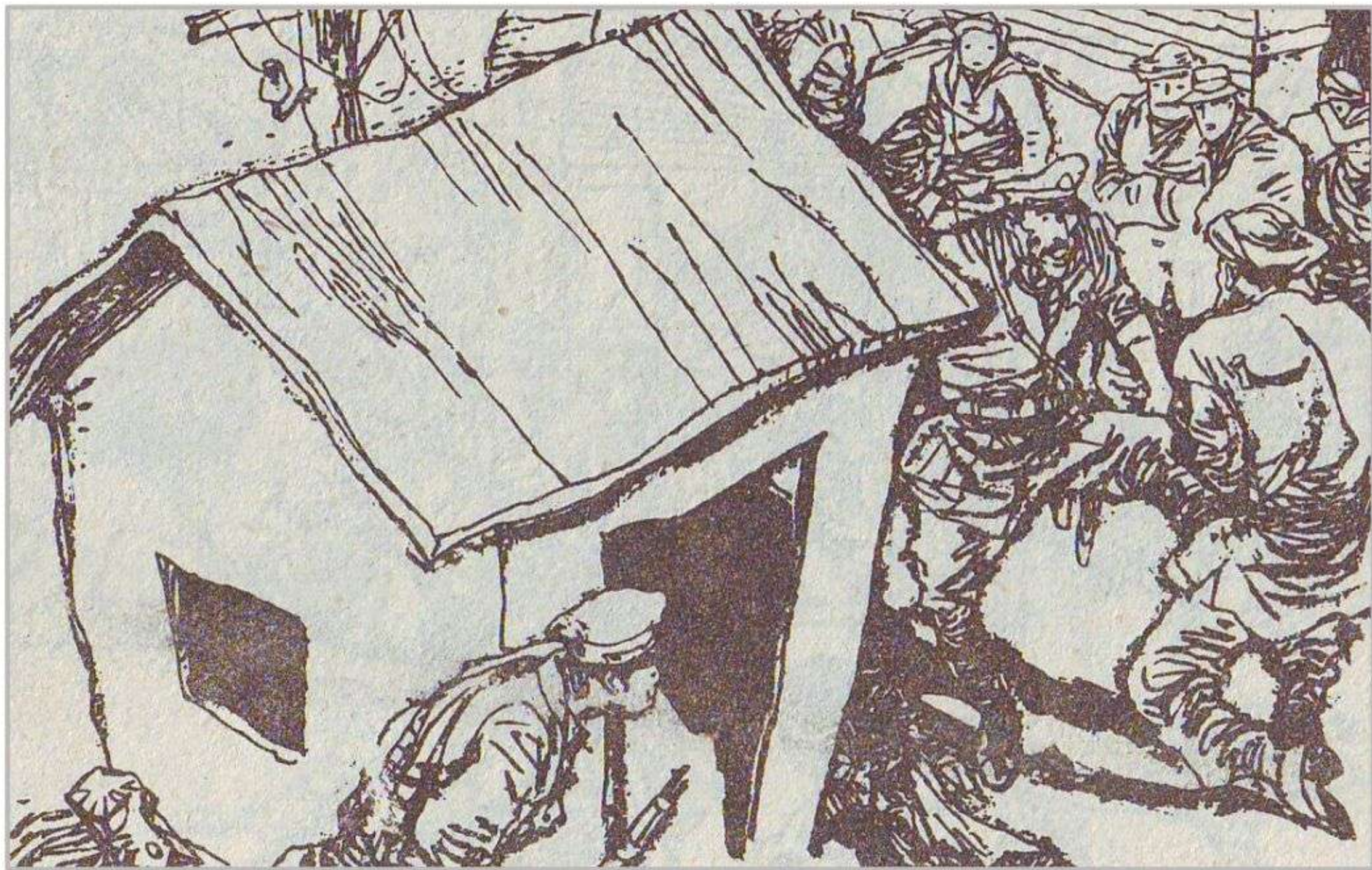
赵展山马上召集会议，方晴传达了上级党对四明山地区反抢丁斗争的指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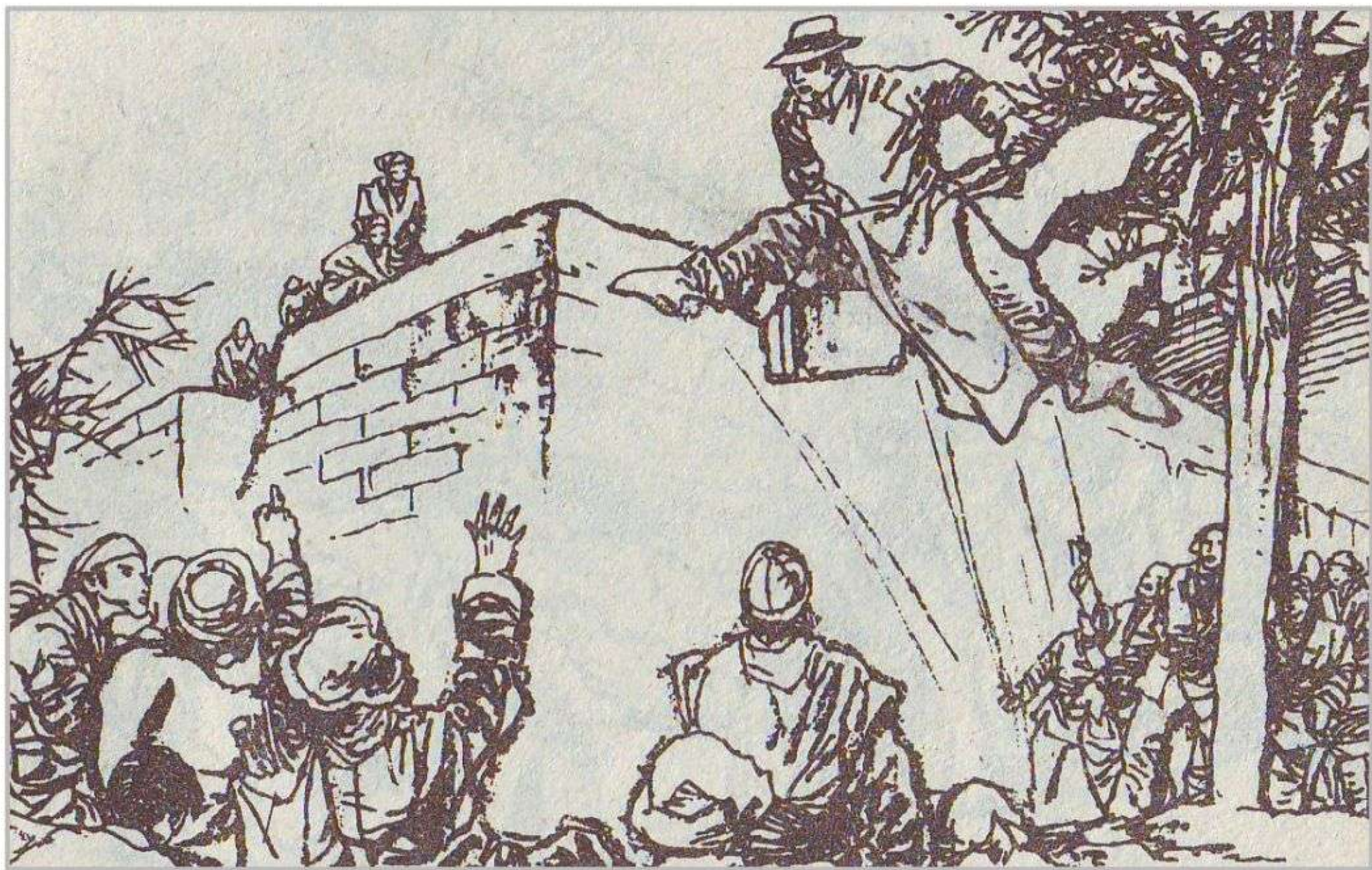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弄清敌人解运壮丁的时间和路线，并且在壮丁中间做好发动组织工作，会议决定选派武艺高强的费小亮打入敌人内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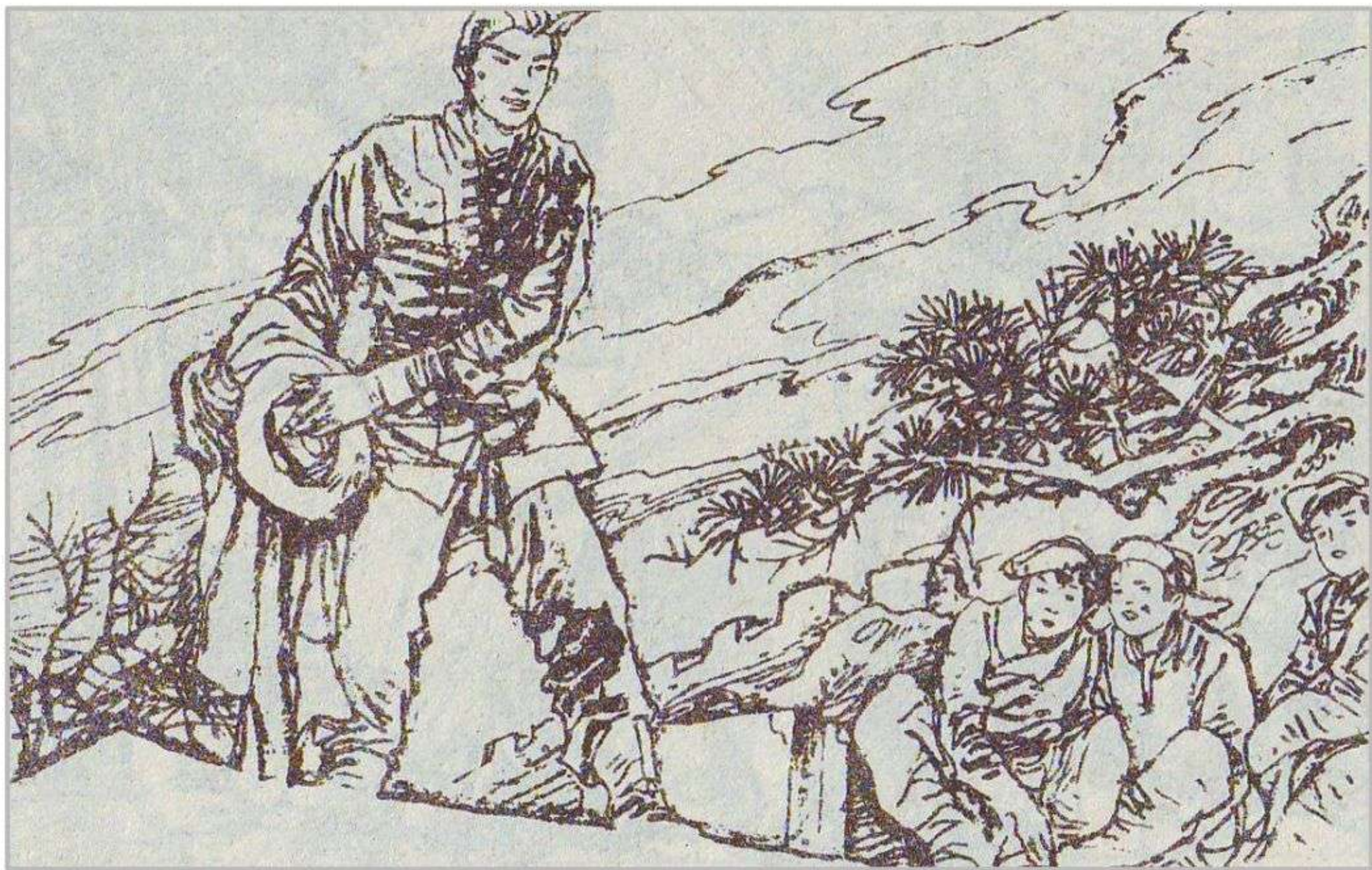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。正是观海镇大集，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观海镇南门站满了匪兵、特务，严格盘查着每个进城赶集的人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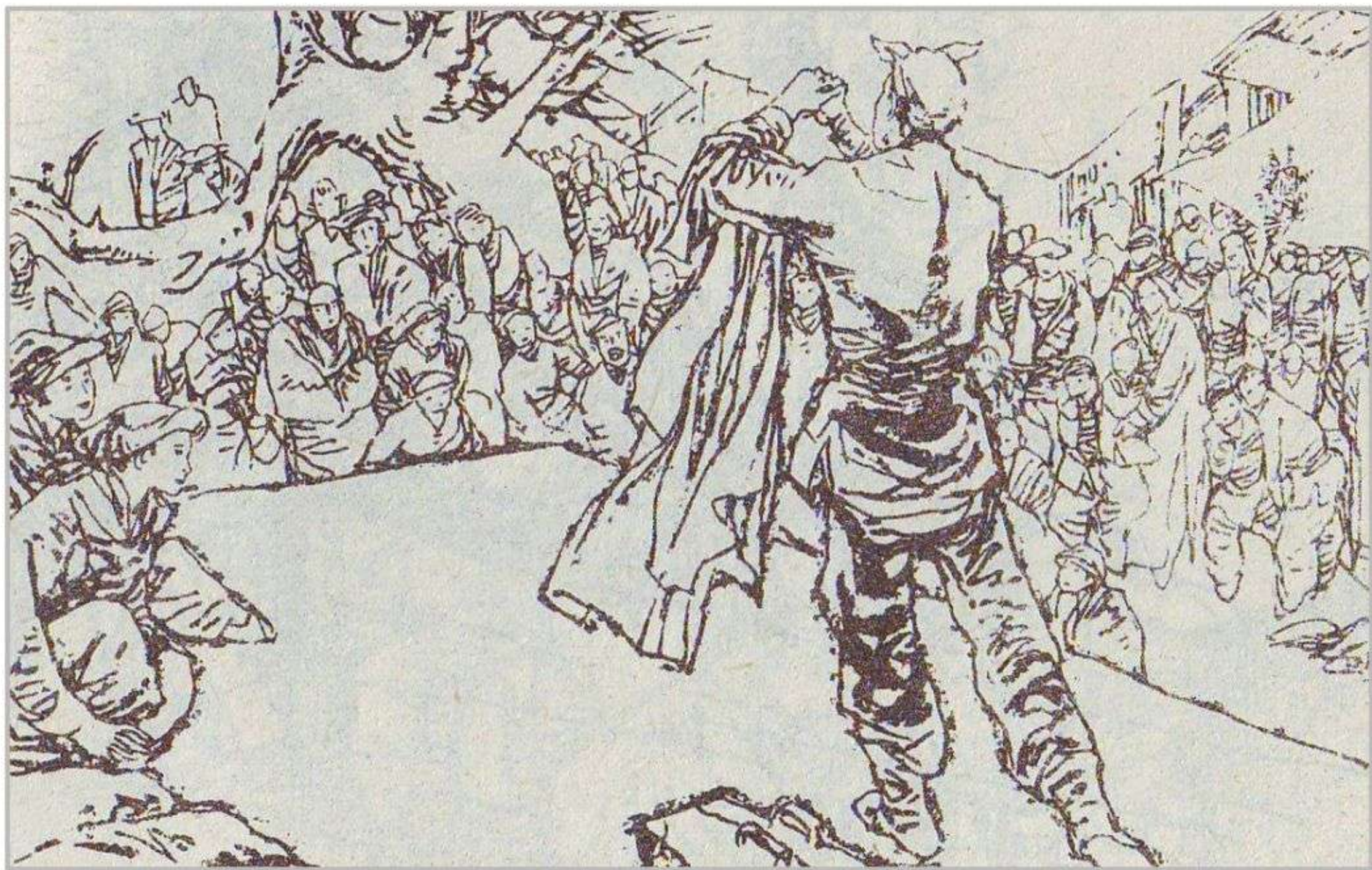
匪兵胡阿大是护城队长，气势汹汹，见谁不顺眼，上去就拳打脚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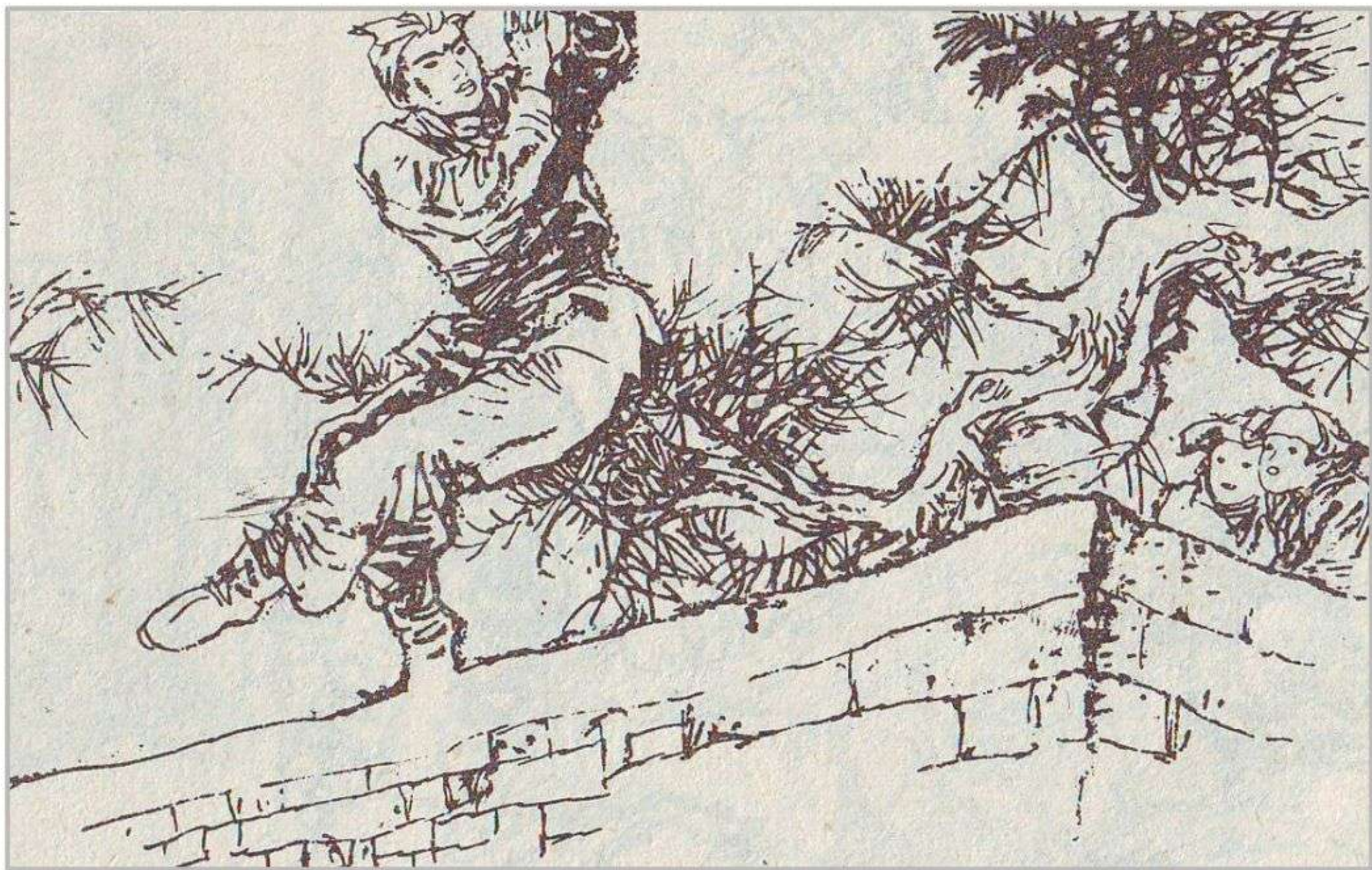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城门外御马坡下一个头戴黑礼帽，身穿皂色长袍，手拎一只小皮箱的江湖佬，喊了一声“着！”纵身飞上了一丈多高的御马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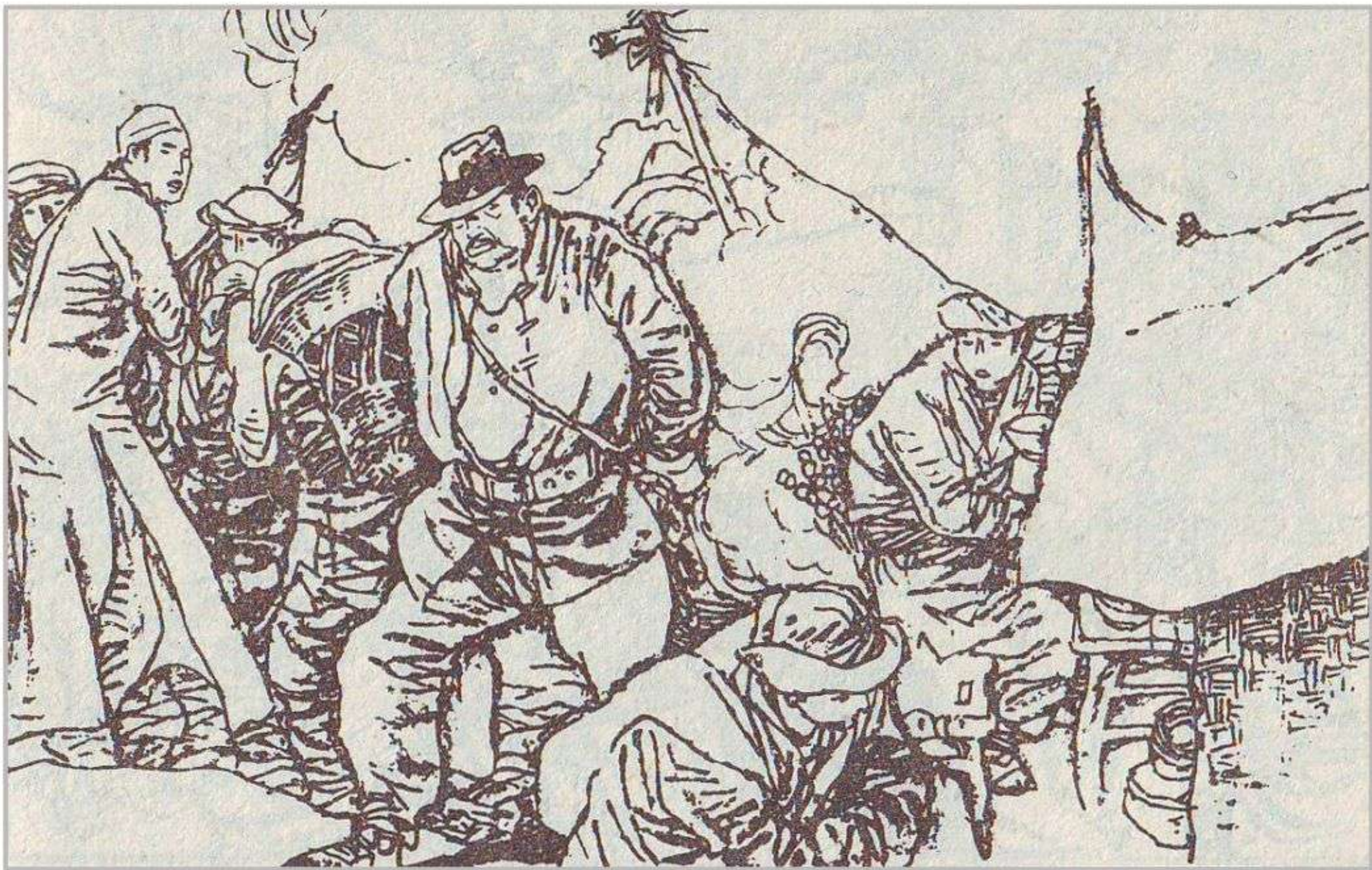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江湖佬站上御马坡，将皮箱往身旁一放。又脱下长袍，摘下礼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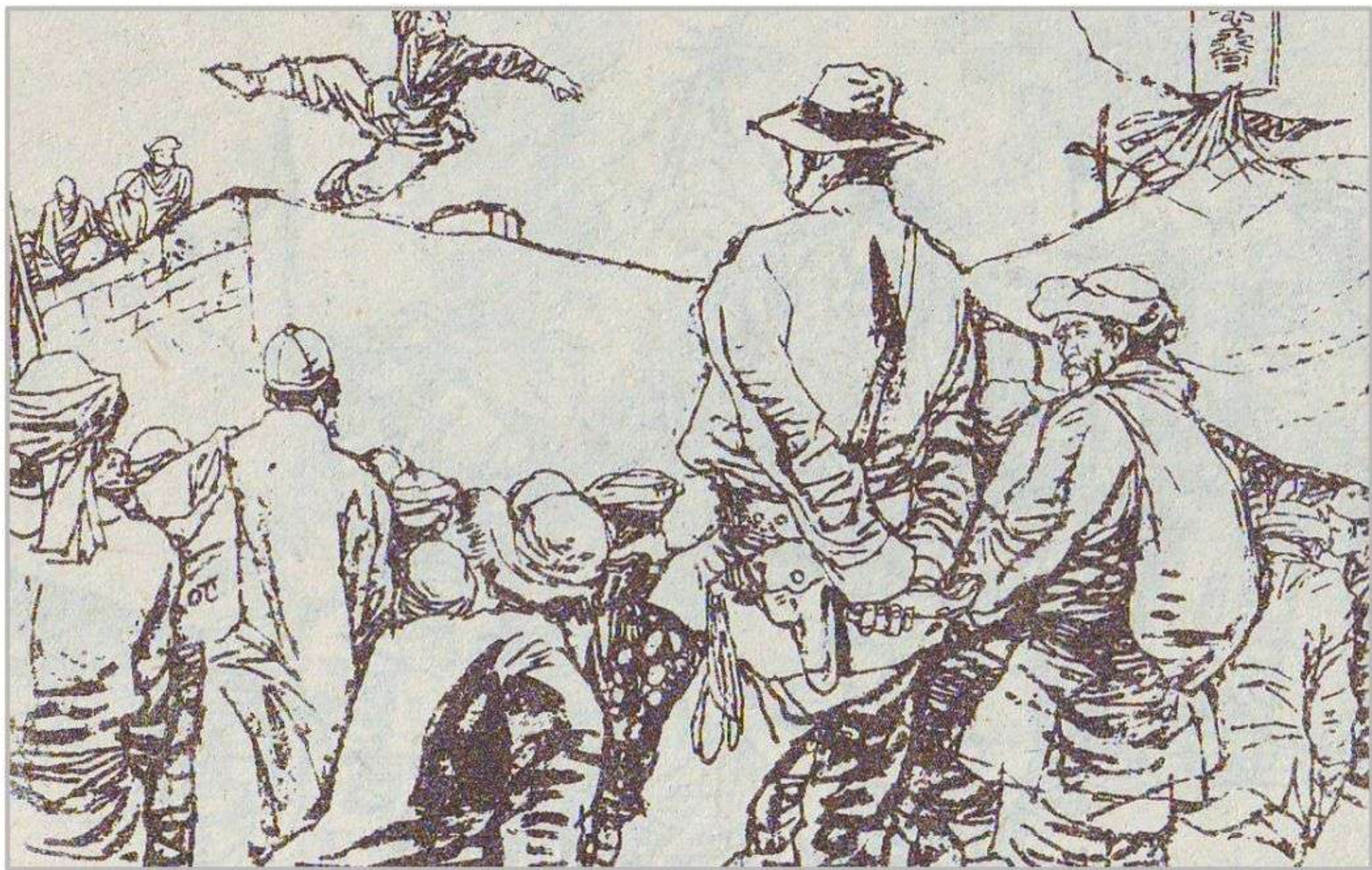
城门口的人们“哗”一下围过来，只见这江湖武士立在御马坡上。向大家拱手致意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侦察英雄费小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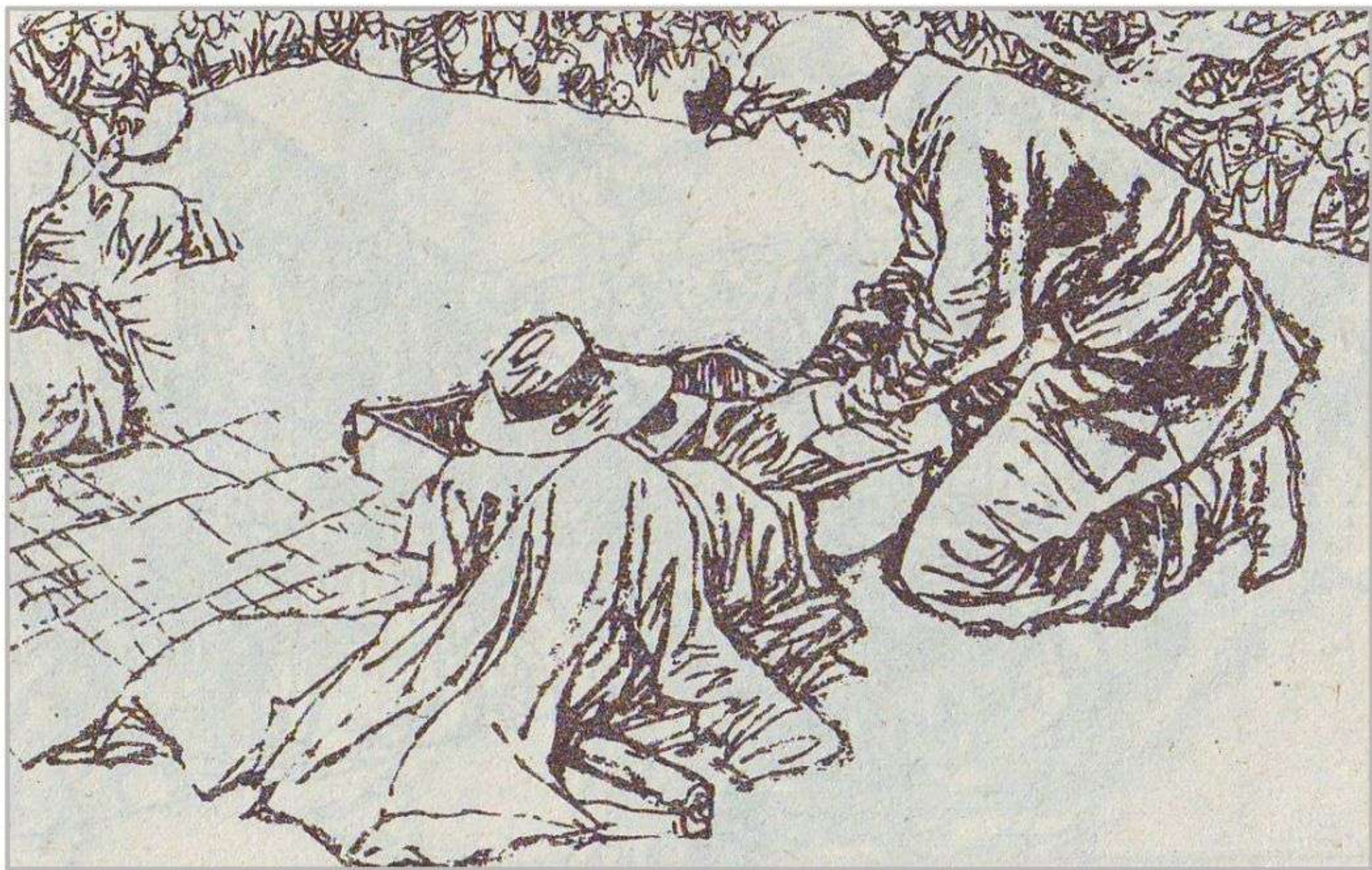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他上着夜行百钮衣，下套大脚灯笼裤，头打英雄结，脚蹬武士靴，使出全身功夫，打出一套“醉八仙”。御马坡前围观的人们连声喝采。



这时，城门口走来一个头戴大礼帽，腰挎驳壳枪的肥壮汉子。众人一见，知道他是陈银木的大徒弟，自称“铁拳阿标”，便纷纷让路躲到一边。



“铁拳阿标”径直走到御马坡前，骄横狂妄地盯住龙腾虎跃的费小亮。



费小亮见来人越聚越多，便收住拳式。打开皮箱，抽出一贴膏药。



费小亮大声吆喝着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来来来，大家看——”说着解开蜈蚣钮，露出结实的胸膛。



费小亮抡起三节棍，朝胸膛猛击几下，皮肉渐渐红肿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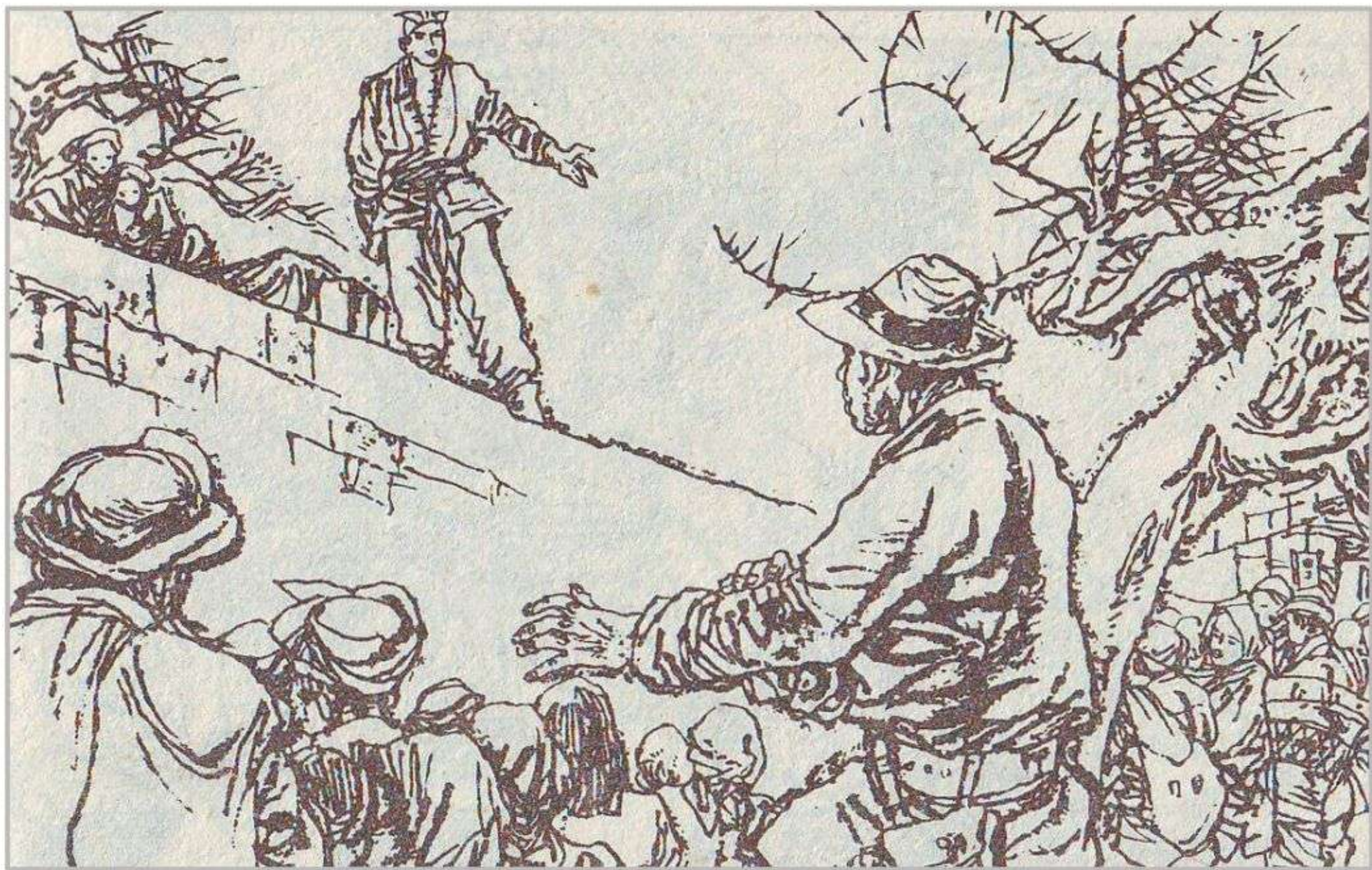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拿起膏药，在火上一边烘烫，一边上下粘动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看好看好，我这膏药，名扬中外，跌打损伤，陈年老伤，不贴不好，一贴见效……”



“铁拳阿标”一见是个卖狗皮膏的外乡佬，便嗤笑一声，上前来寻开心，问道：“吹牛英雄，你这膏药真的能医百病吗？”



费小亮一笑，说：“这位先生问得好，讲明一点，我这膏药只有两种病医不好。哪两种？喏，先生大脚风，老板痔疮痛！”围观的群众哄然大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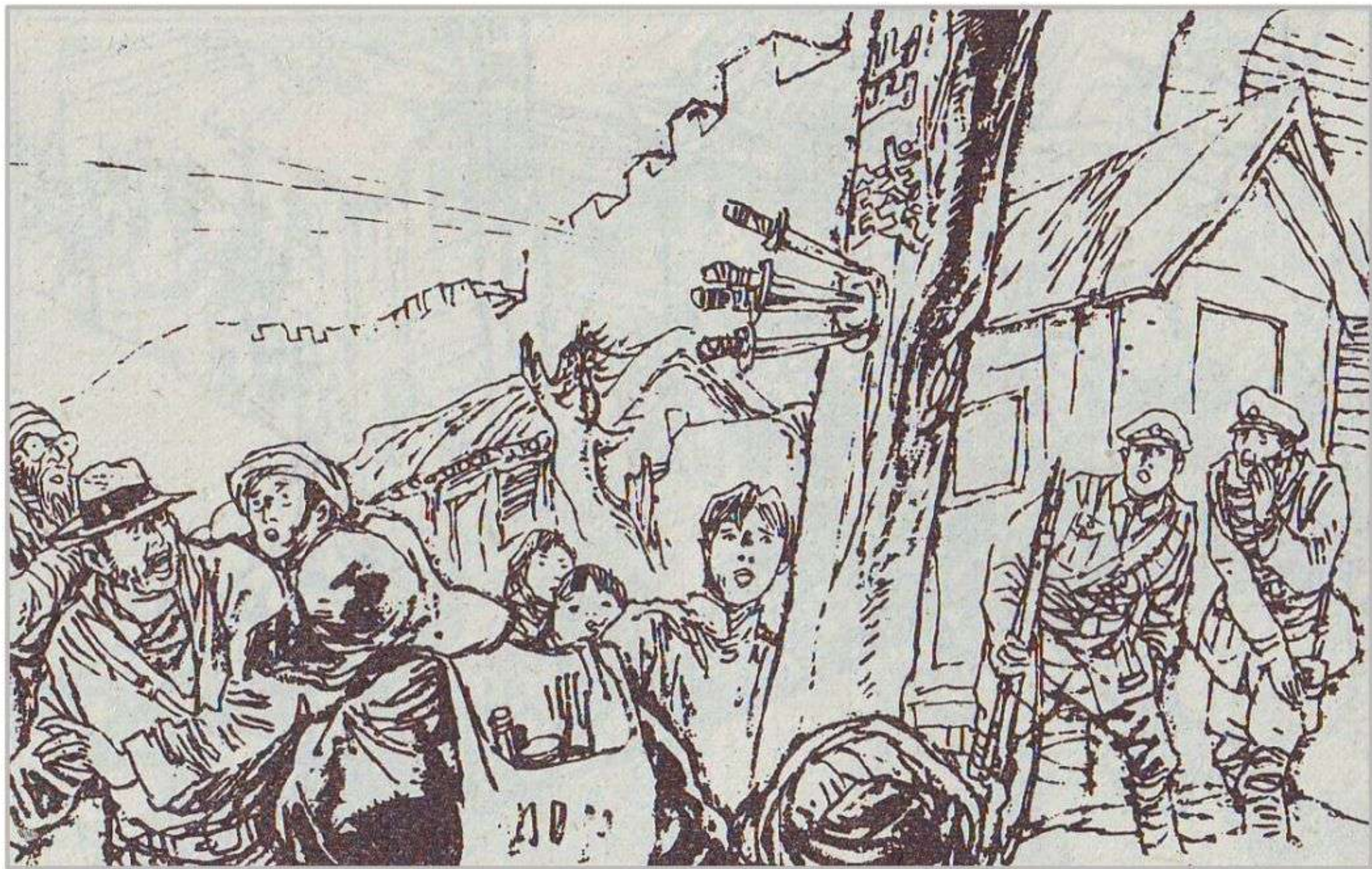
“铁拳阿标”气得竹节鼻一哼，摔掉烟蒂，扎起袖管。正要跳上御马坡。



费小亮转身从小皮箱里取出七把银光闪闪的飞刀：“来来来，有人以为我是江湖骗子，请看我祖宗解珍解宝的蒲叶飞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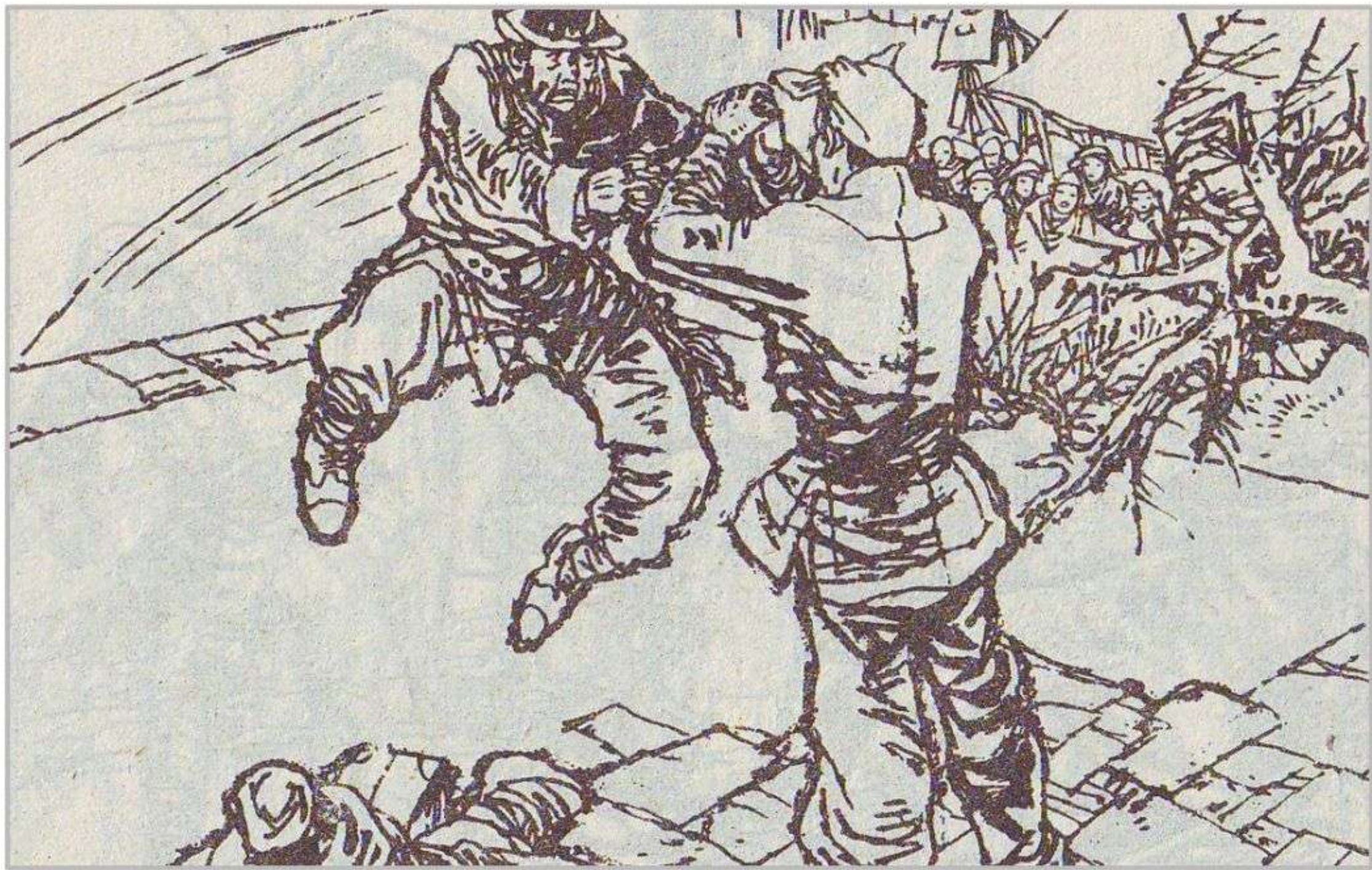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一抬眼，见城门口一根电线杆，上写“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”的征兵标语，下面有碗口大的一个句号，便一甩手。飞刀象流星闪电直向电线杆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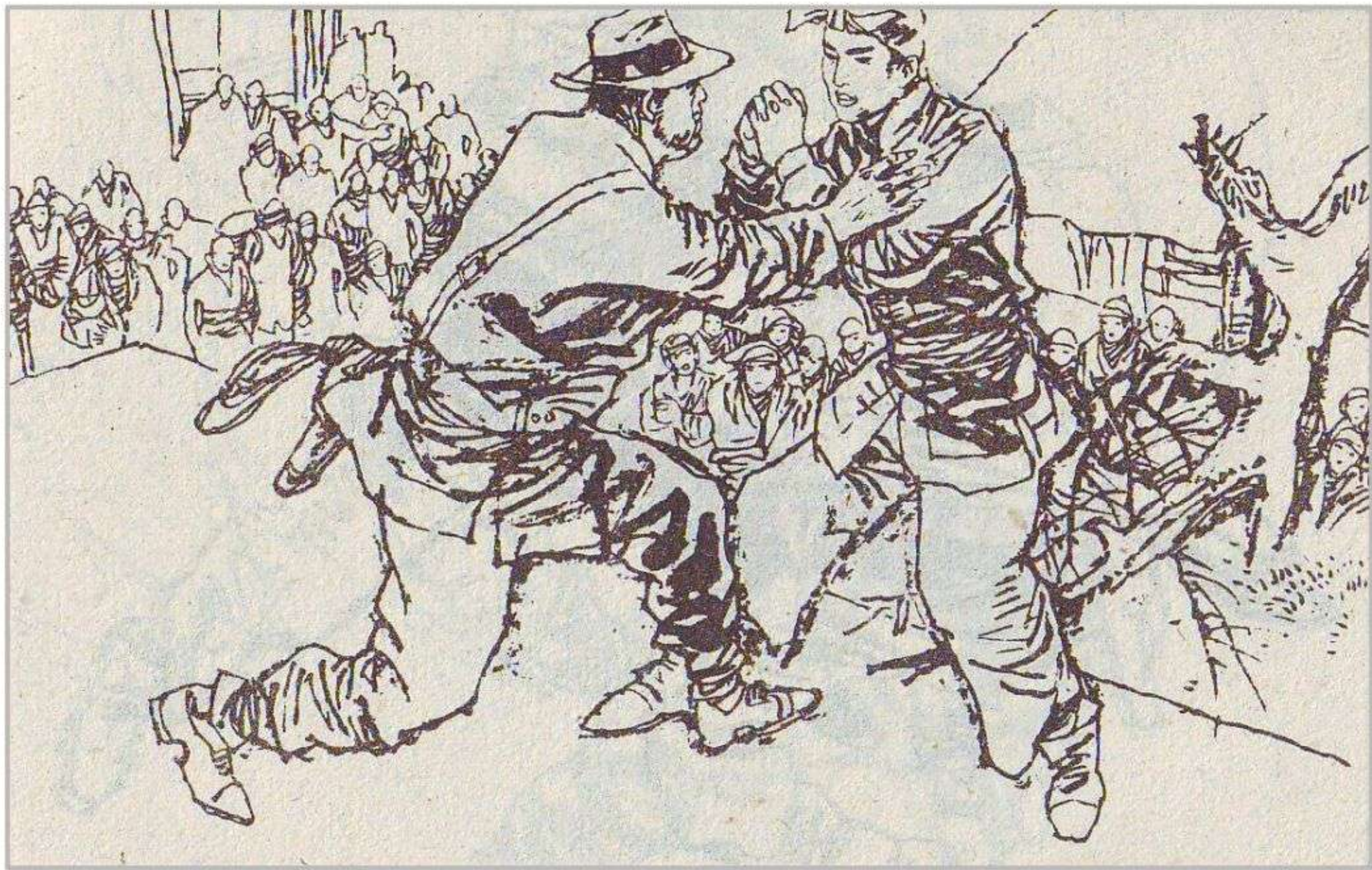
一把飞刀正戳在句号正中，其余六把戳在边上。观众齐声喊好：“好汉，再来一回！”“好！不愧英雄后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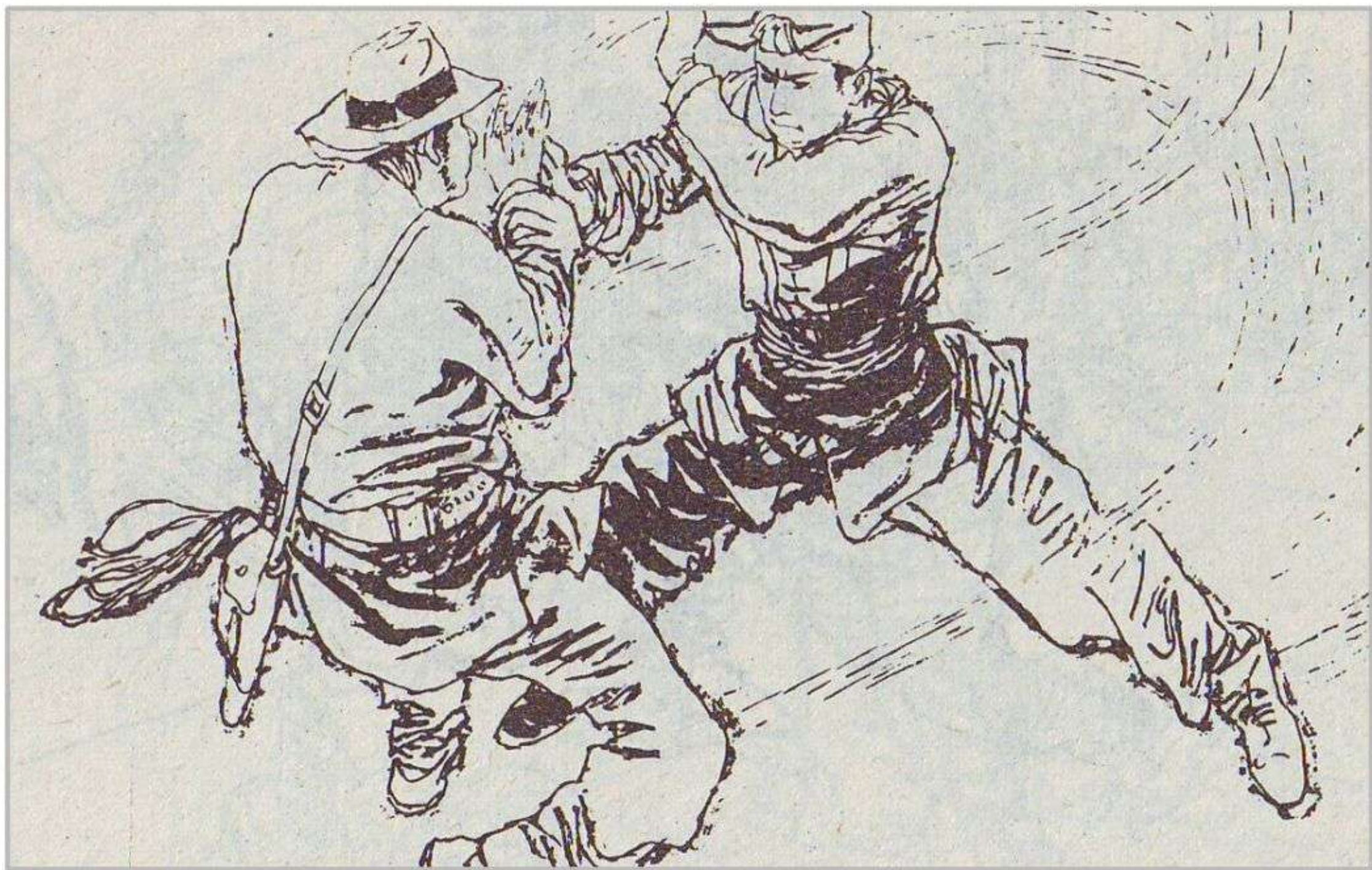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城门口的胡阿大突然喊道：“好！抓他的壮丁！”“铁拳阿标”正想借此机会显显身手，一听胡阿大高喊，便飞身跳上御马坡。



费小亮立即后退一步，抱拳拱手道：“先生请教！”“铁拳阿标”全然不理，摆出了一个金猫捕鼠的架势，起手来扭费小亮的两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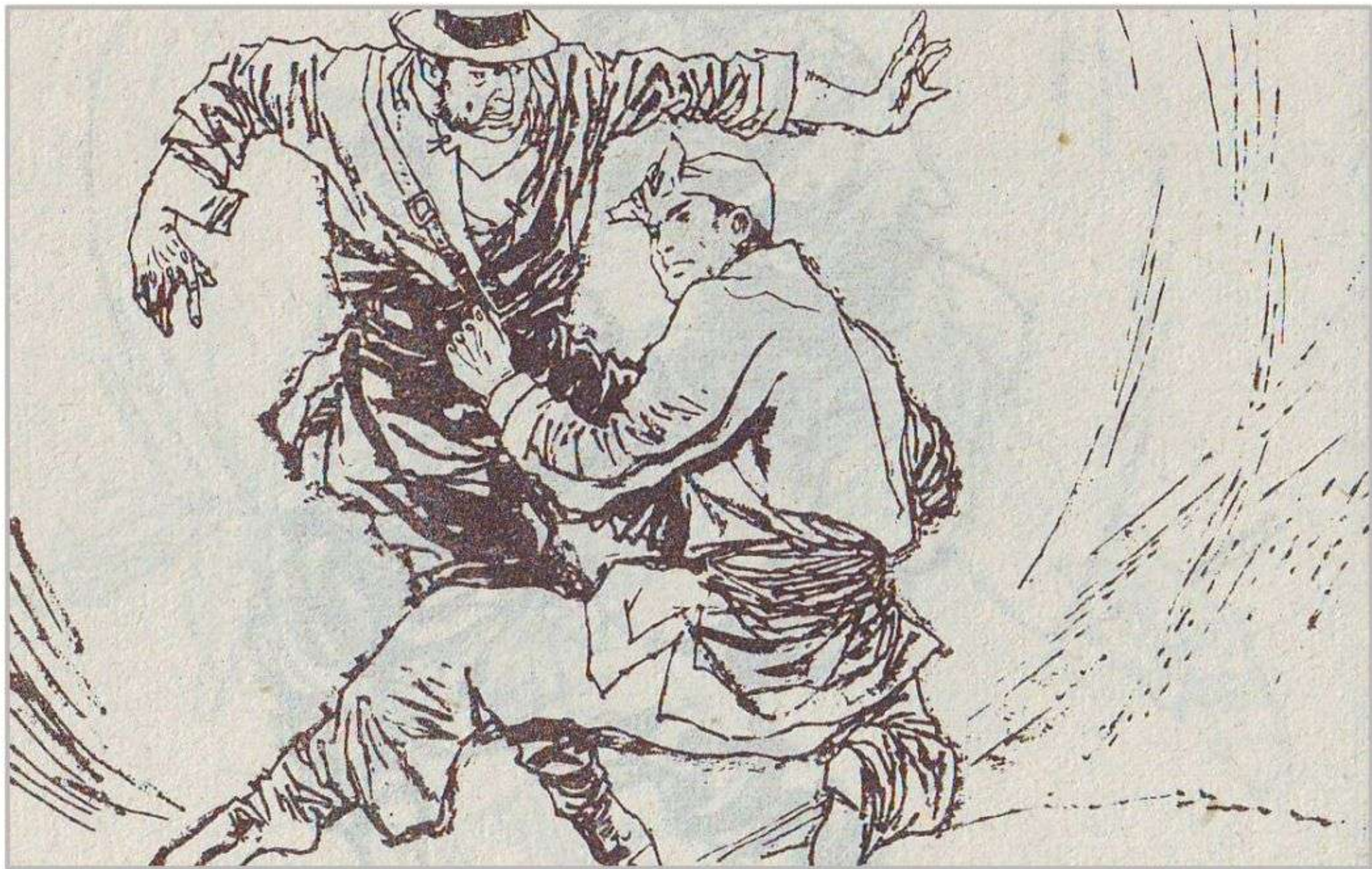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又抱拳退让：“先生请教！”“铁拳阿标”见费小亮步步退让，以为他胆怯无能，便抢上一步，抓住费小亮：“少费话，今天我就要抓你的壮丁！”



这时费小亮已经退到御马坡边沿，被逼无奈，便抬起左手在“铁拳阿标”胸前一晃，右手一个“黑虎偷心”向他胸前一拳打来。



“铁拳阿标”急忙抬起左手架开，右手来了个“犀牛别宫”，朝费小亮迎面打来。



费小亮一蹲身，钻到对方腋下，起双拳来个“二龙入海”，向对方两肋打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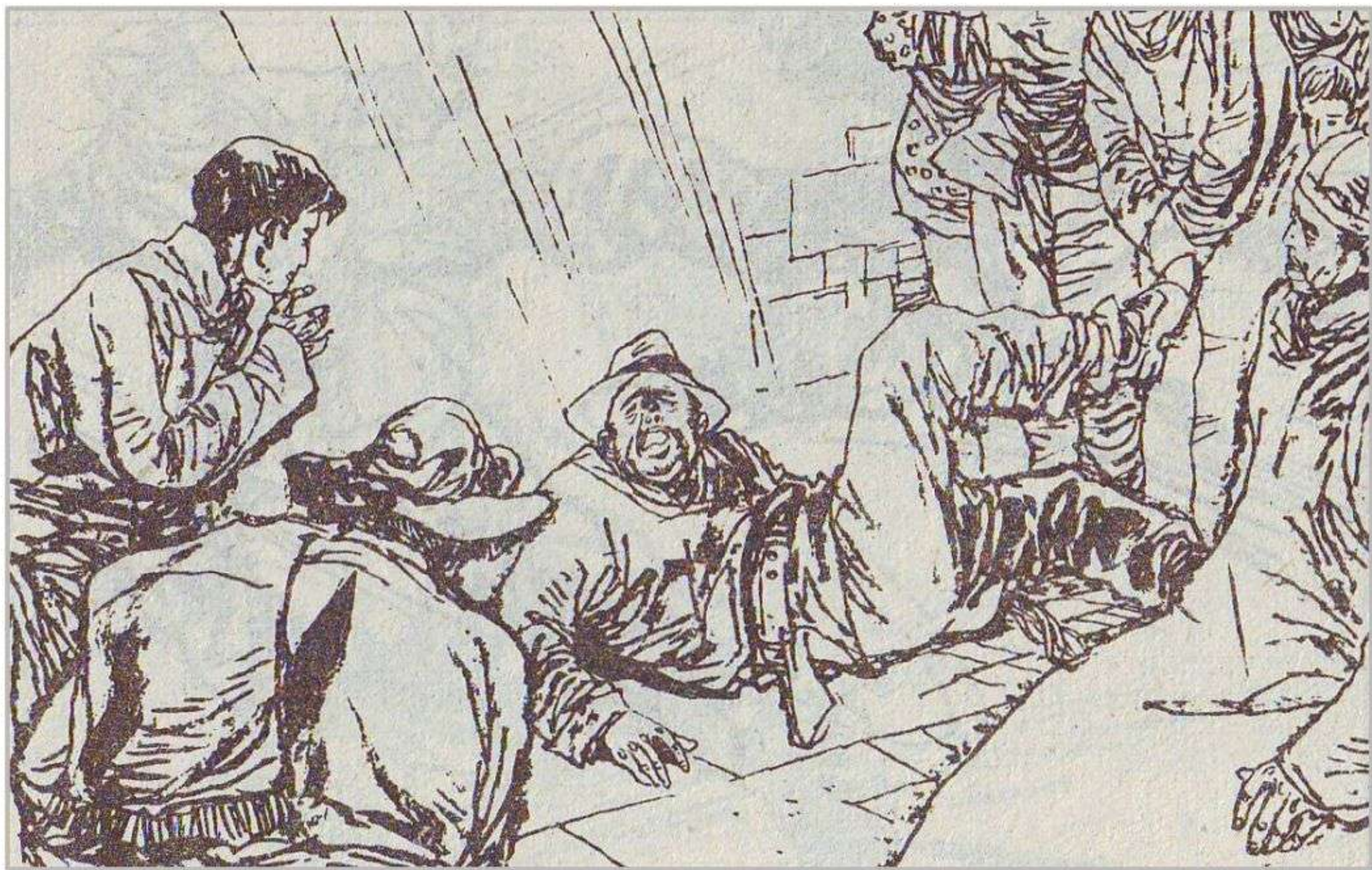
“铁拳阿标”慌忙起双手从上插下，分开费小亮双拳，跟着一个“推山入海”，向费小亮扑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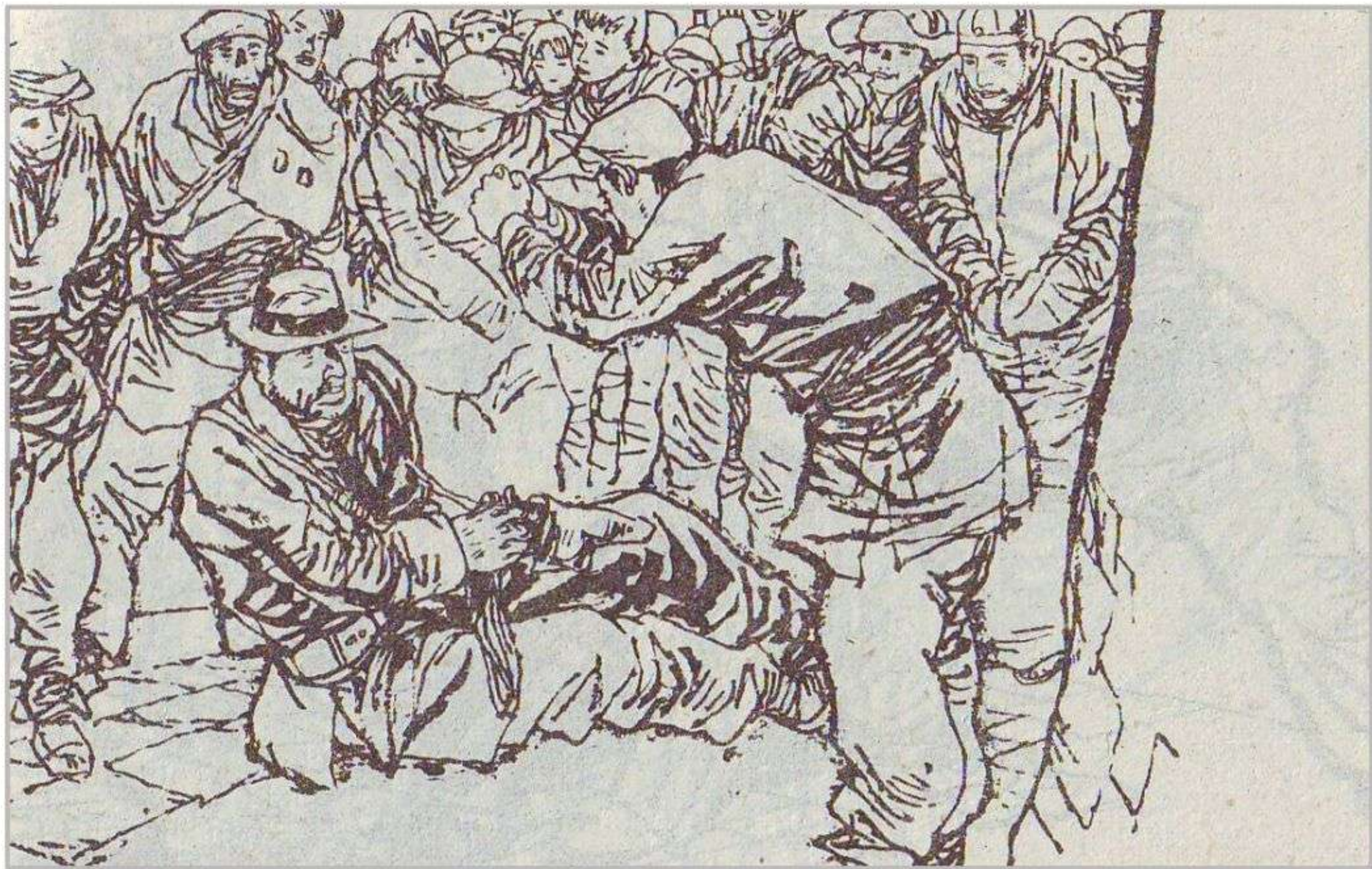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急起“拦山架”，踢起单跳，旋转双飞，震得“铁拳阿标”双腕酸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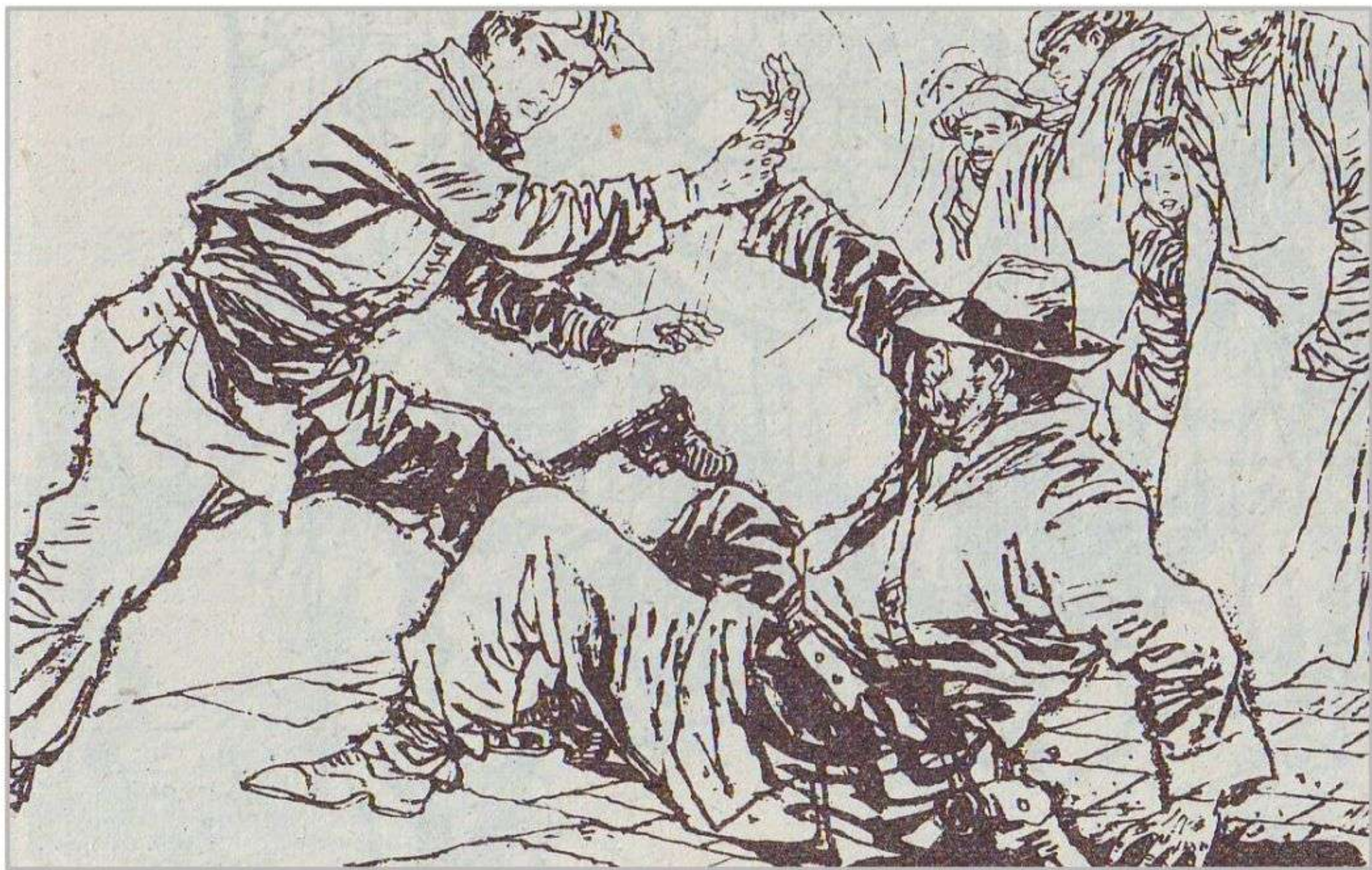
“铁拳阿标”心中火起，便使出看家本领，飞起双脚，来了个“缩脚连环腿”，直向费小亮踢来。



费小亮敏捷地向旁边一跳，右手伸出三个手指，轻轻抓住‘铁拳阿标’的脚后跟，来了个“就地挖金砖”，顺手把“铁拳阿标”摔倒在御马坡下面的青石板上。



费小亮连忙跳下御马坡，双手抱拳说：“先生指教！先生指教！”倒在地上的“铁拳阿标”恼羞成怒，拔出了手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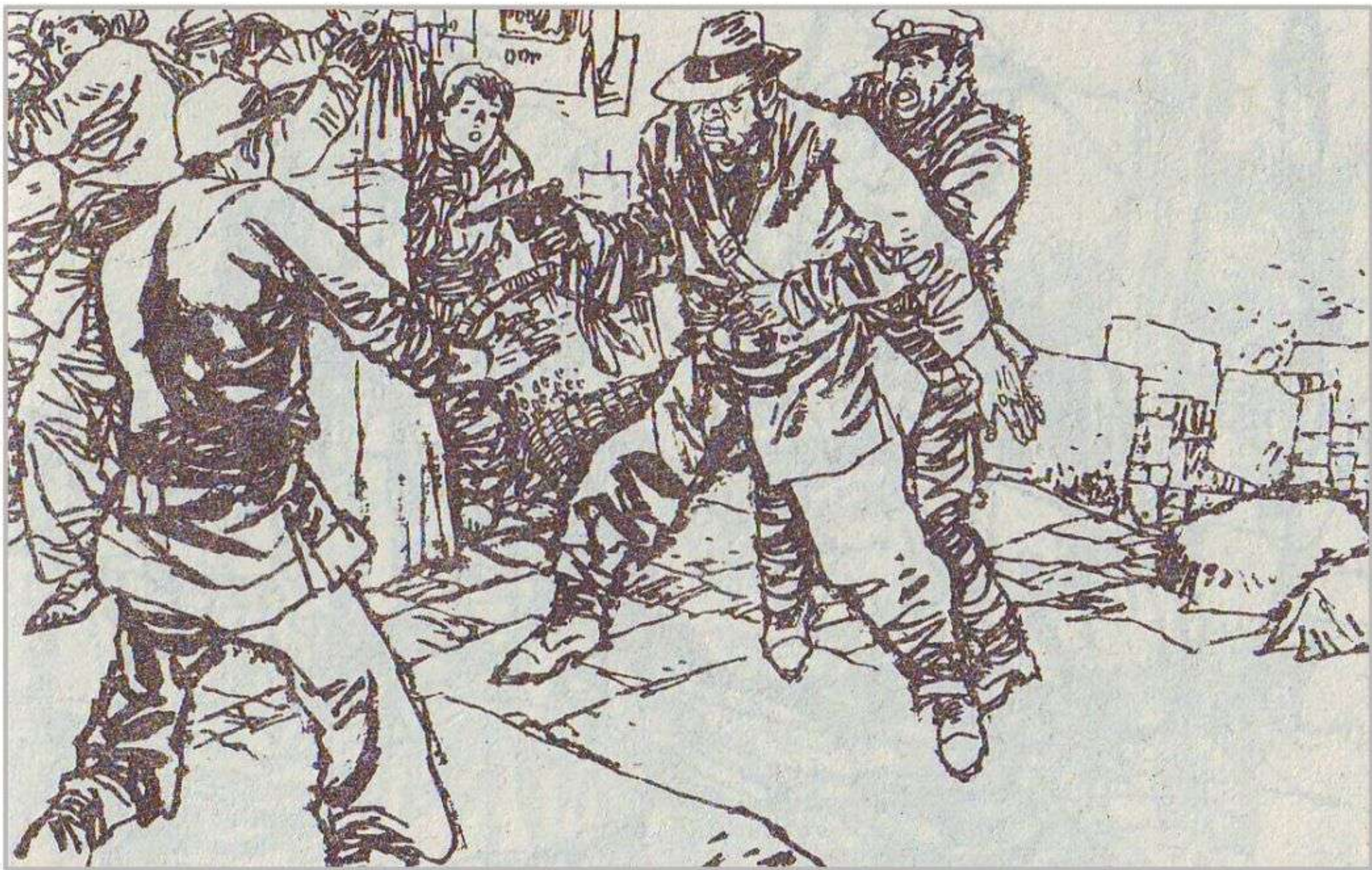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眼急手快，一把抓住“铁拳阿标”右手脉息，用力一捏，“铁拳阿标”的手枪便掉在地上。



“铁拳阿标”痛得右手乱抖，脸上的肌肉扭歪了，周围的人们看了大笑起来。



费小亮从腰里摸出一贴膏药说道：“钞票不要，奉送先生，三天包好！”说着来给“铁拳阿标”贴膏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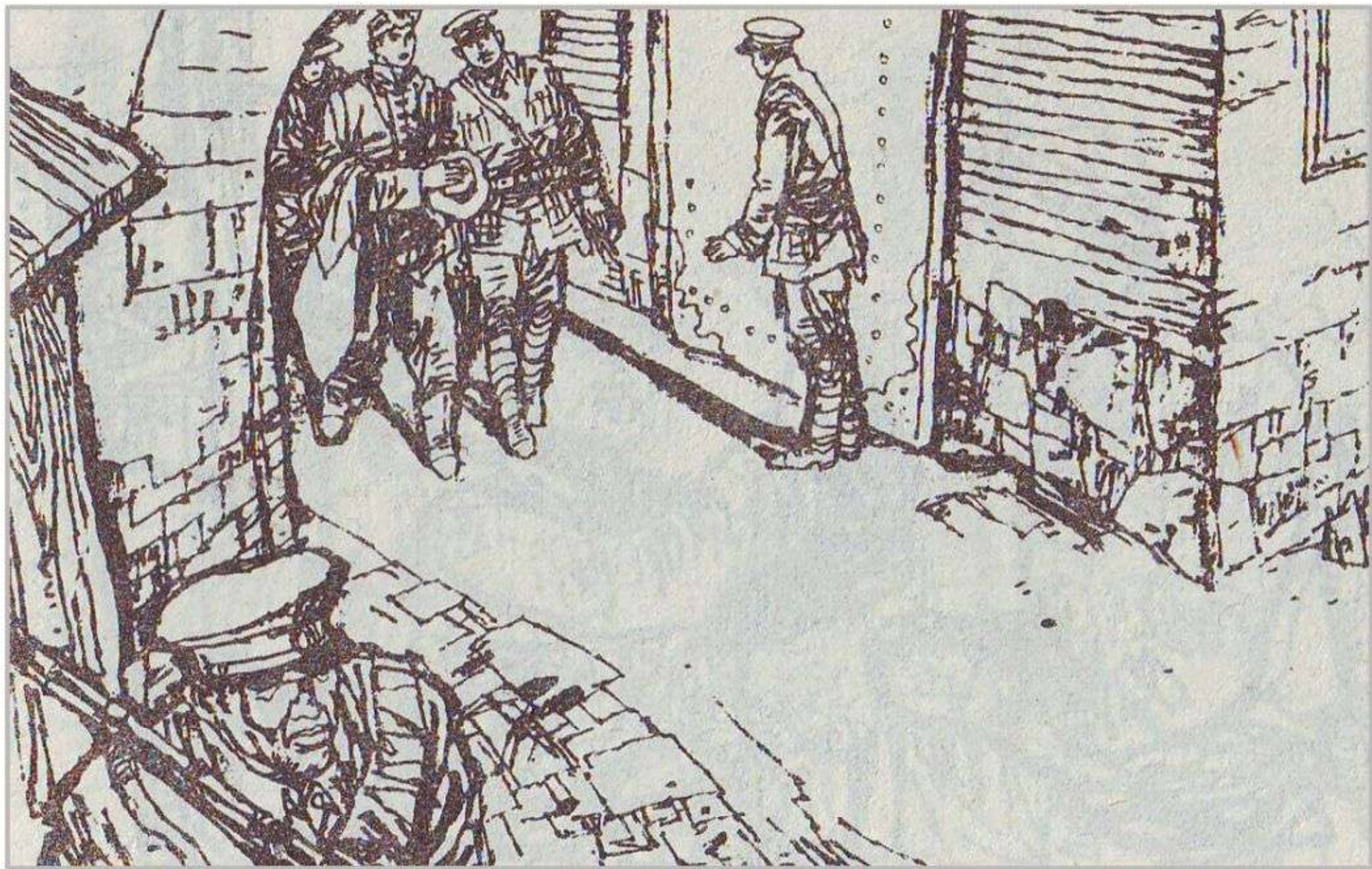
“铁拳阿标”贼眼一溜，突然起脚勾起地上的驳壳枪，然后一把接住，正要朝费小亮射击，却被胡阿大从身后拦腰抱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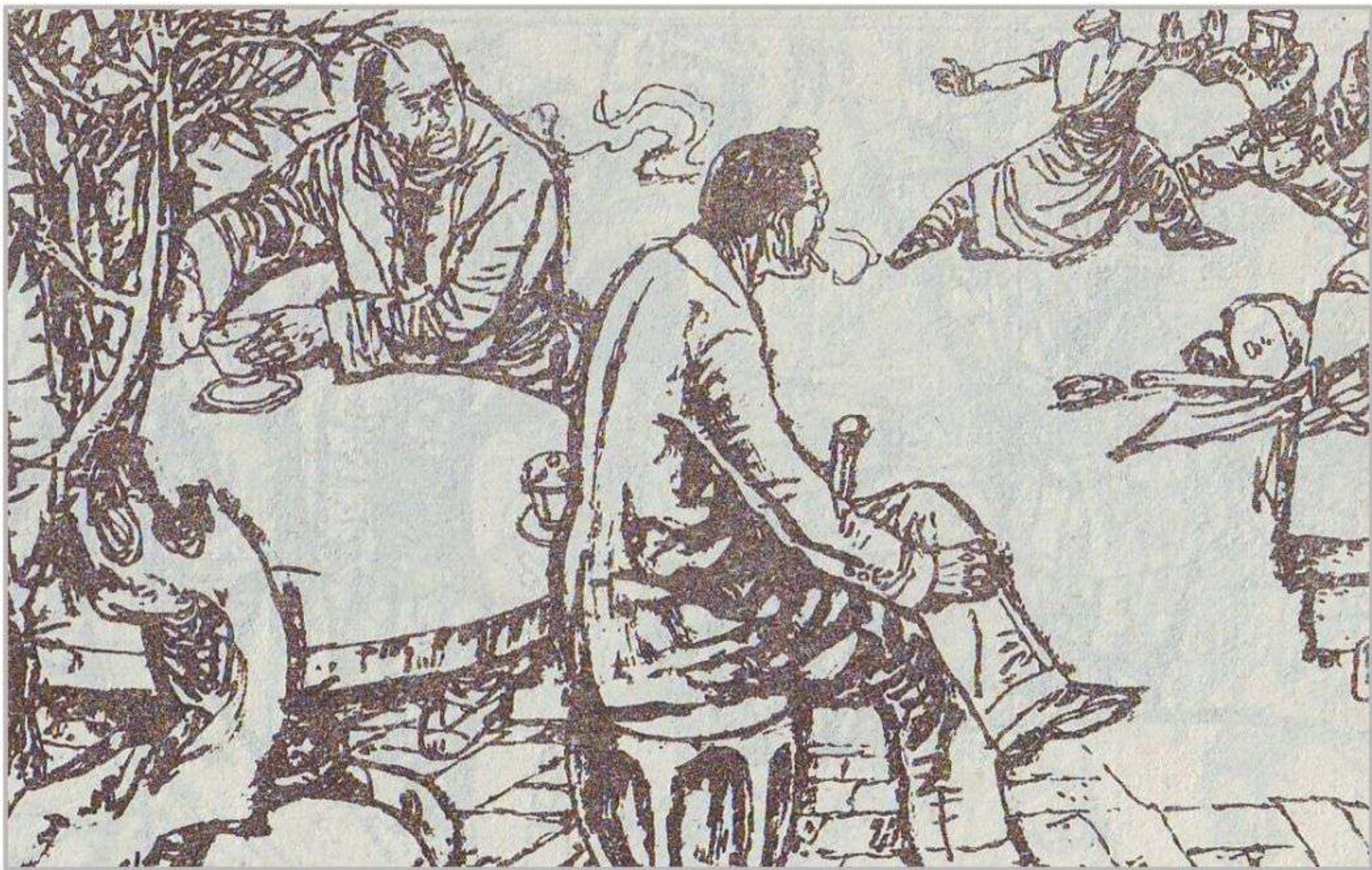
胡阿大把“铁拳阿标”拉到一旁，小声说：“总指挥这几天正在找个保镖，此人不正好吗？”“铁拳阿标”这才忿忿地插好手枪，悻悻而去。



胡阿大转身向费小亮一抱拳说：“老弟，我们总指挥招贤纳士，敬慕四方豪杰，你有这么好的本事，何必再卖这狗皮膏药呢。来来来，我替你通报一下。”



费小亮连声道谢，便收拾好东西随胡阿大进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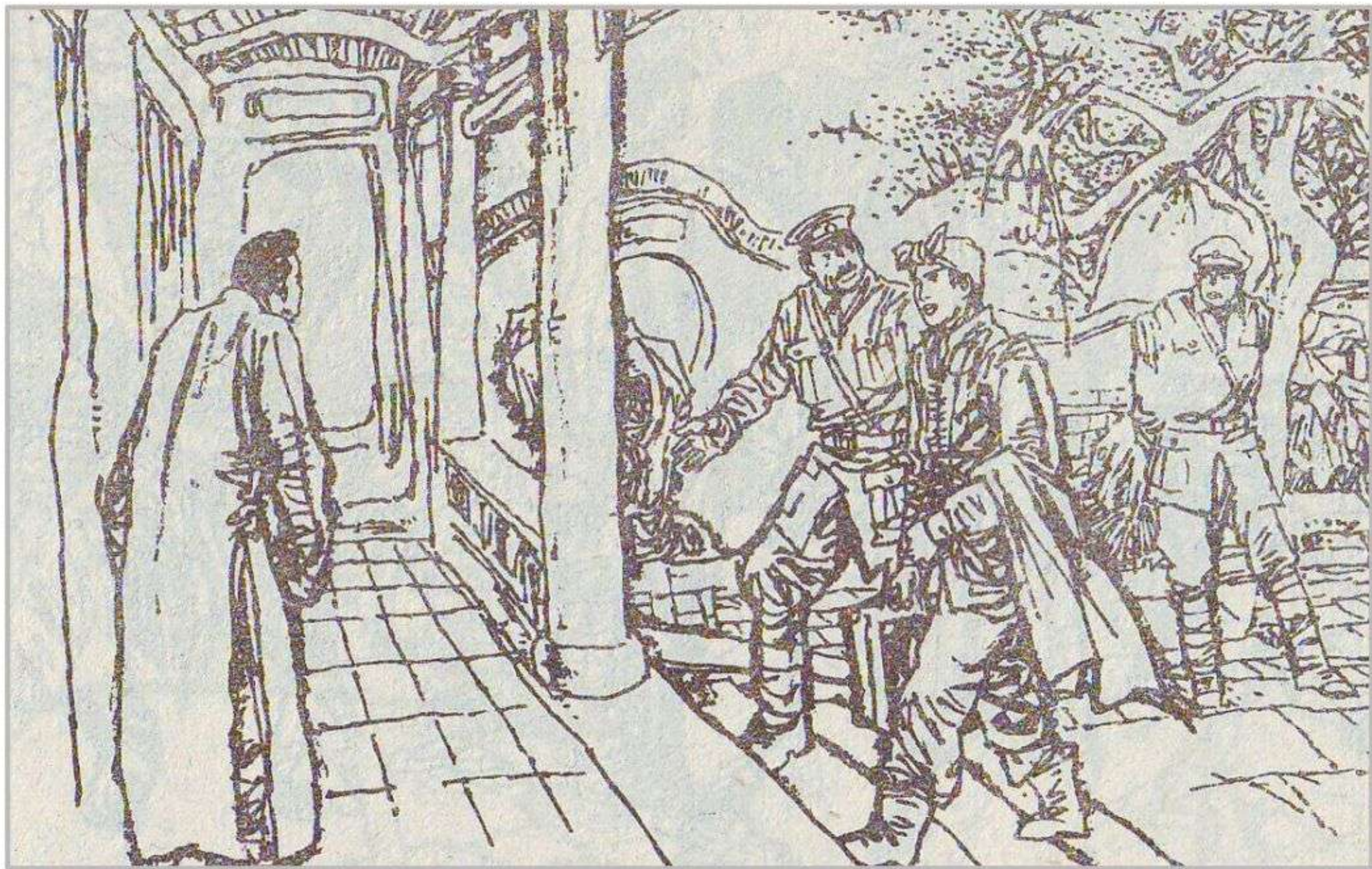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自从当上总指挥，就害怕“三五”的除奸队把他除了，便想招募一个武艺高强的保镖，此刻，他正在指挥部大院里，看几个拳师献艺，看来看去，总觉得不够称心如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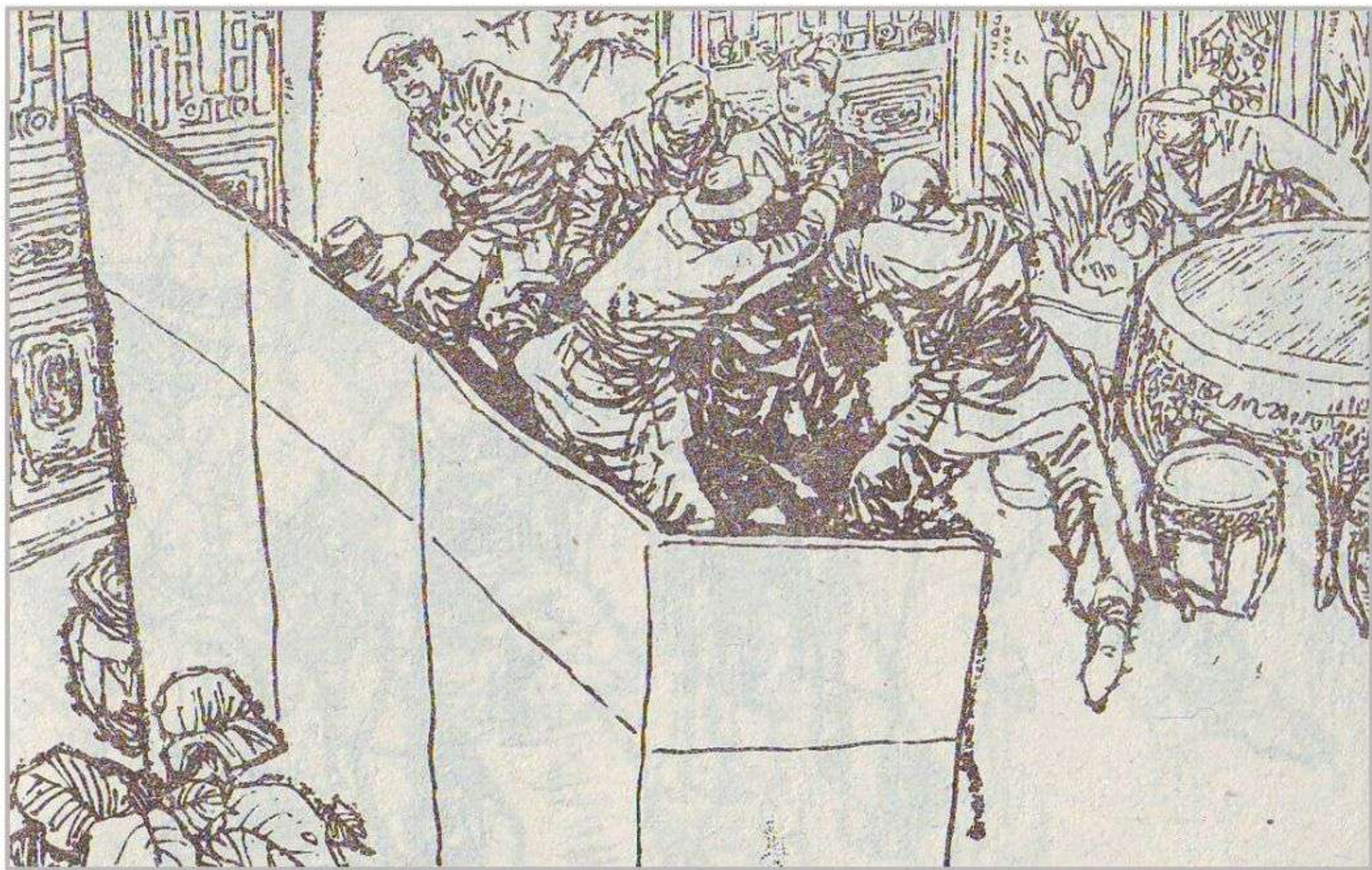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这时，胡阿大跑进来报告说，他在南城门外找到一个武林高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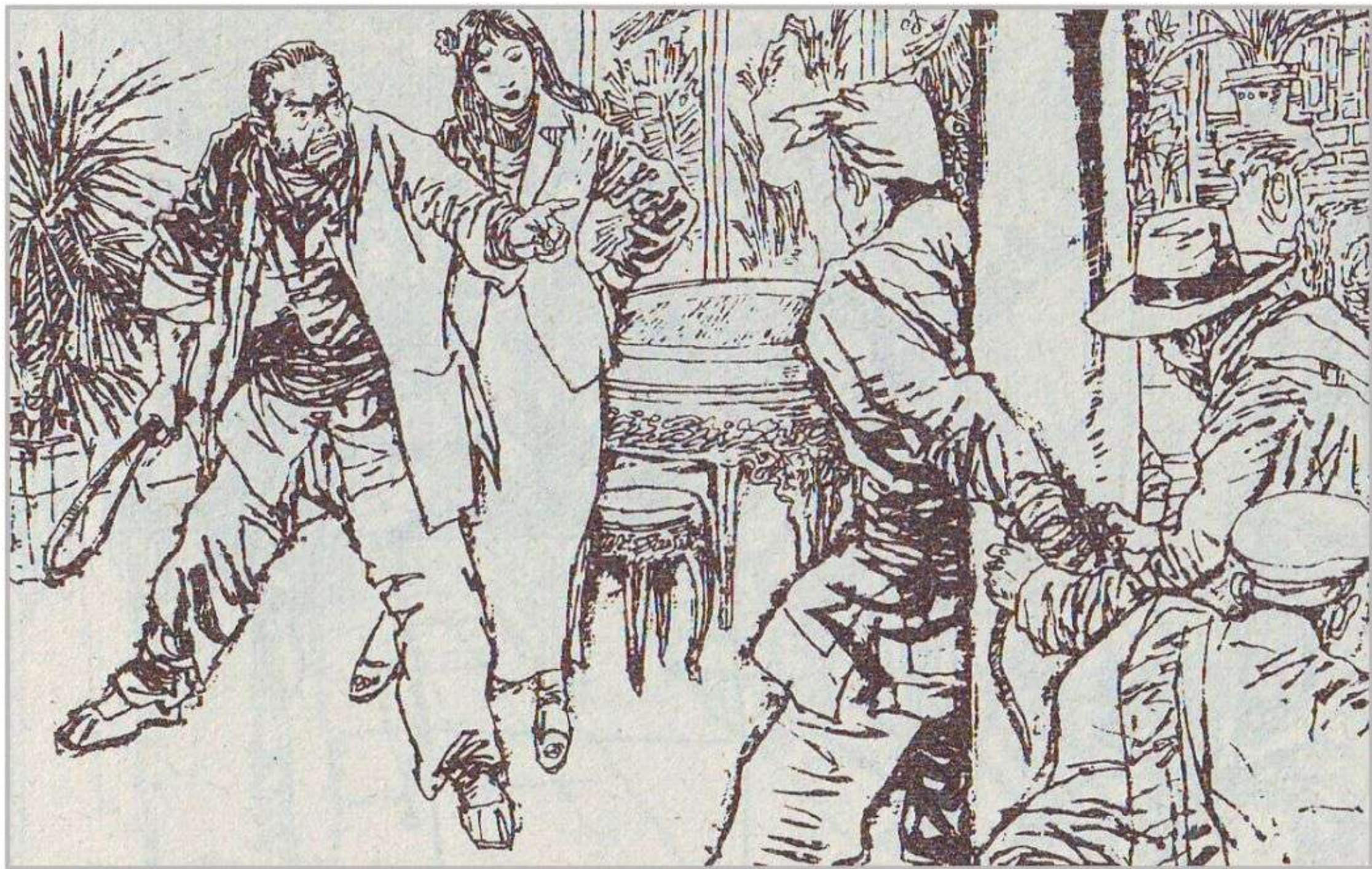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立即吩咐陈银木等人准备“接客”。



不一会儿，费小亮一手提着小皮箱，一手搭着皂色长袍，跟着胡阿大走进院子。



费小亮刚一进屋，只听一声大喝：“共匪，也有今日！”屏风后面冲出六个彪形大汉，一拥而上将费小亮捆住，胡阿大吓得转身就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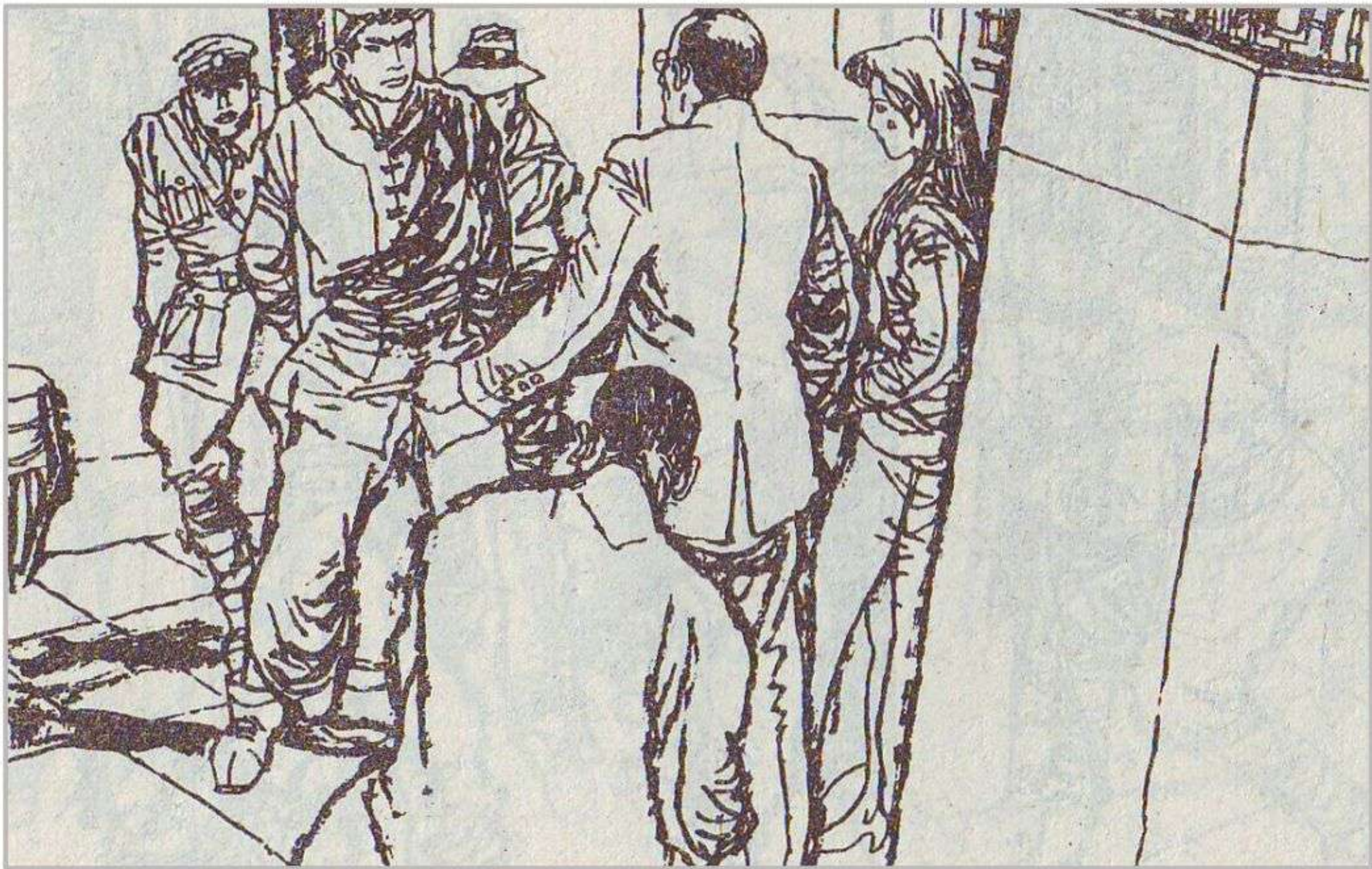
陈银木和沈芳枝从耳房转出来。陈银木手持皮鞭，狞笑着说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从实招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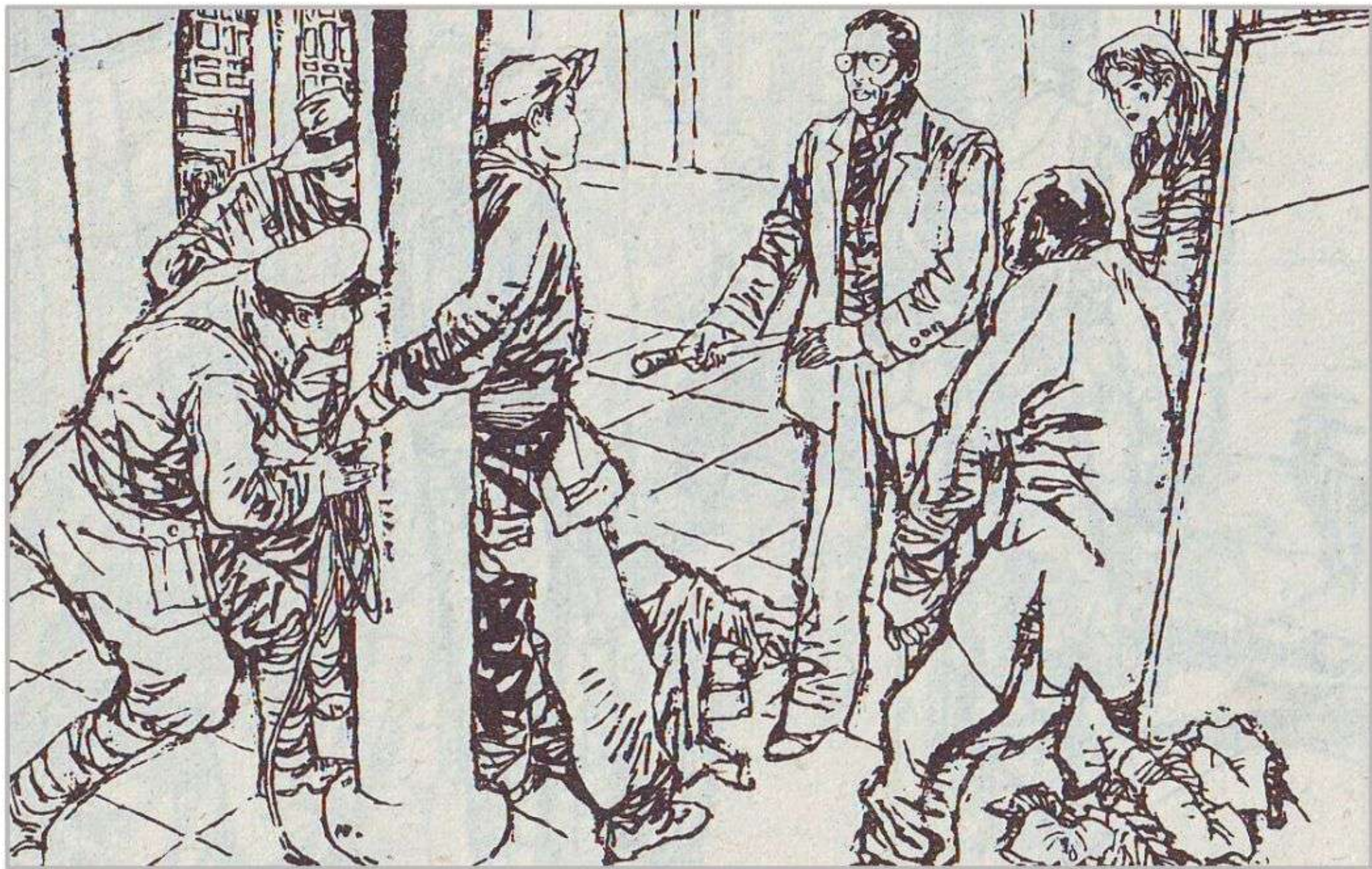
绑在柱子上的费小亮一声长叹：“唉，悔不该听姑父之言来此投奔！”说罢一闭双眼，“要杀要剐，动手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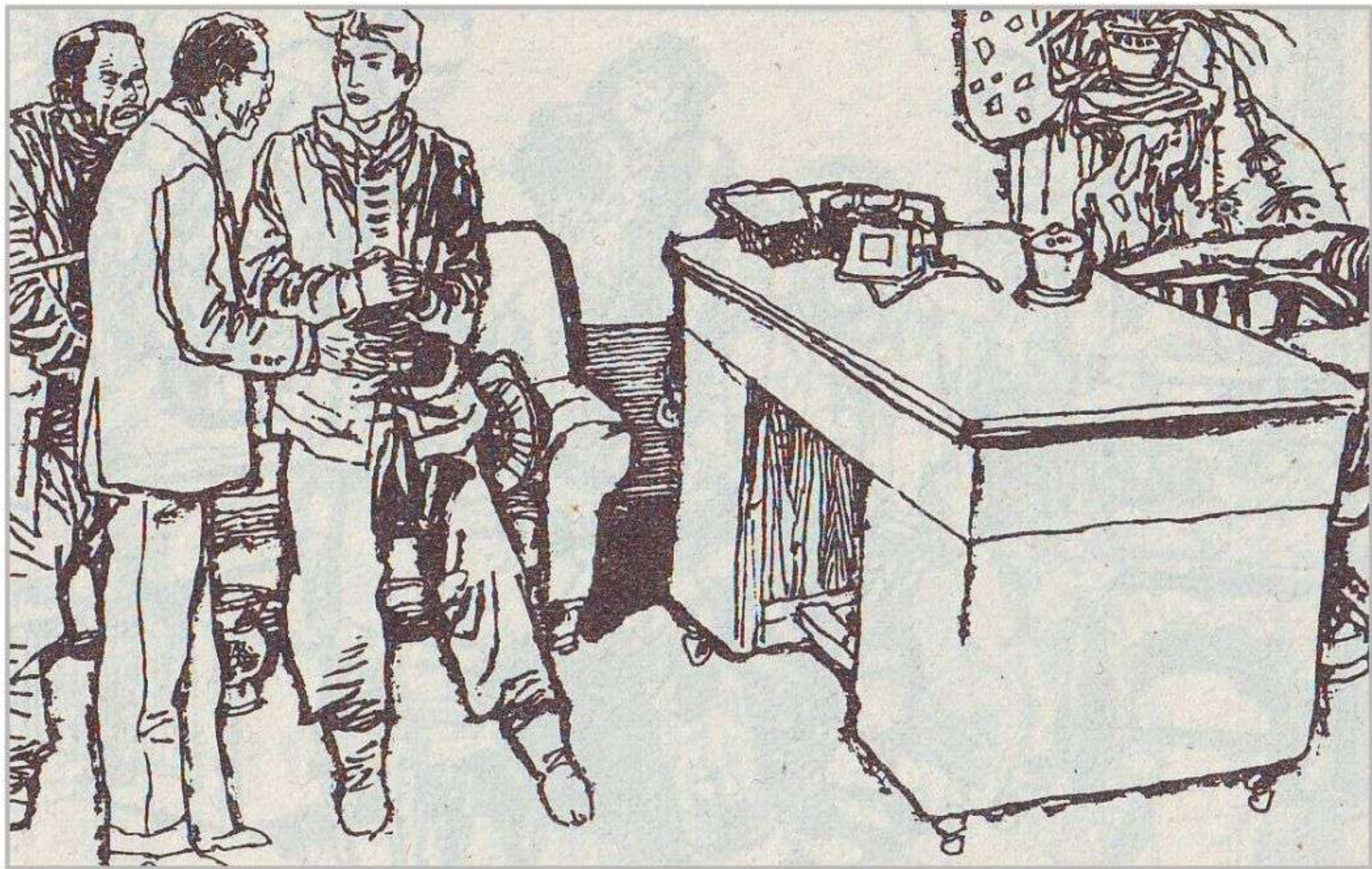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只听得屋外一声高喊：“哦——是勇士来了吗？”一群勤务兵簇拥着沈颂治走了进来。



沈颂治横提手杖，勃然变色：“这是谁干的？岂有此理，快快松绑！”



陈银木立即叫人给费小亮松绑，沈颂治笑容可掬地说：“我来迟一步，勇士受惊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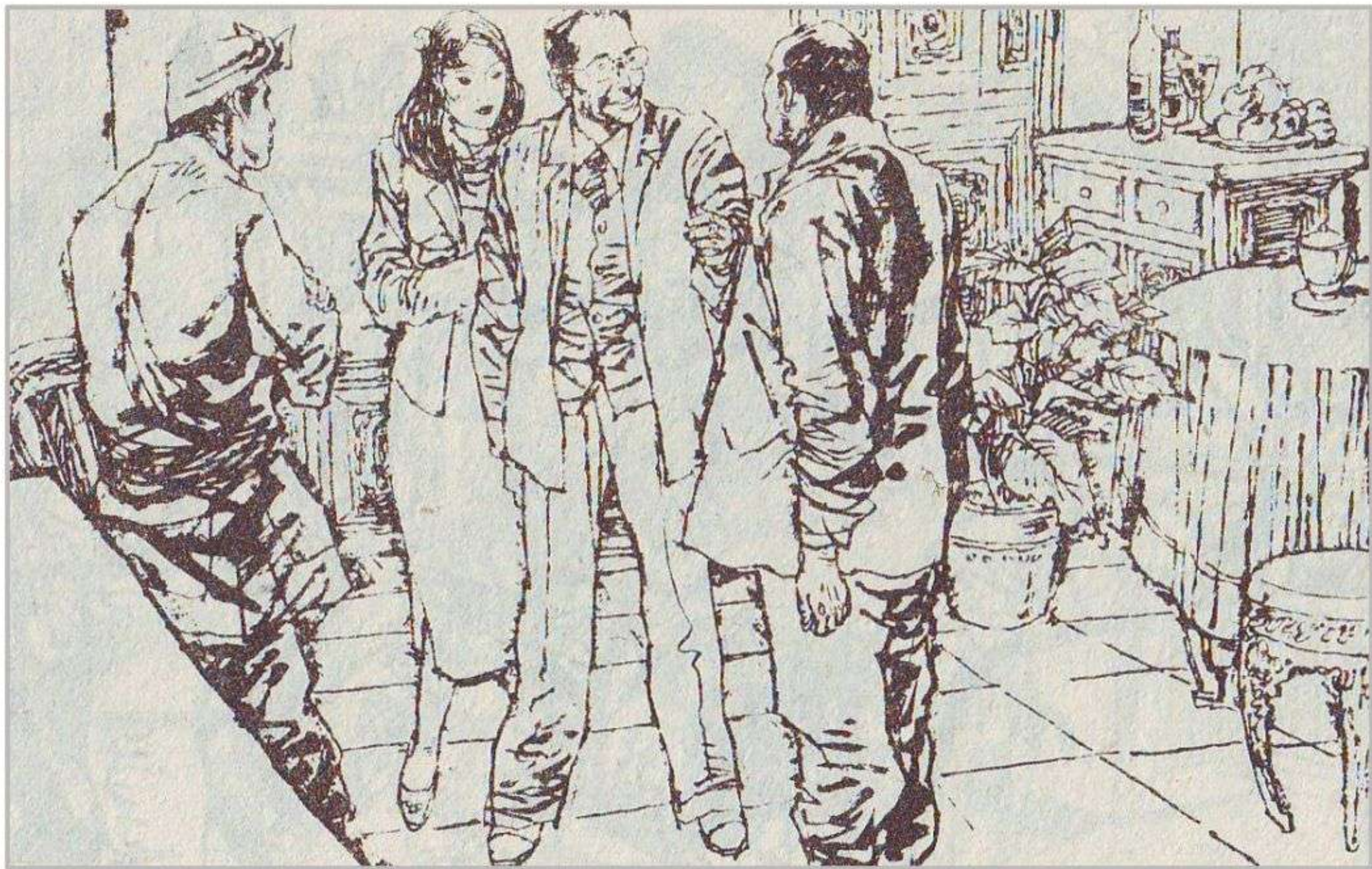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被请进了沈颂冶的办公室。沈颂冶狡诈地一笑说：“勇士的姑父也在三北一带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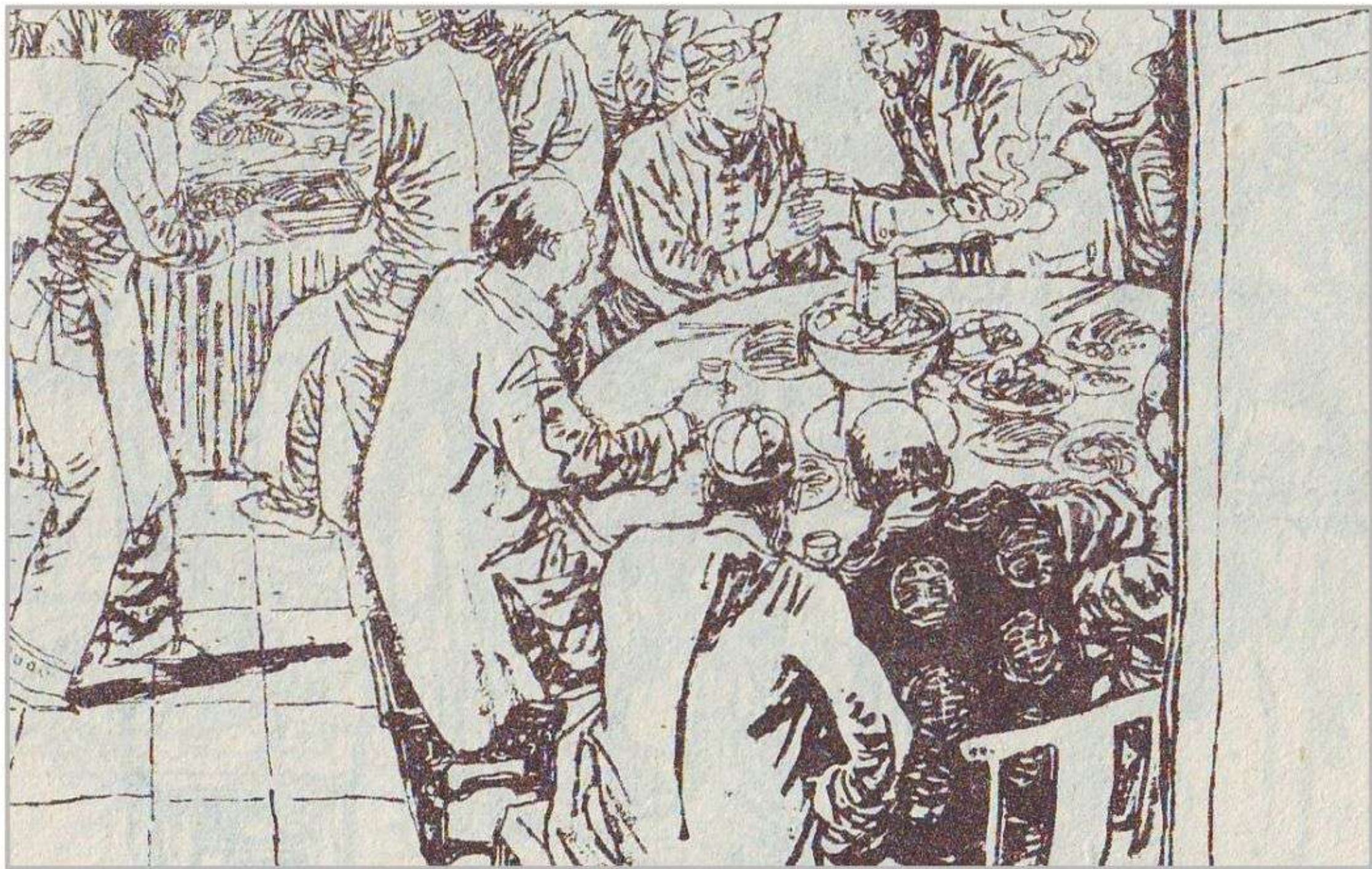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伸手从夜行衣的内袋里掏出一封信，说：“总指挥请看！”陈银木和沈芳枝也围上来，一看是柴仁坤的亲笔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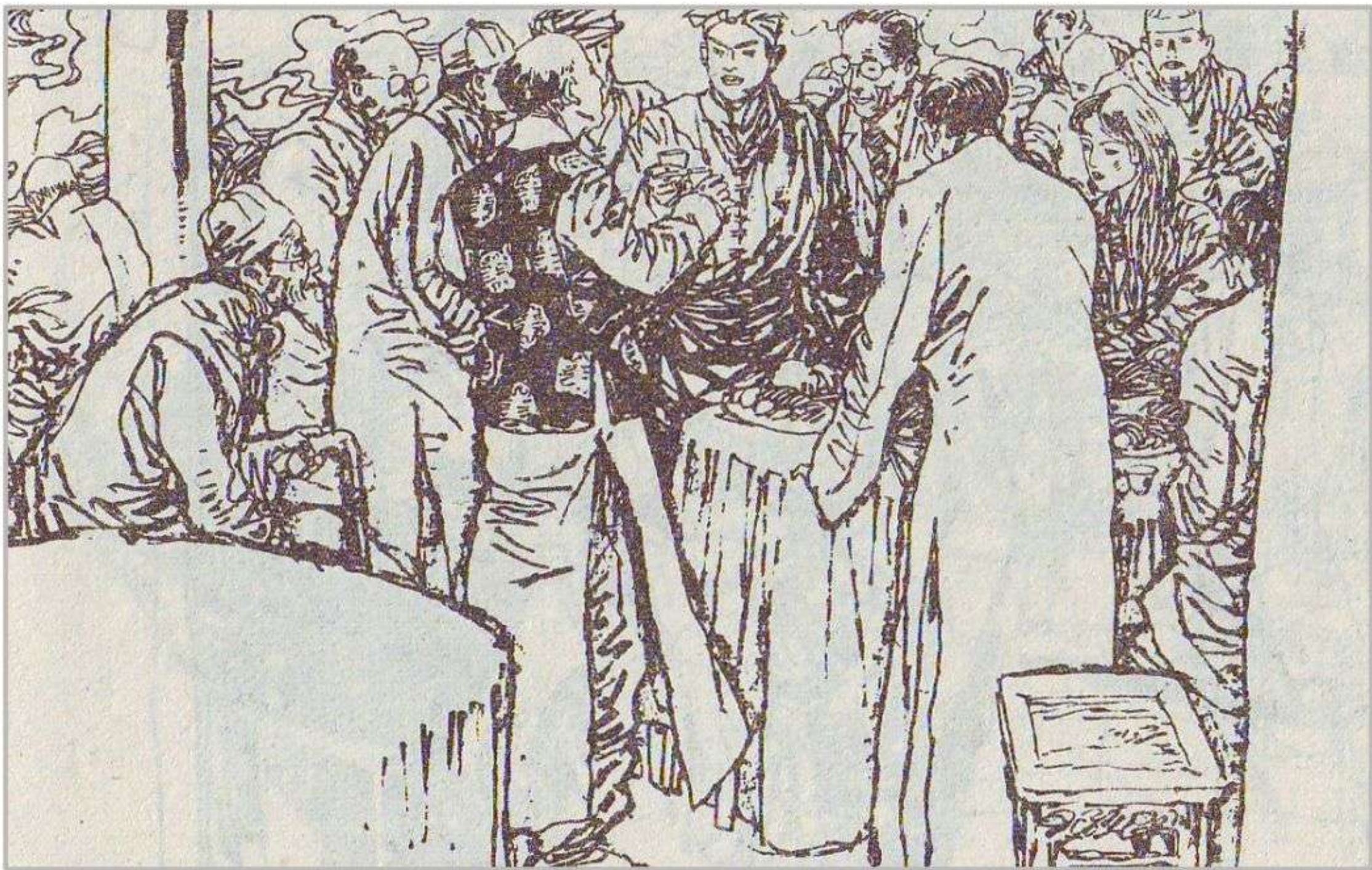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顿时喜出望外，连声说：“啊，原来是柴保长的贤内侄解奋，自家人，自家人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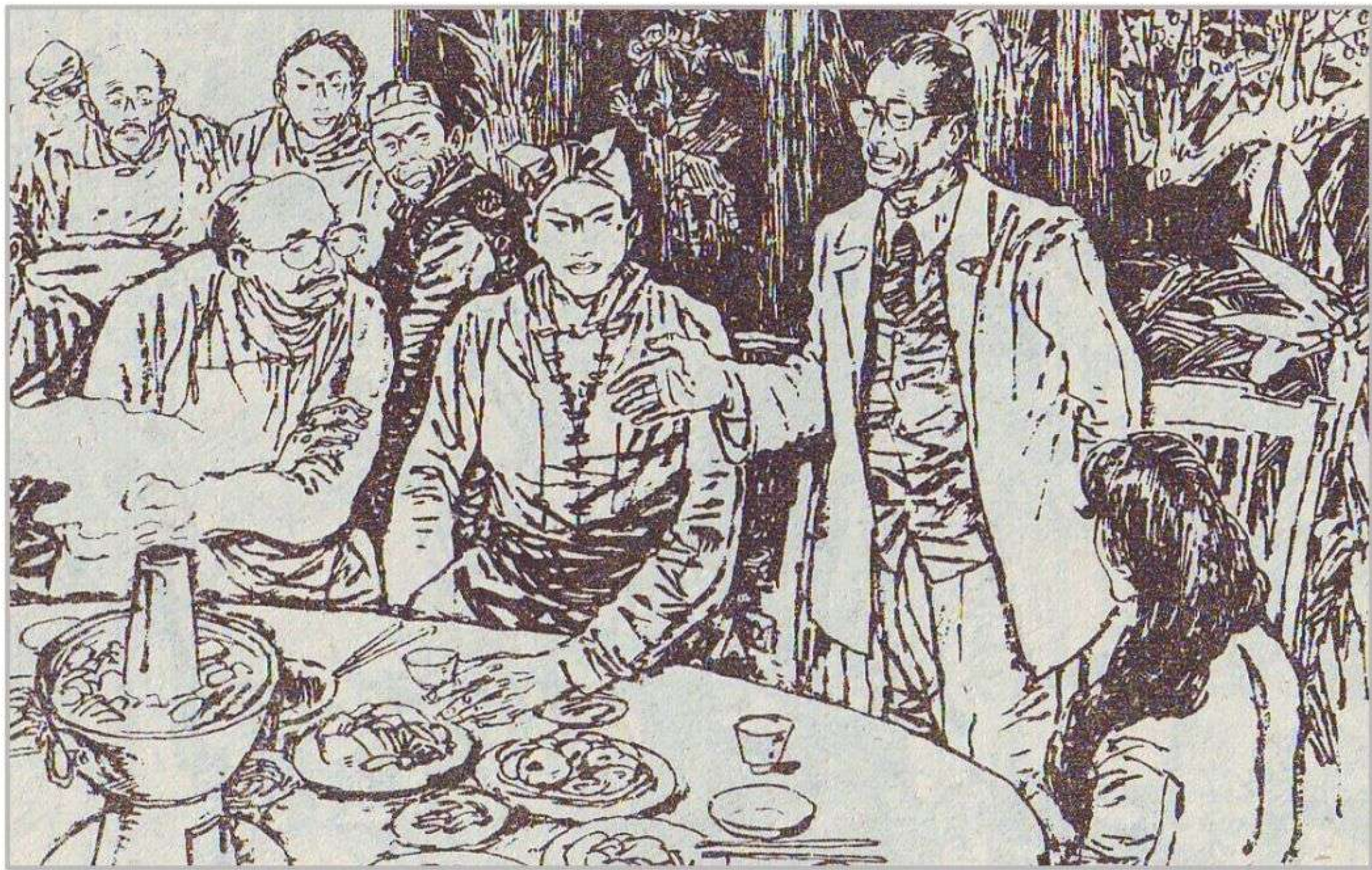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当即命令陈银木到观城饭店定菜，又打发女儿沈芳枝去邀请“社会贤达”及城内名流，说他要举行午宴，为解奋接风。



中午时分，三北剿共指挥部贵客盈门，大厅里摆满了一桌桌酒席。沈颂治让费小亮坐在他身旁，亲自为他添酒夹菜。



赴宴的客人纷纷向沈颂治和费小亮敬酒祝贺，恭维道：“总座得此武士，真犹如猛虎添翼啊！”“解壮士今日打败‘铁拳阿标’，真可谓威镇观城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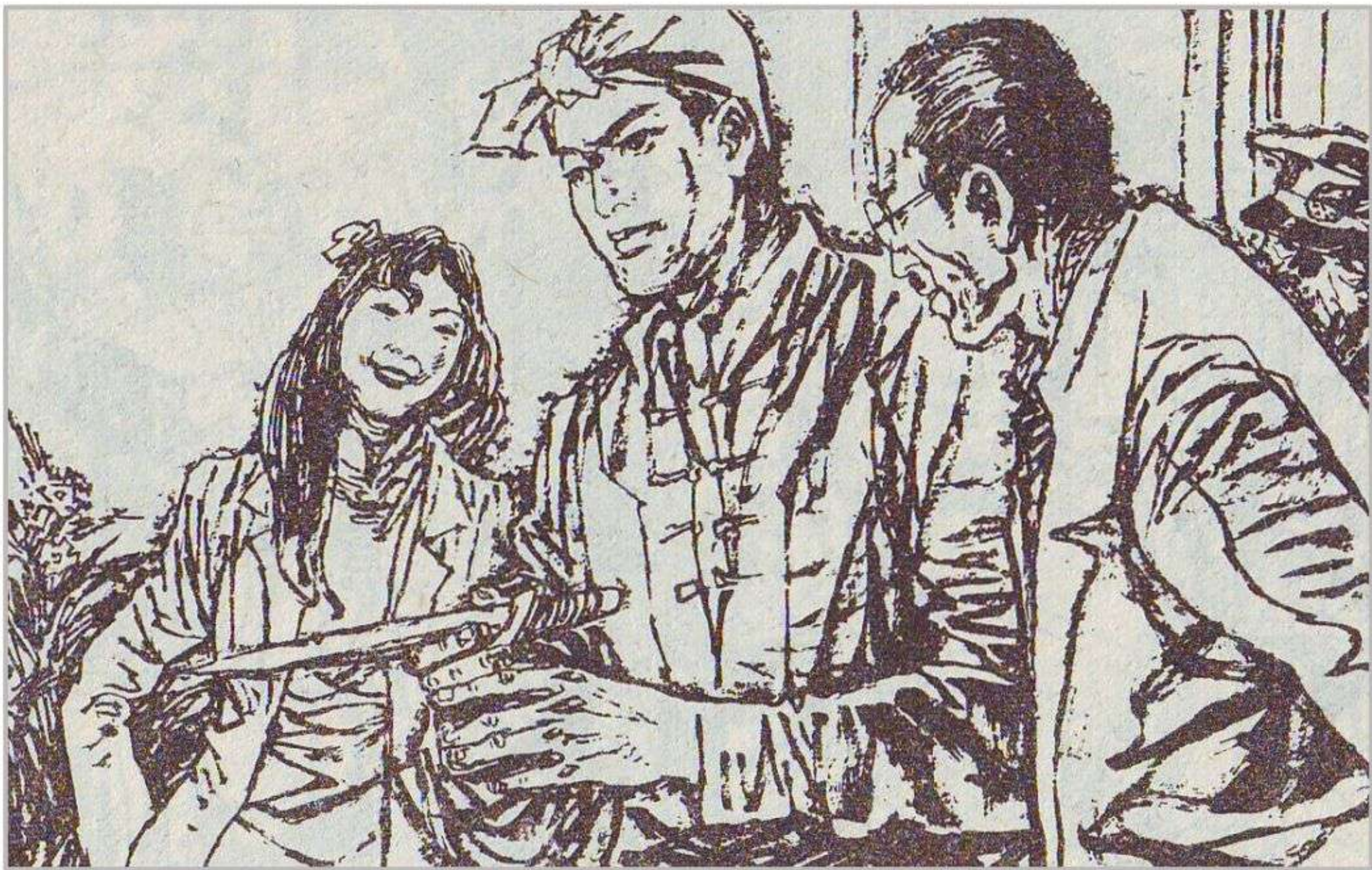
酒过三巡，坐在首席的沈颂治轻轻咳了一声，站起来说：“解贤契善用七星飞刀，百发百中，为天下罕见，为给诸位助助酒兴，我令解贤契酒宴飞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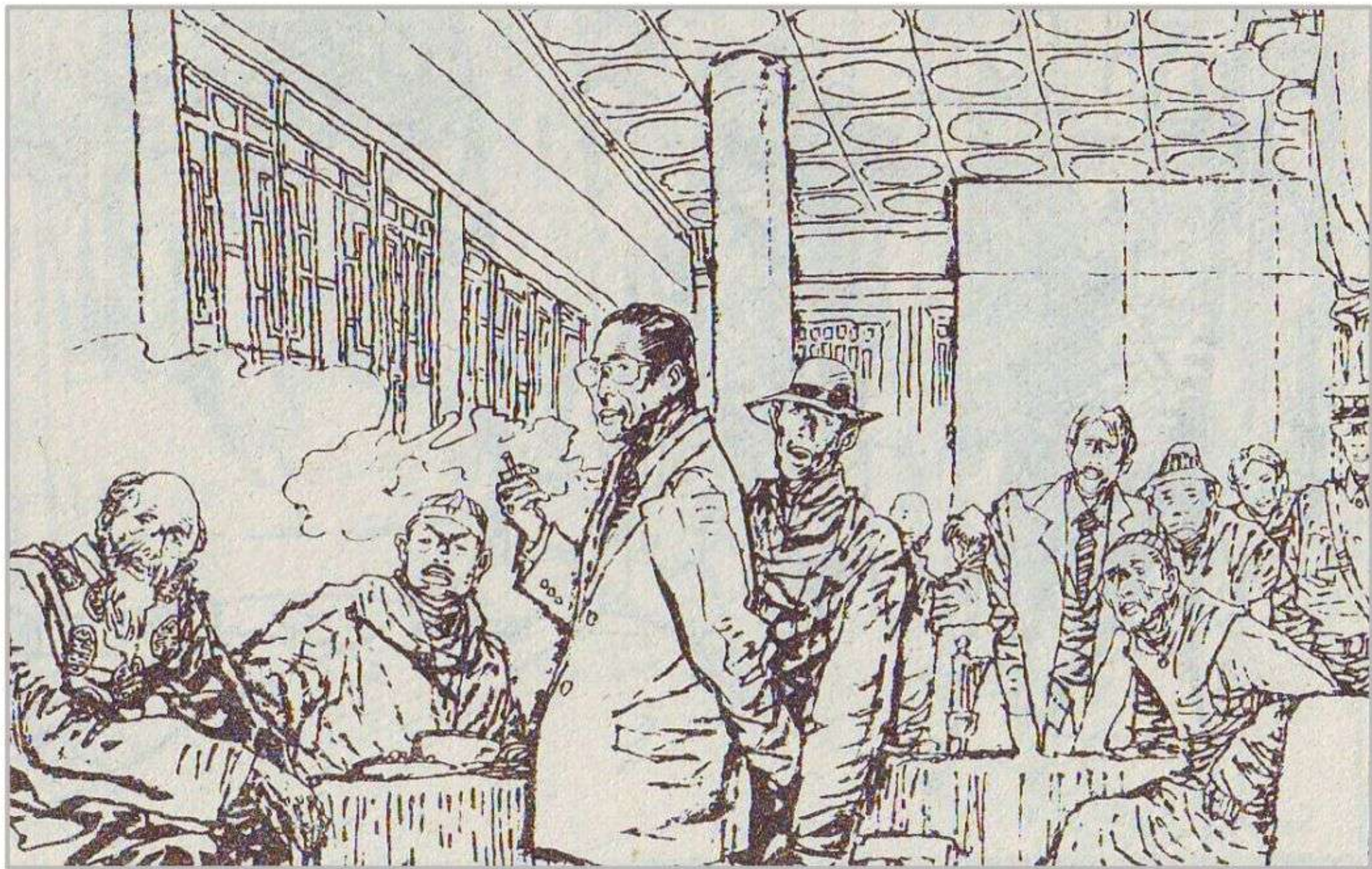
大厅里掌声四起，费小亮站起身说道：“献丑，献丑！”随后接过胡阿木递上来的七把蒲叶飞刀，抬眼在大厅里寻找目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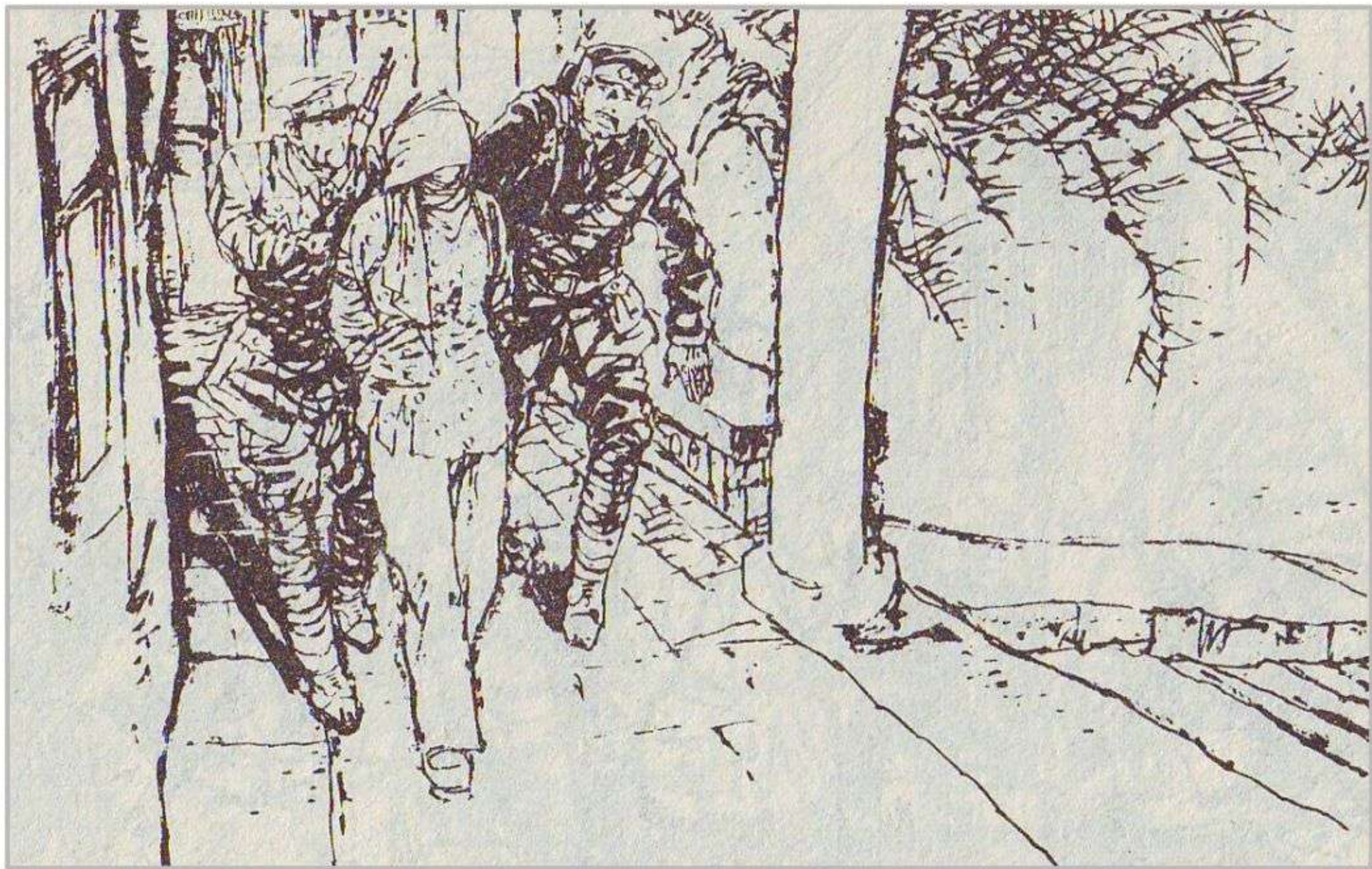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伸手按住飞刀，说：“为饱诸公眼福，今日飞刀，不用假设目标，要用真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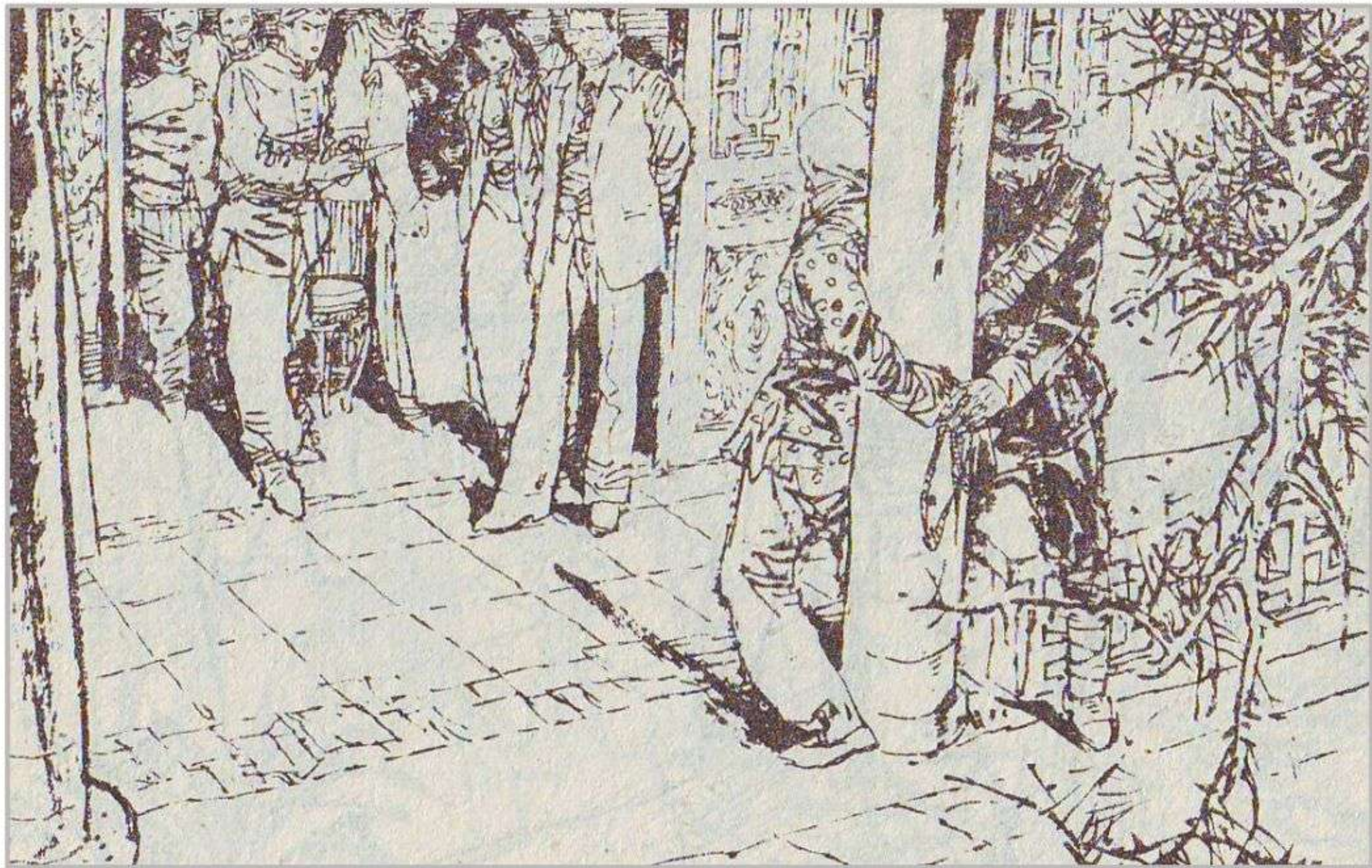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人？”费小亮一下怔住了。沈芳枝却诡秘地一笑，说：“对，货真价实地干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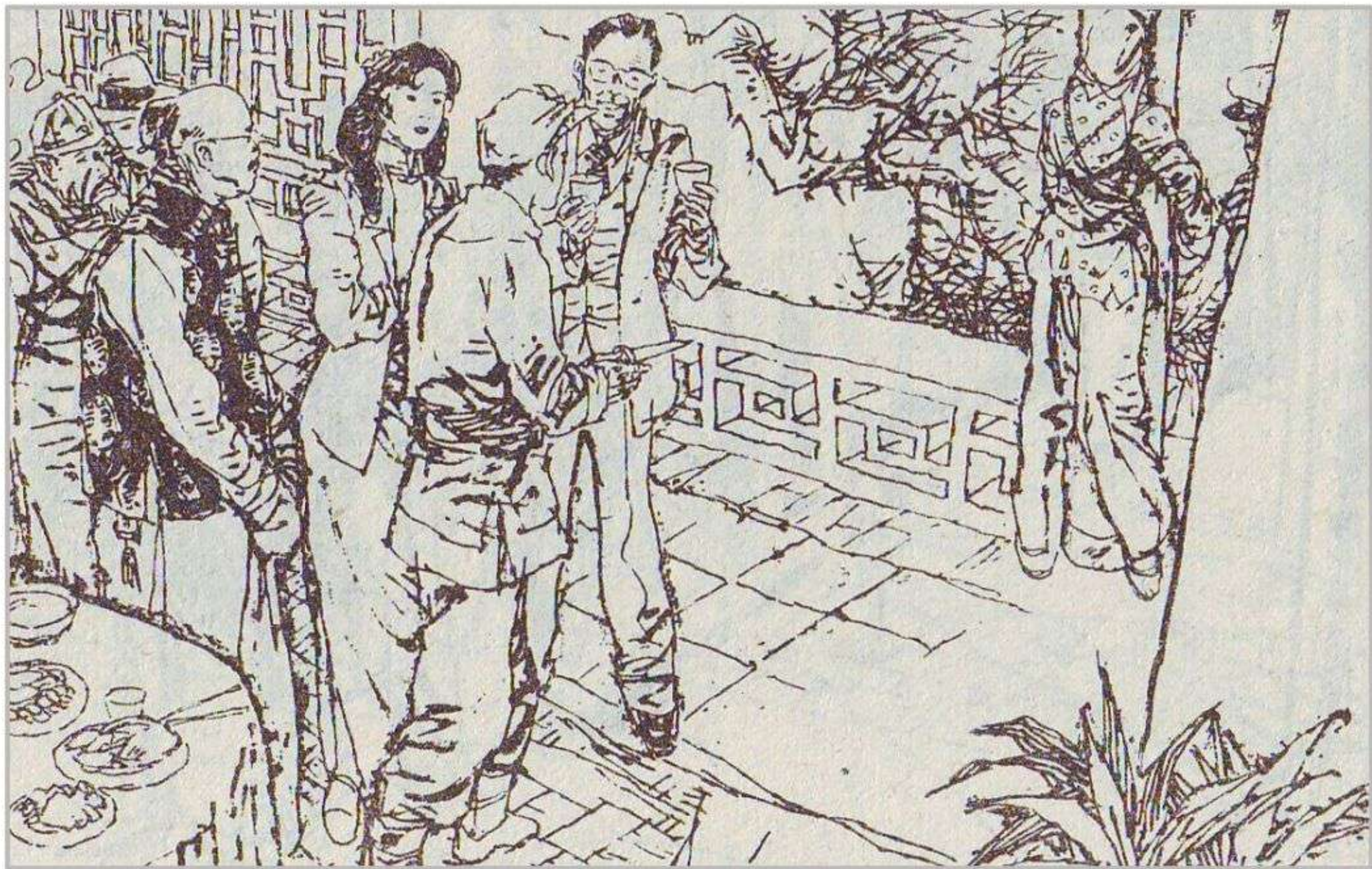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对大厅外一挥手：“带上来！”大厅里的来客不由地从座位上站起，伸长脖子盯着大厅门外。



两个黑衣刑警架着一个脸被黑布蒙着的姑娘，从门外飞快地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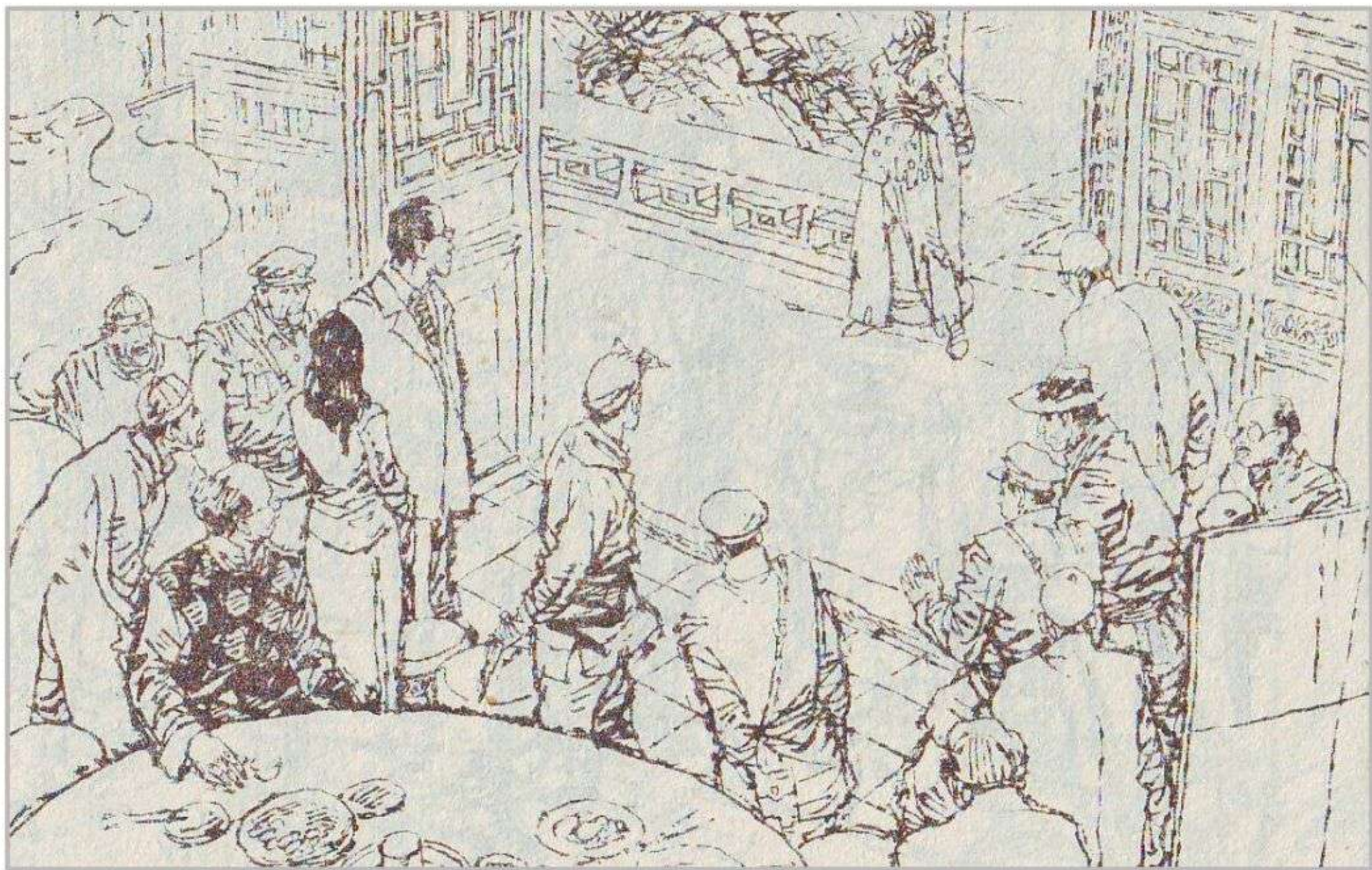
姑娘被捆绑在游檐廊柱上，只见她浑身上下衣衫破碎，鞭痕累累，血迹斑斑，费小亮不由暗暗吃惊。



“好啦，解贤契——”沈颂治斟满一杯酒，递给费小亮说：“古语云，李白斗酒诗万篇，霸王酒醉力拔山。解贤契喝了这杯酒，必定艺盖三北，名扬浙东，来，干！”



费小亮从容镇静，只见他毫不犹豫地接过酒，一饮而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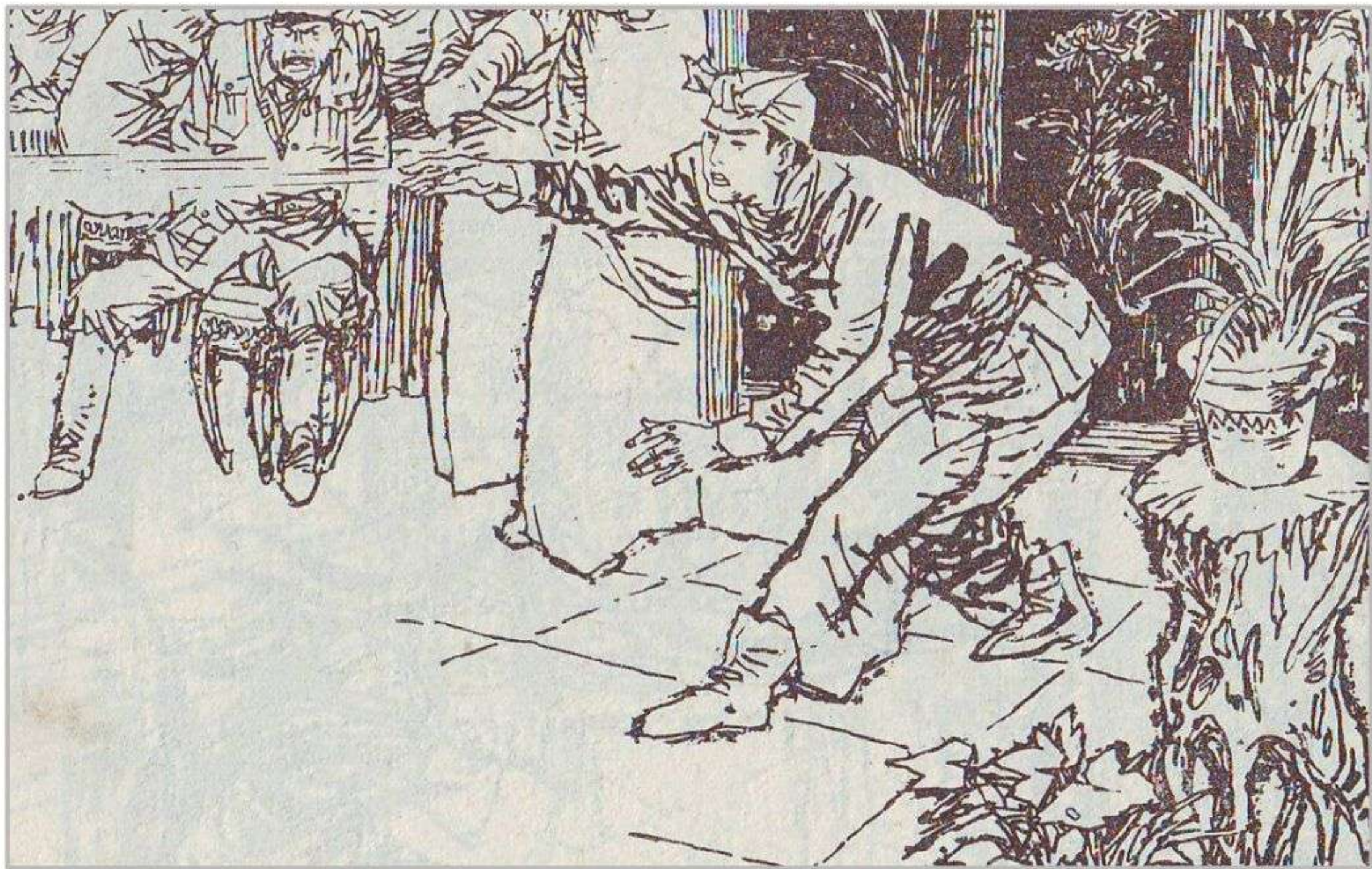
随后，费小亮抓起桌上七把银光闪亮的飞刀，背手在后，眼睛直盯着绑在柱子上的蒙面姑娘。



厅堂上这些“贤达名流”顿时象饿狼一样指手划脚地嚷道：“朝她胸膛下，朝她胸膛飞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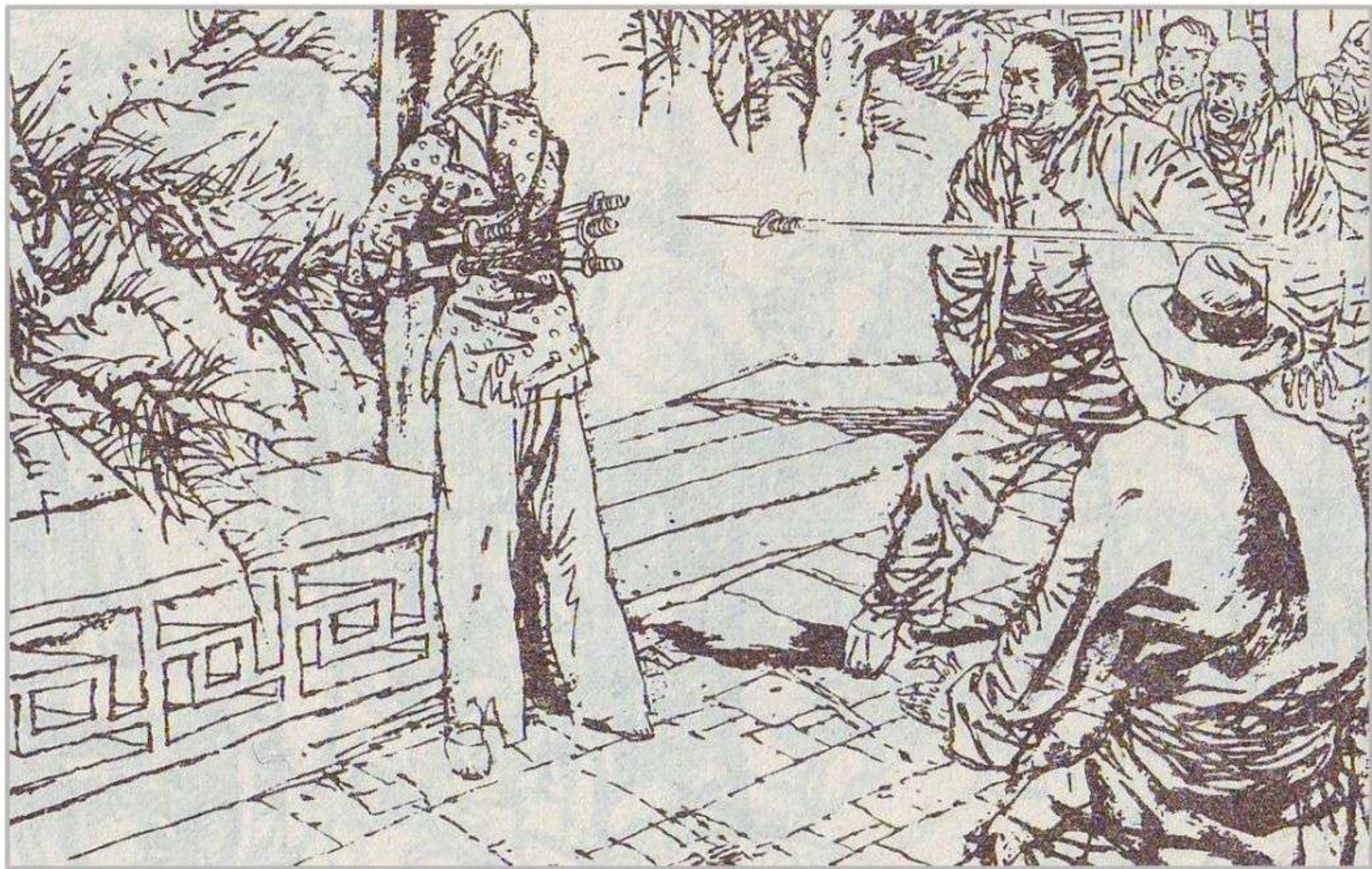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突然走到蒙面姑娘跟前，围着绑她的游檐廊柱慢慢地走了一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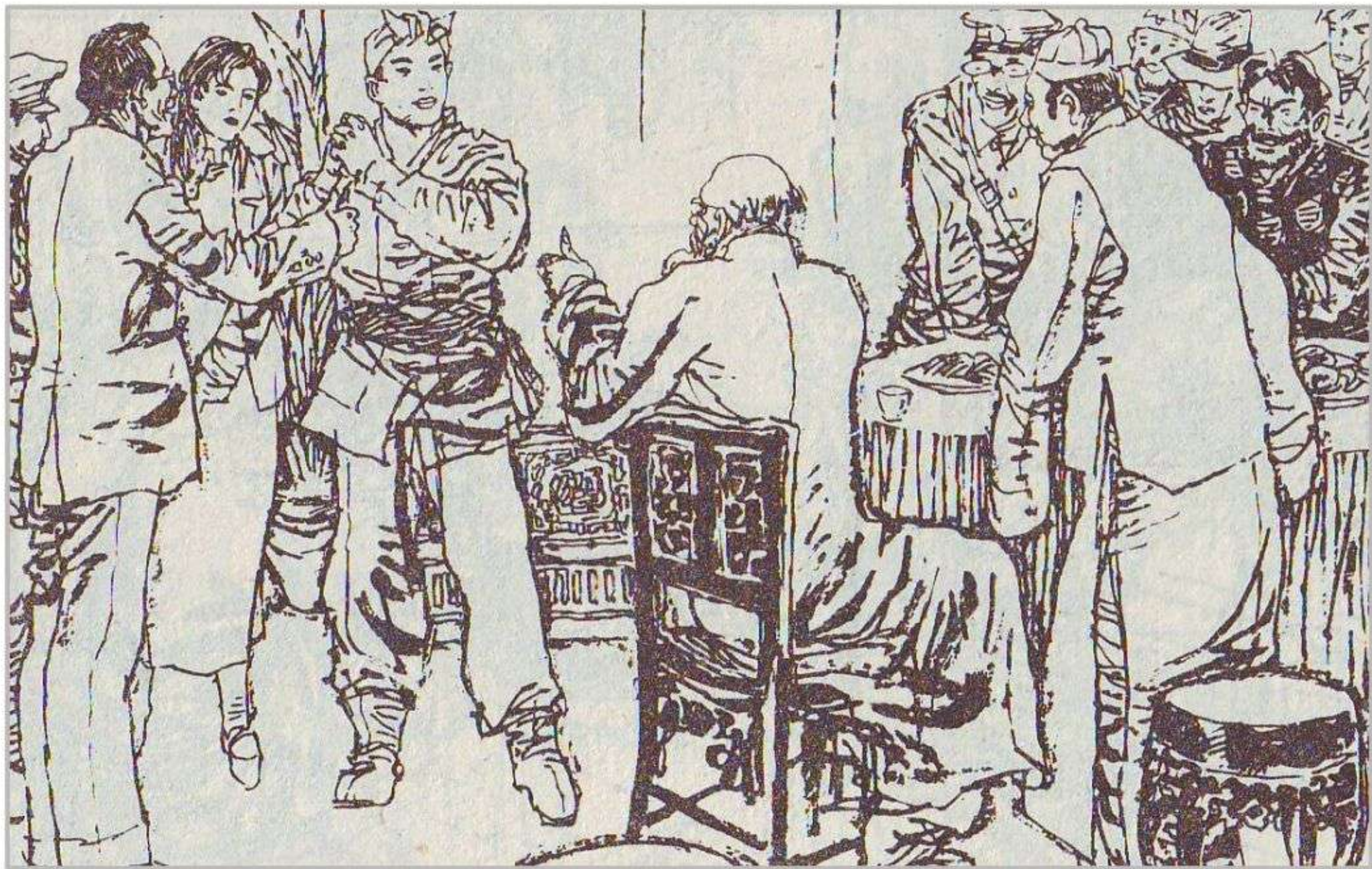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退到离柱子二十步远的画屏前，摆了一个鹰觑鸟瞰的姿势，右手一扬，七把飞刀象流星闪电，直向蒙面姑娘飞去。



沈颂治吓得脸色煞白，大喊道：“且慢！”正要上前拦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
大厅里的贵客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

待沈颂治定睛一看，只见蒙面姑娘仍旧完好地站在那儿，身后的大红漆柱上，七把飞刀巧妙地插在她周围，离她肤体相差不过分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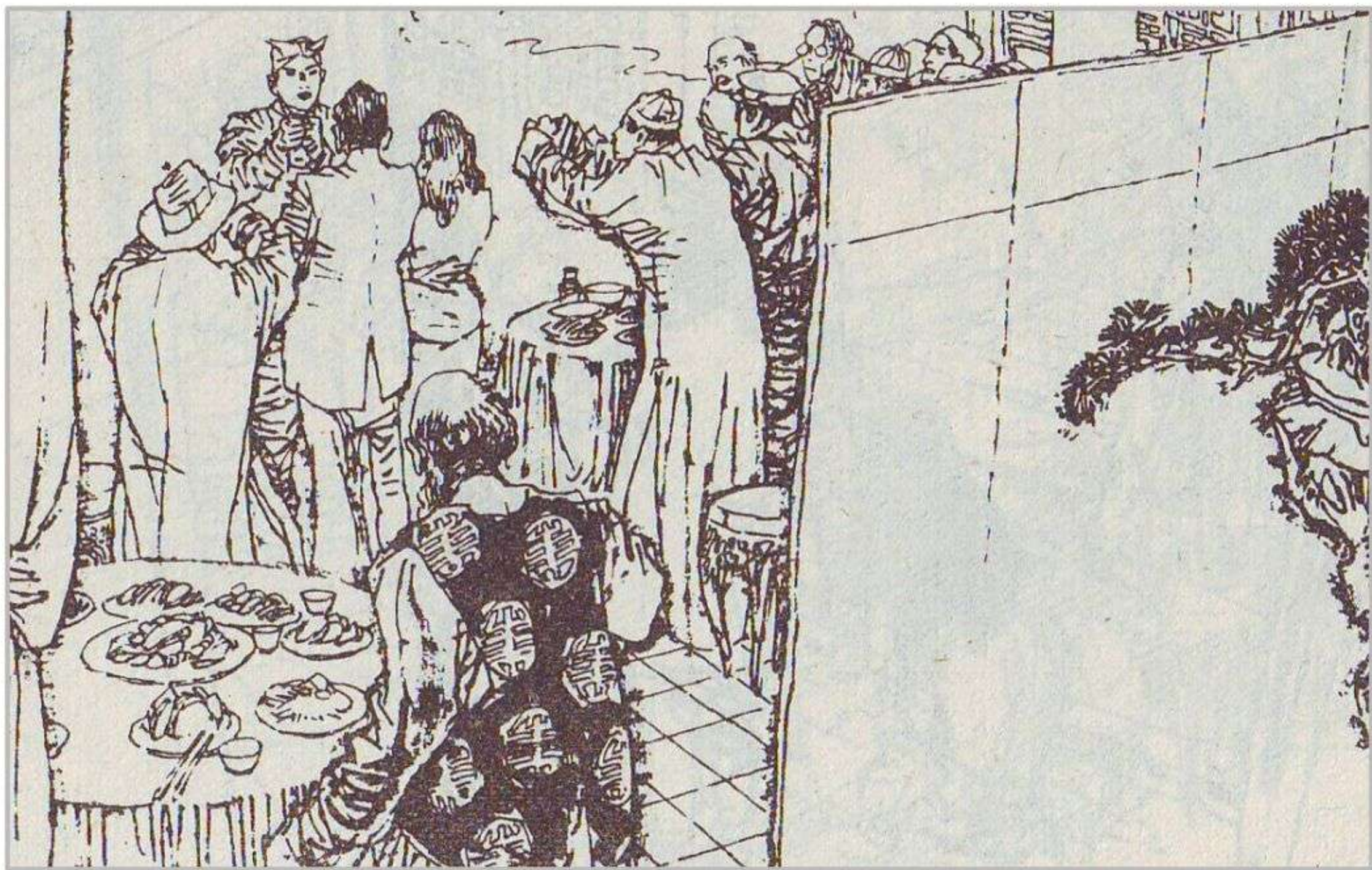
大厅上顿时一片欢腾，宾客纷纷为费小亮的绝技叫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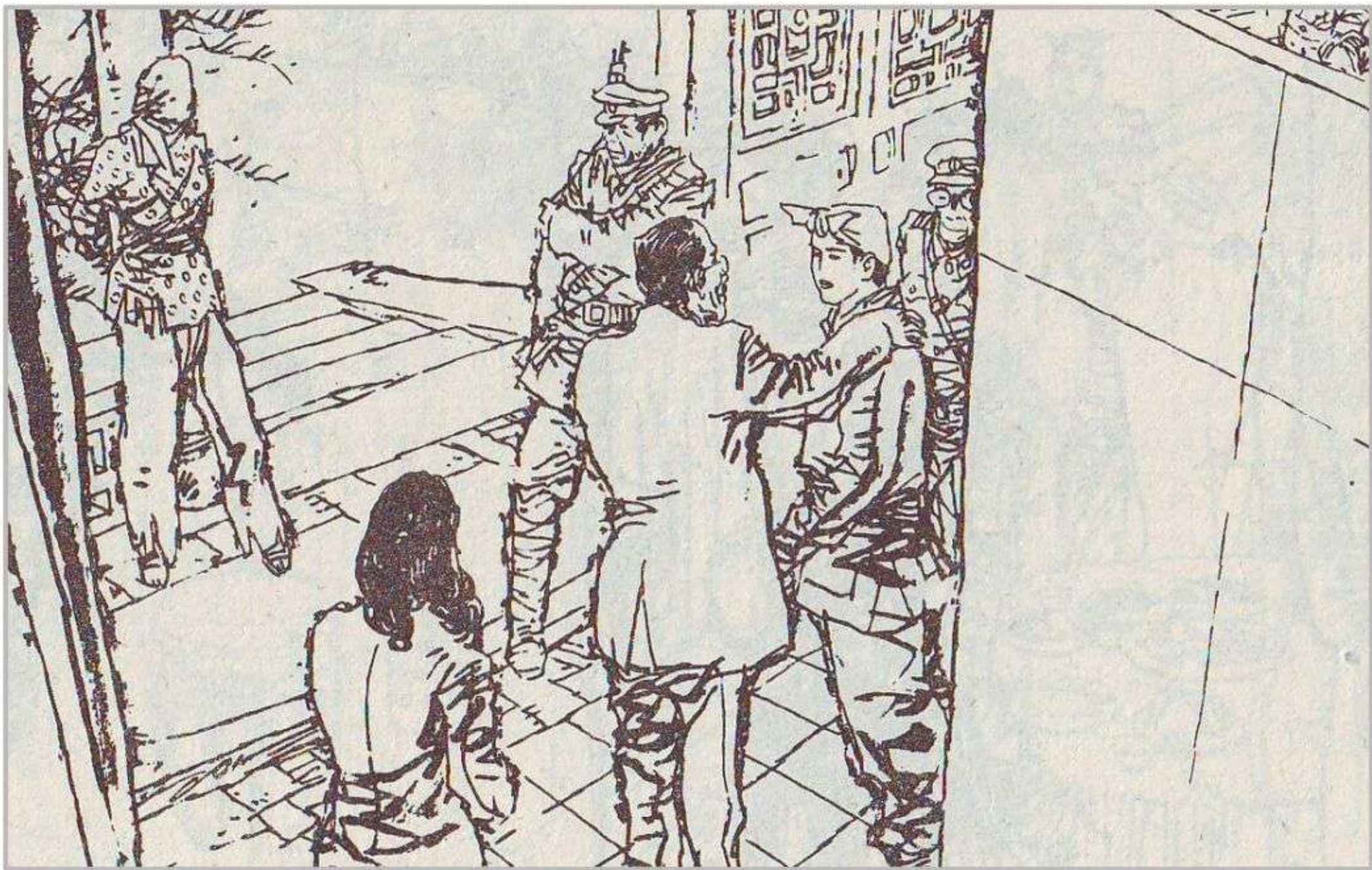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却冷笑着说：“解勇士不但武艺超群，而且还心地善良啊！”费小亮一拱手说：“我祖先解珍解宝是当年梁山好汉，从不杀戮孺子弱女，今日恕我恪守先祖遗训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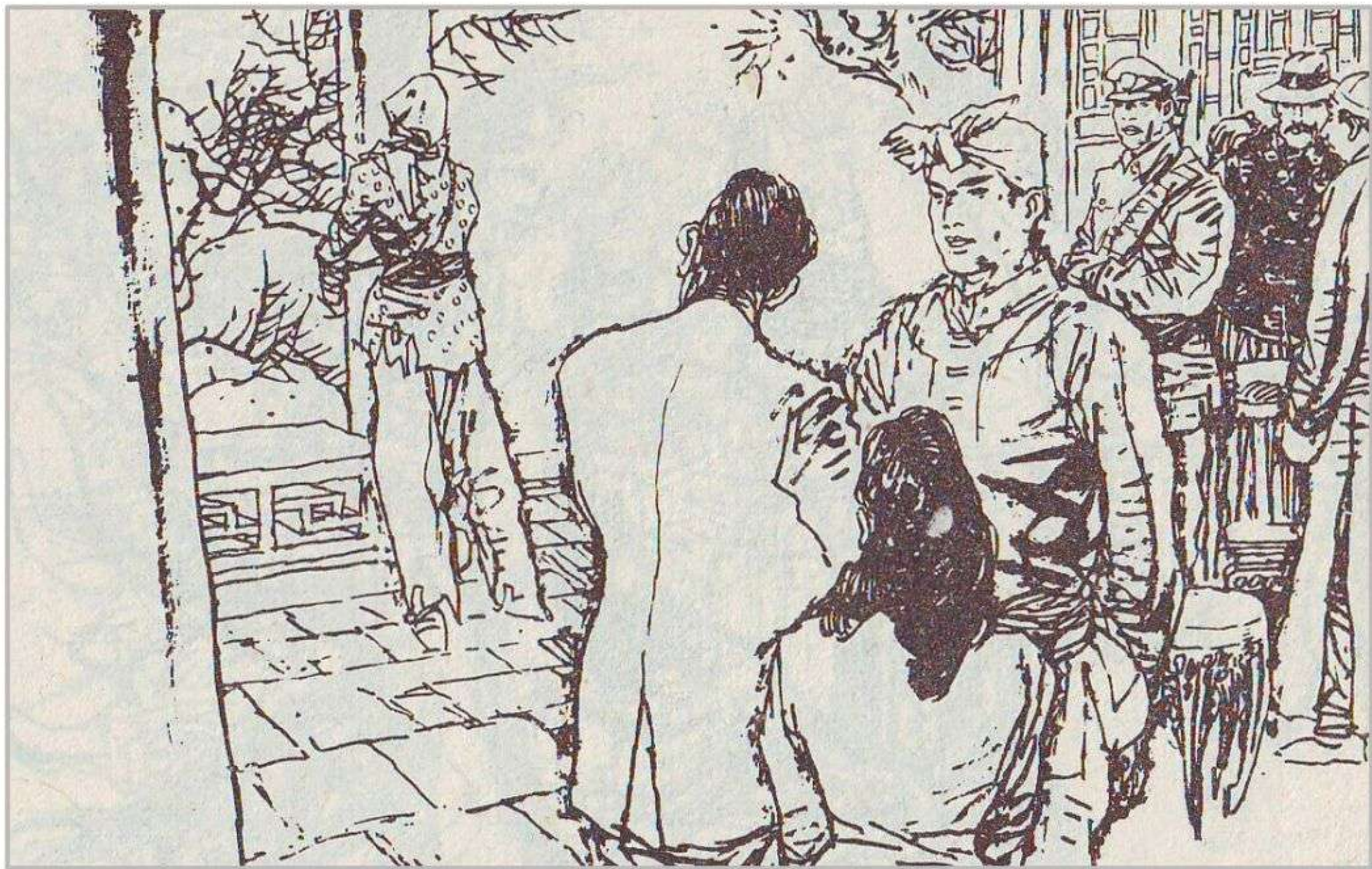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一听，当即斟满一杯酒，送到费小亮面前说：“好！且饶了这丫小命，解贤契的飞刀果然是世间罕见之绝技，本指挥任命你为我的警备队长，军衔晋为中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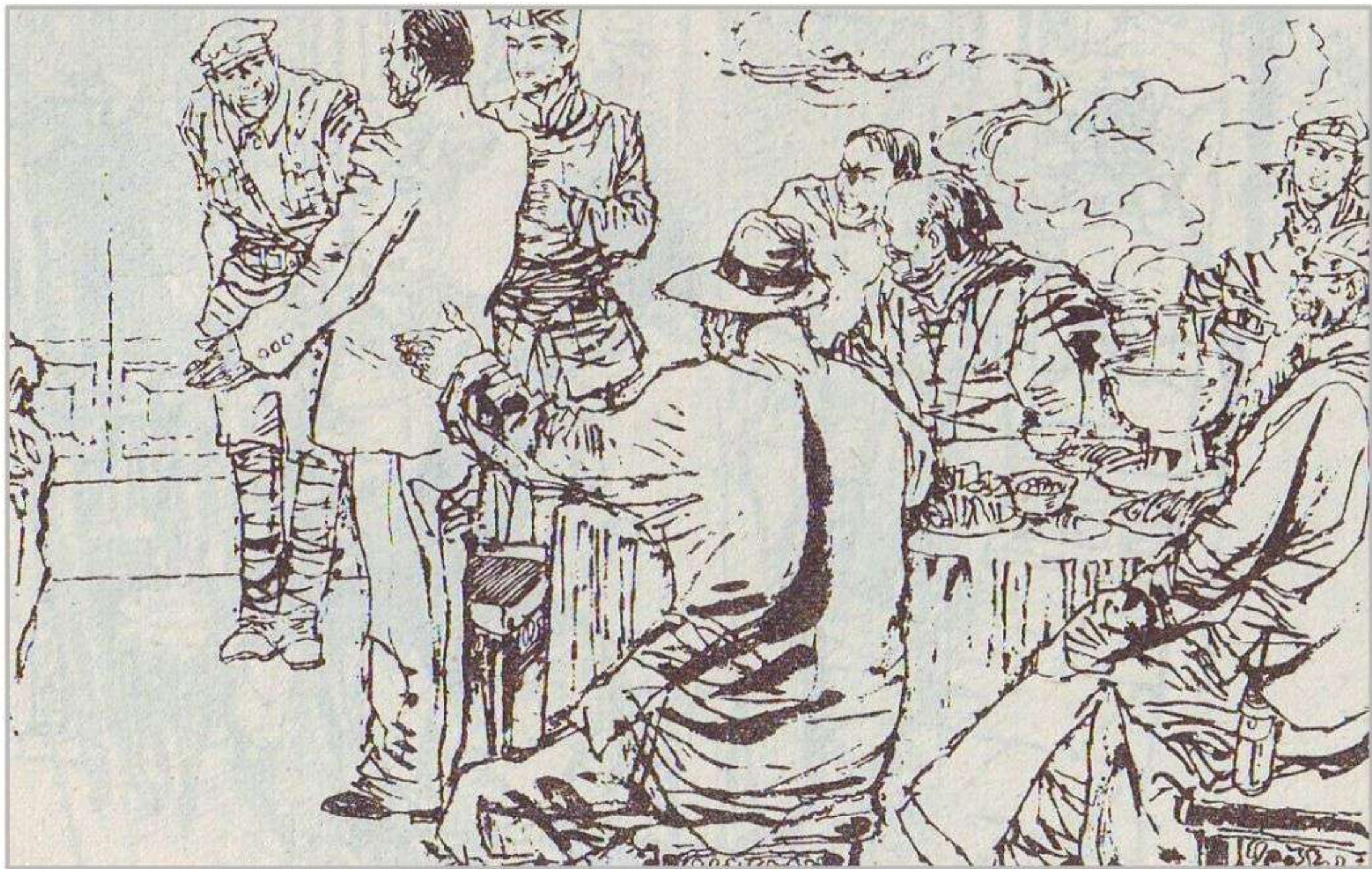
厅堂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恭维声：“恭喜解老弟！贺喜解老弟！”费小亮双手抱拳对沈颂治致谢：“小可出身微贱，承蒙总座器重，为报知遇之恩，赴汤蹈火，在死不辞！”



“好！”沈颂治拍拍费小亮肩膀，“日后你有什么要求尽说无妨，除了天上的月亮，地上的麒麟，沈某能办到的，一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！”



费小亮当即指指蒙面姑娘说：“我不要月亮，也不要麒麟，小可今年二十有余，尚未娶妻，我看这廊柱上的丫头身段迷人，如果总座有意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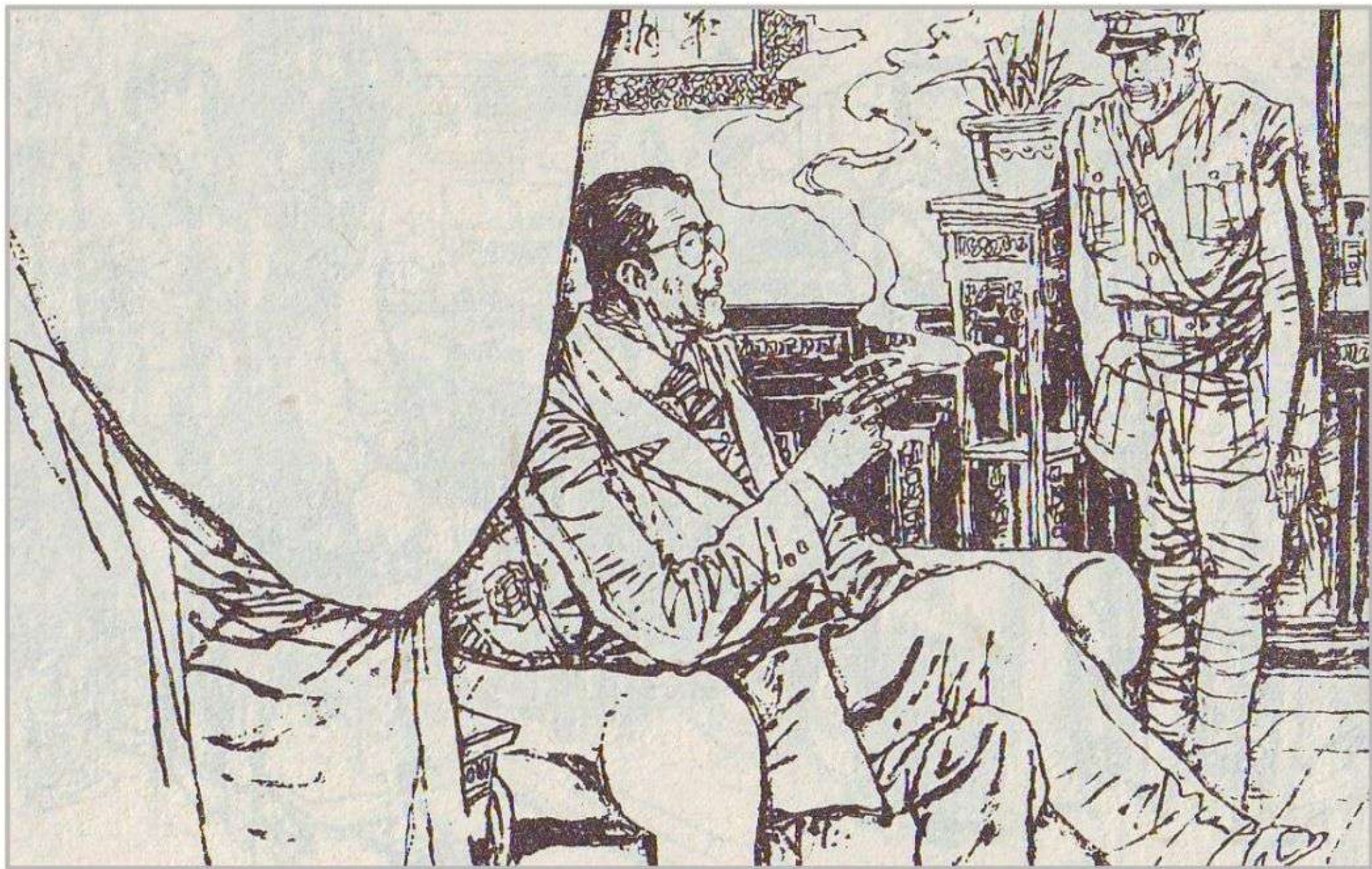
厅堂上又是一片喊声，“总座，赏给他吧！”“一个丫头，又不是千金小姐！”沈颂治只好说道：“好！本指挥成全你这桩美事”说罢吩咐勤务兵去揭起姑娘蒙面的黑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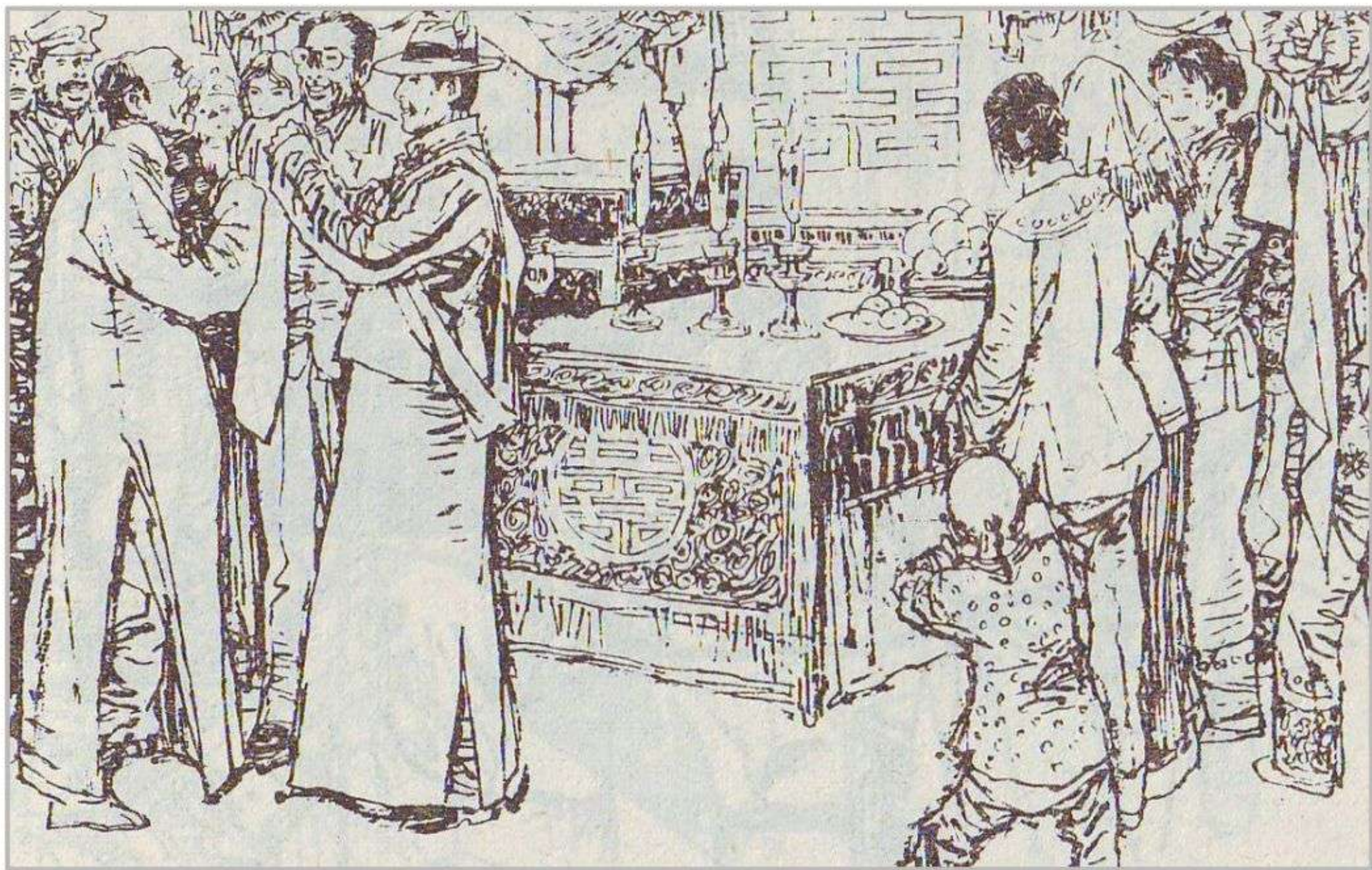
这姑娘不是别人，正是被捕的方雪妹，只见她怒目圆睁，愤恨地瞪着费小亮和厅堂上呲牙咧嘴的人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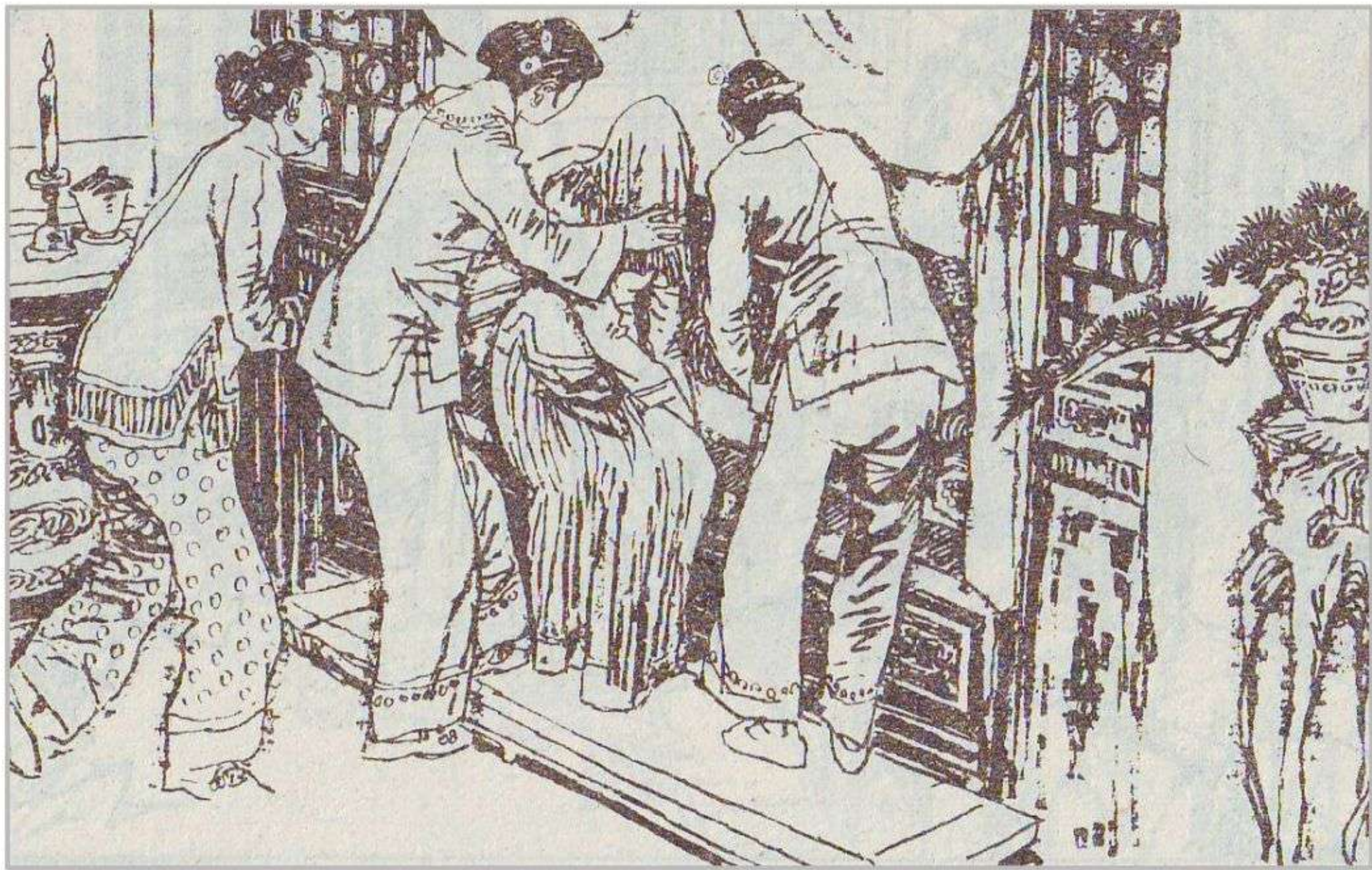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走到雪妹跟前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解队长年轻有为，算你有造化，今晚就给你们安排洞房，这是我给你的恩典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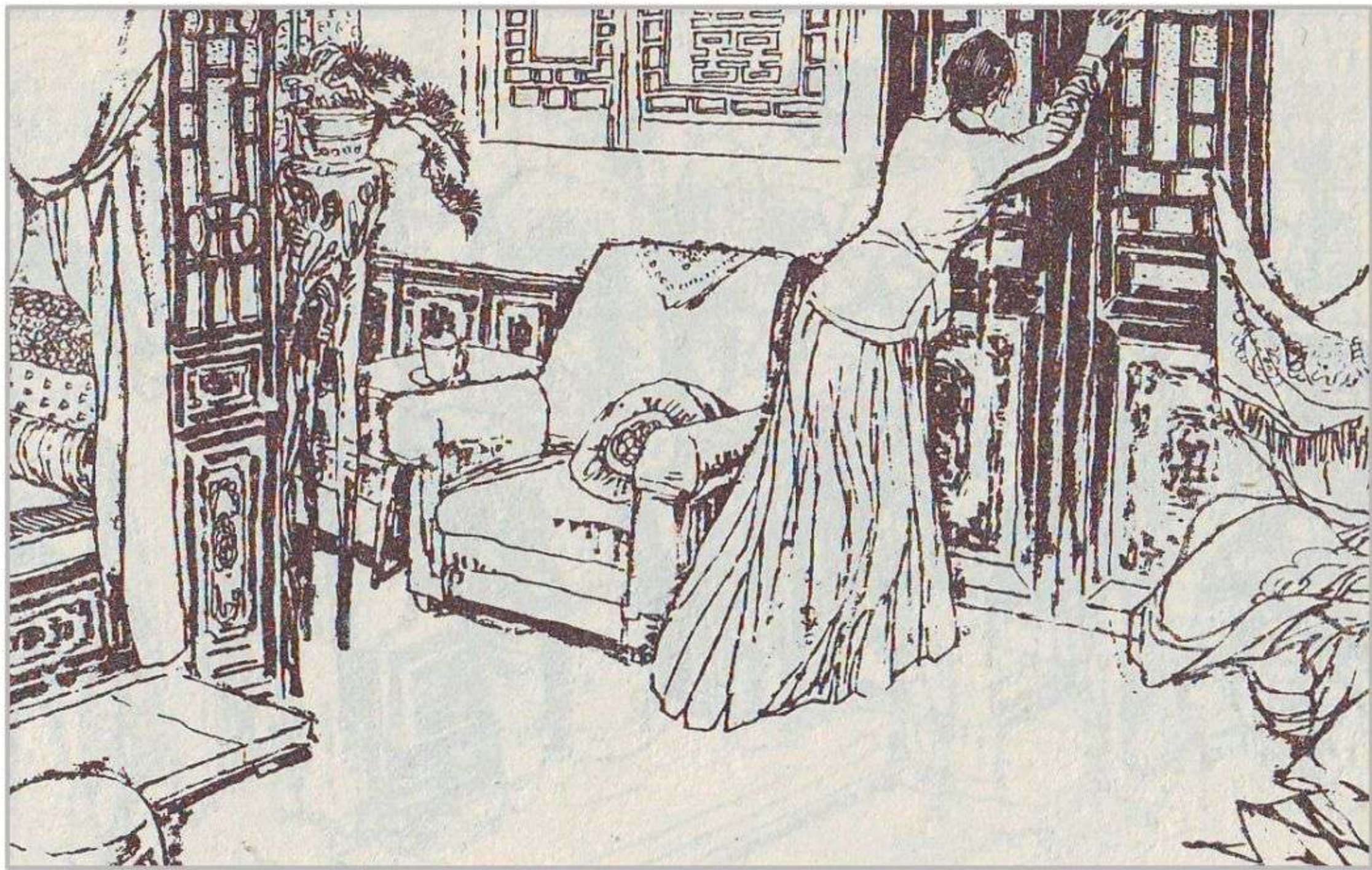
当天下午，沈颂治就命令匪兵在指挥部东院为他的警备队长，解奋布置新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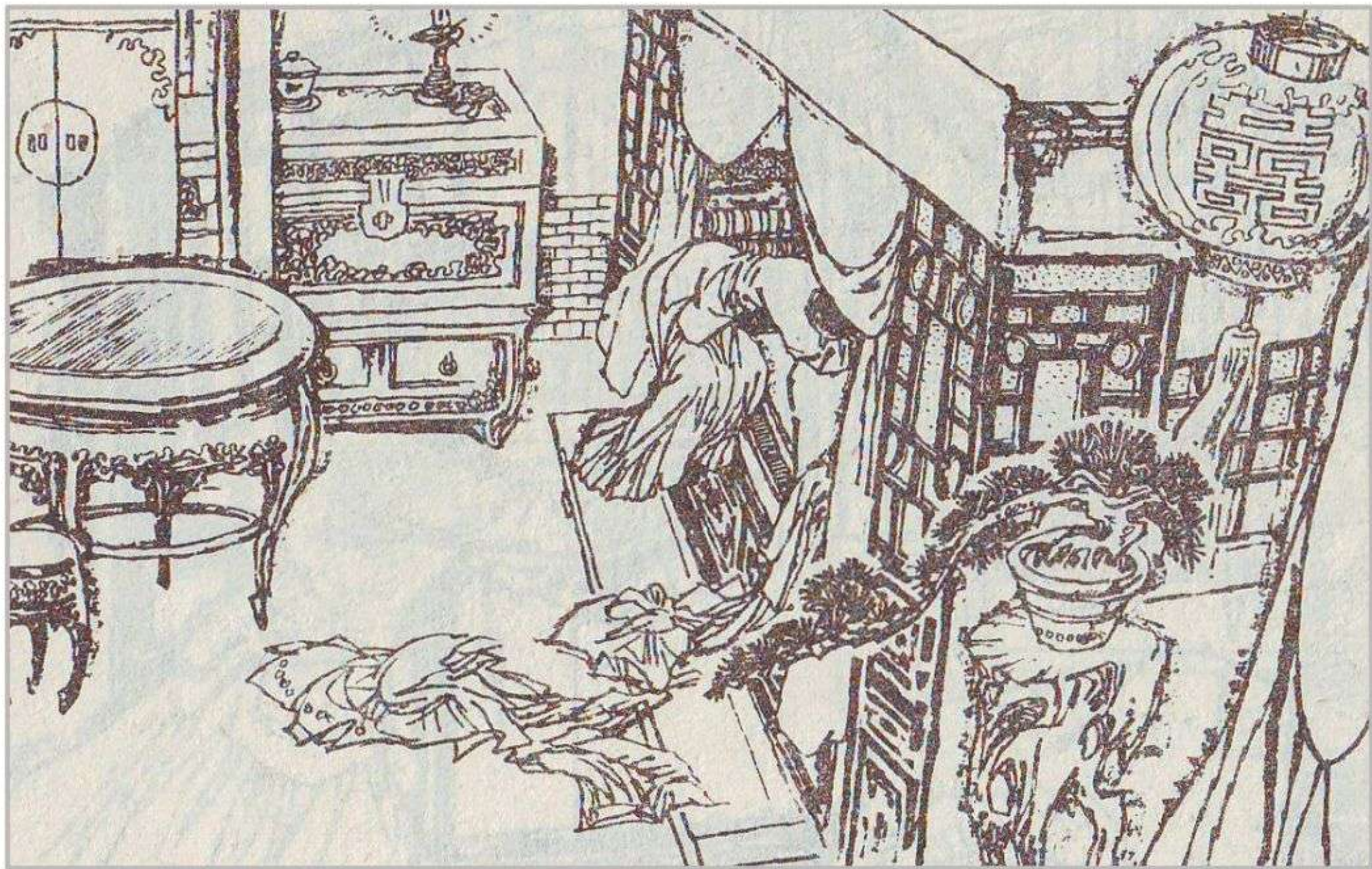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三北剿共指挥部的大厅里，又呈现一派华堂结彩的喜庆景象，费小亮身穿沉香色丝绸长袍，肩披红锦，成了满面春风的新郎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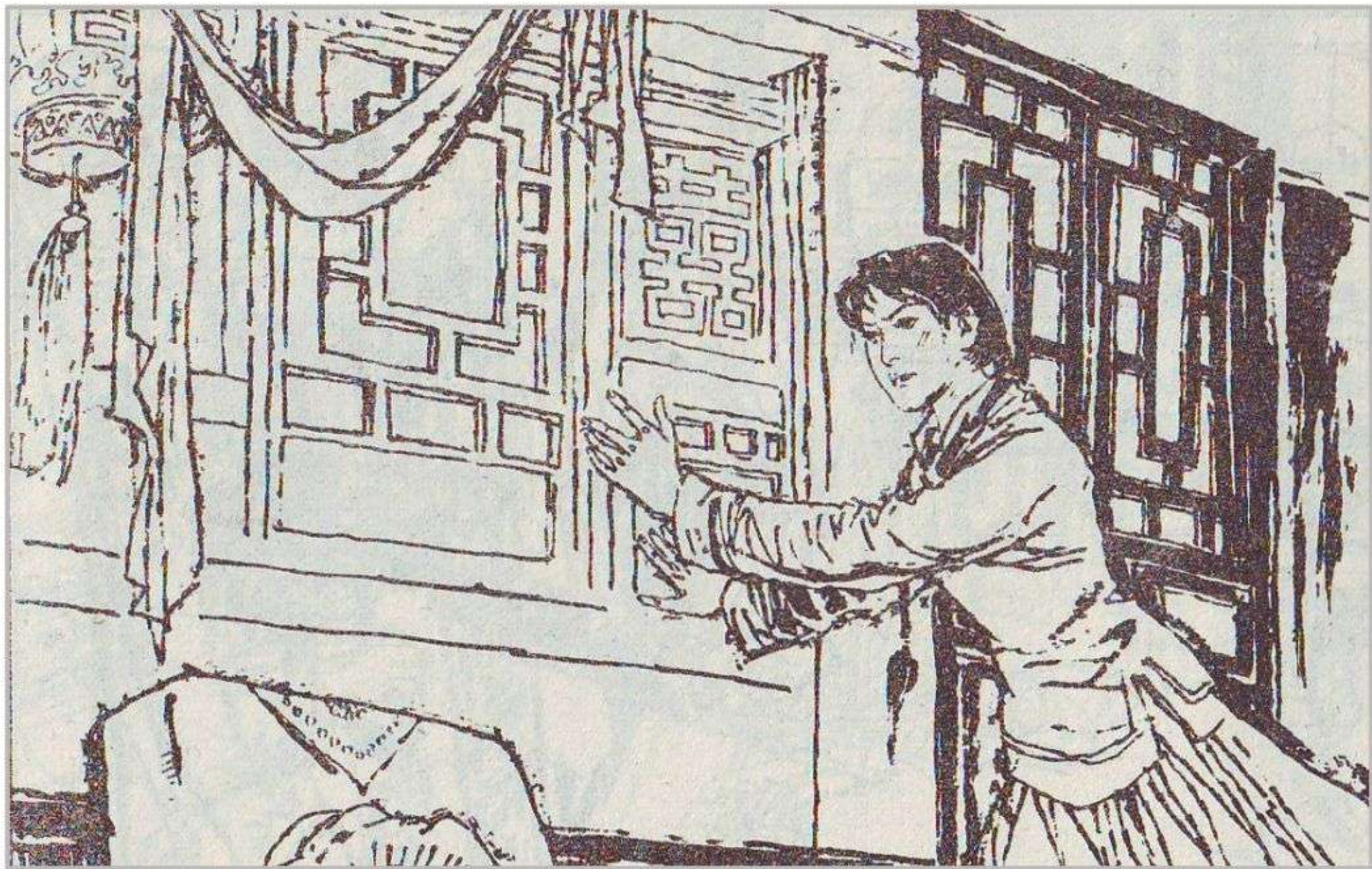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方雪妹被几个老妈子强拉硬扯地拖进了新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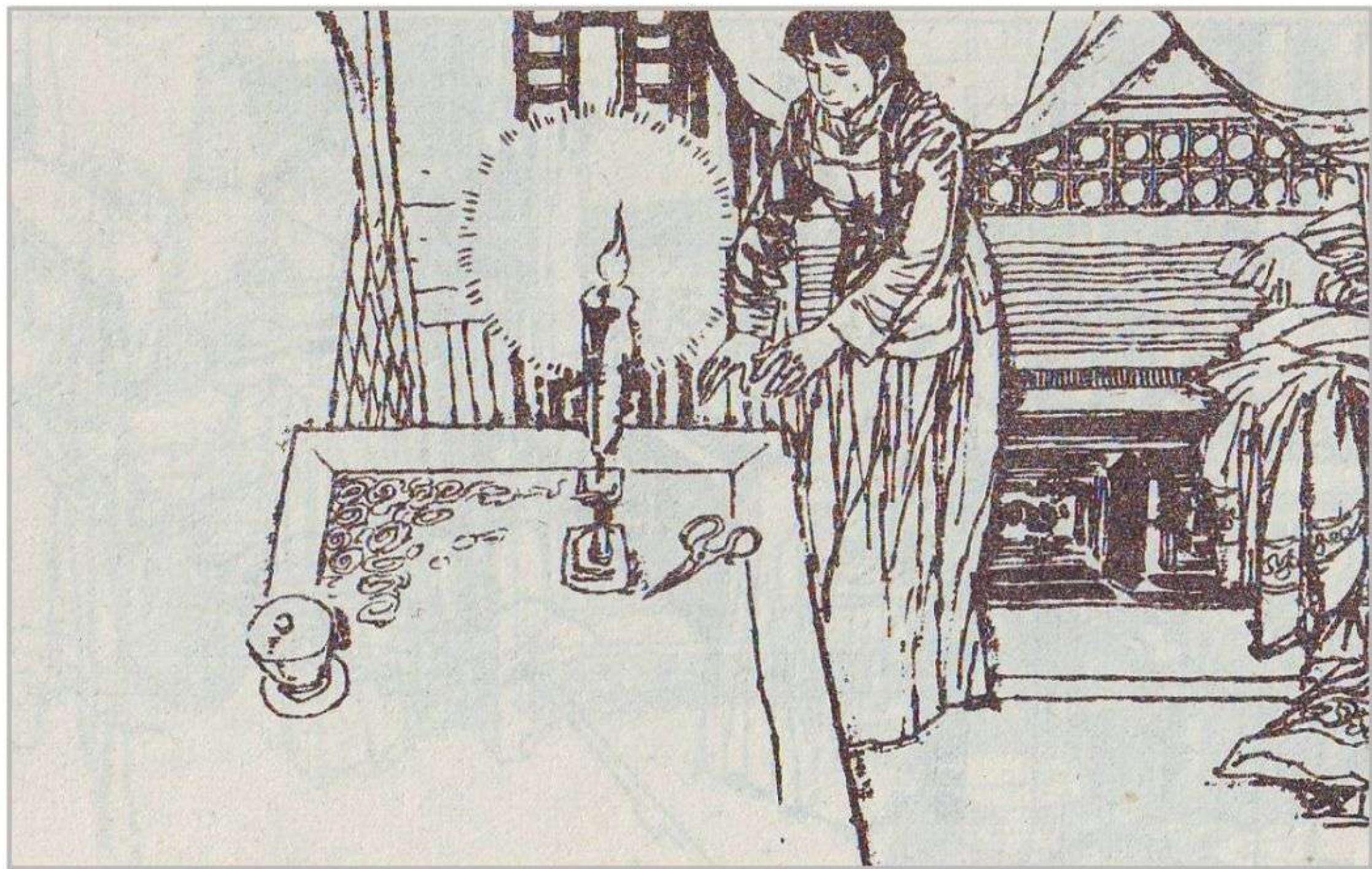
方雪妹被反锁在新房里，她用尽全身力气拼命撞门，可是怎么也撞不开。



方雪妹冲到花轿一般的大床前，把那些崭新的旗袍、绣袄，龙凤被，全都扔在地上。她一头倒在床上，放声大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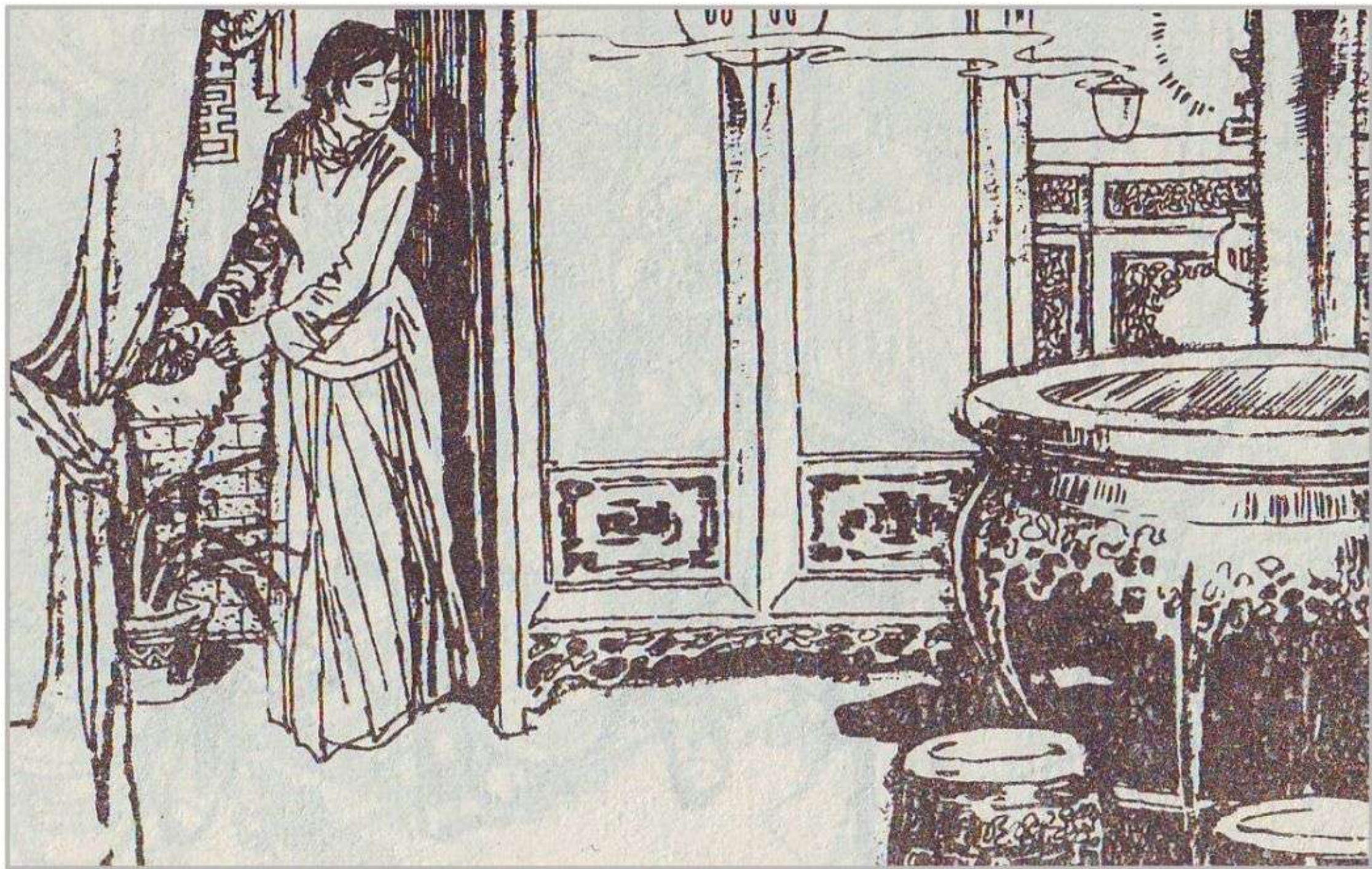
她又起身扑到贴有大红“喜”字的花格窗前，用力推搡，窗木却纹丝不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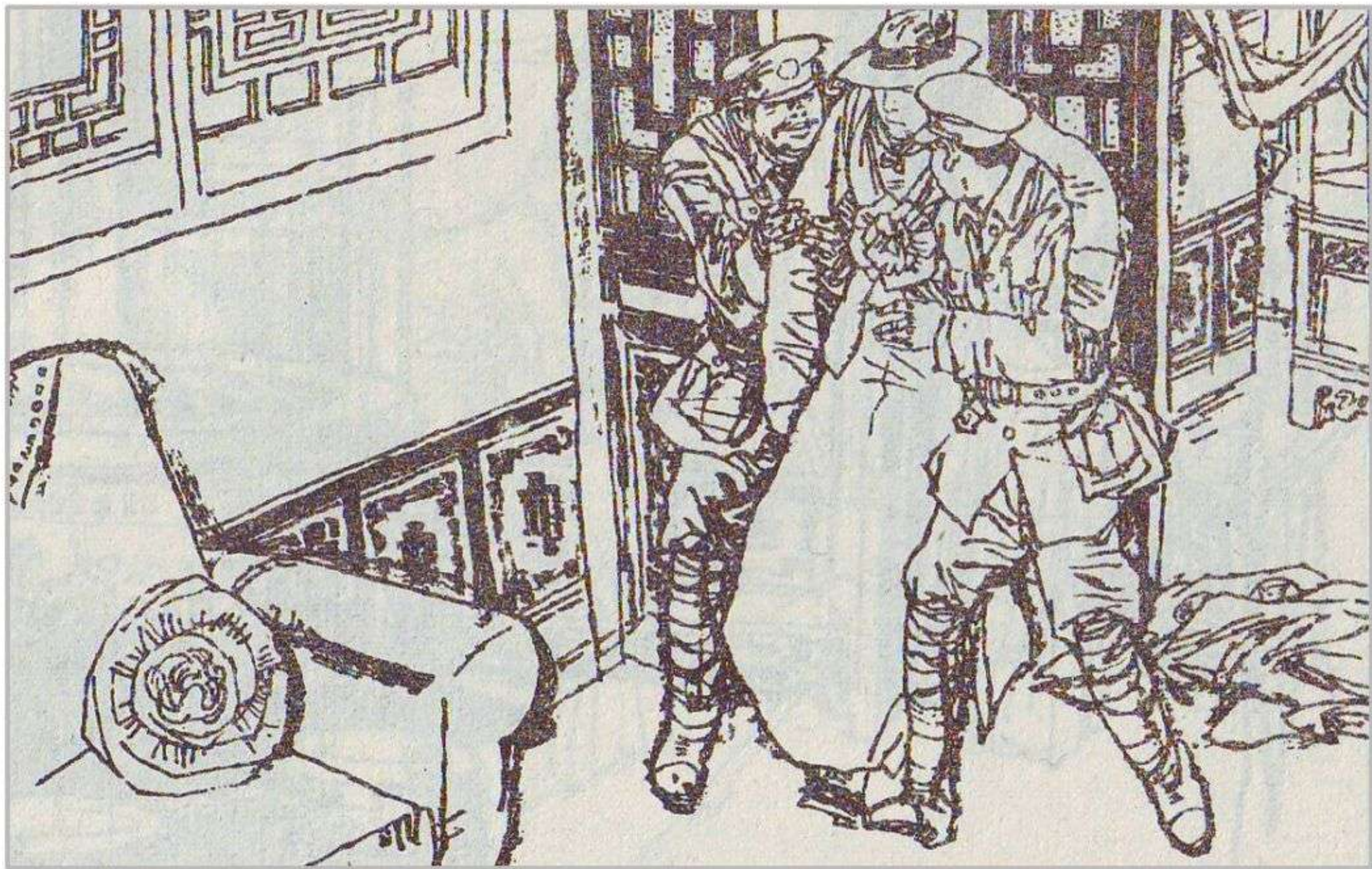
方雪妹绝望了，她一眼瞥见蜡烛台下放着一把剪灯花的剪刀，便一横心，伸手抓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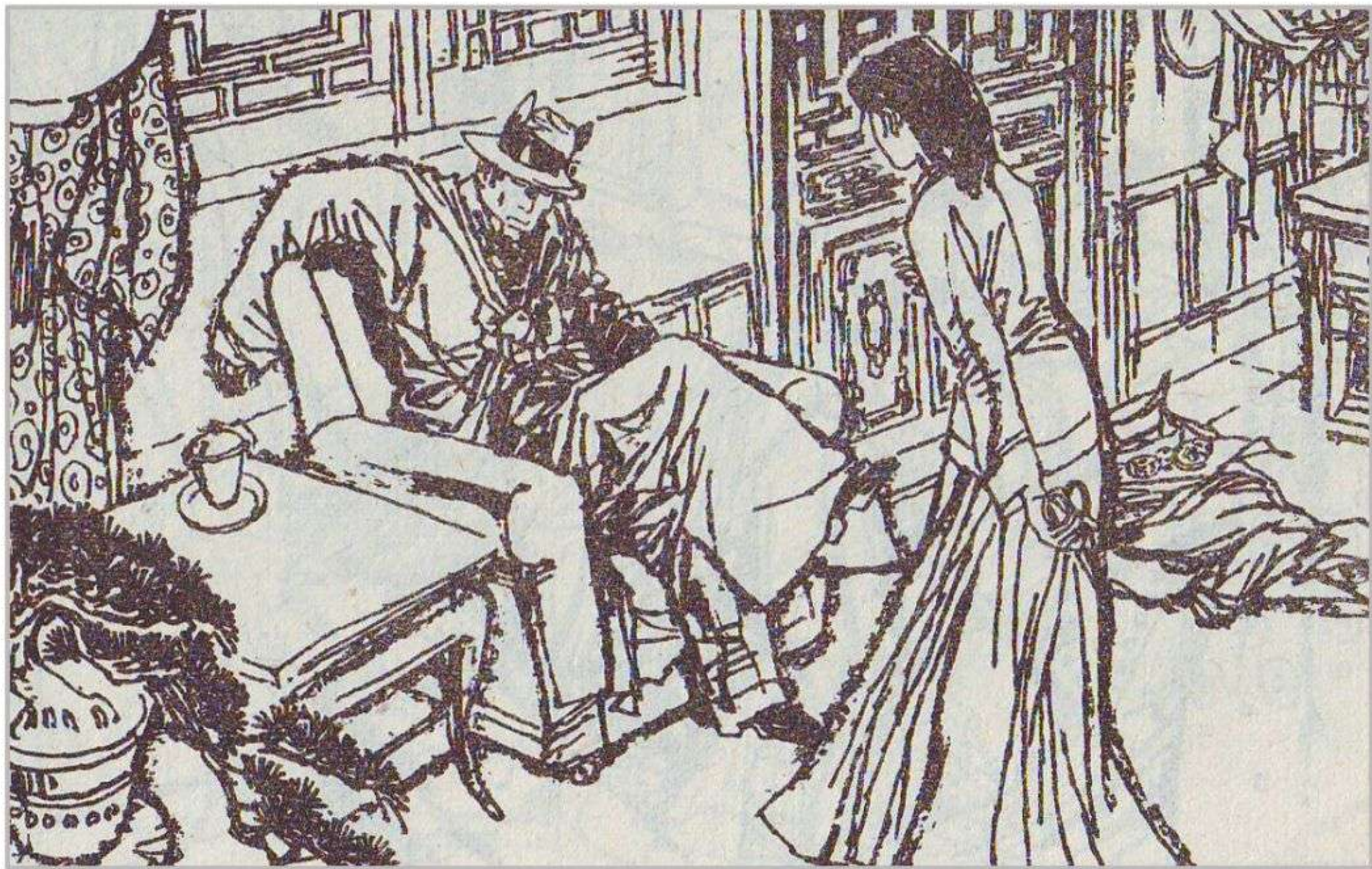
方雪妹举起剪刀正要自尽，她转念一想：我死了，也不能让沈颂治这条老狗活着！于是她收回剪刀，擦干眼泪。一脸上显出镇定、凛然的神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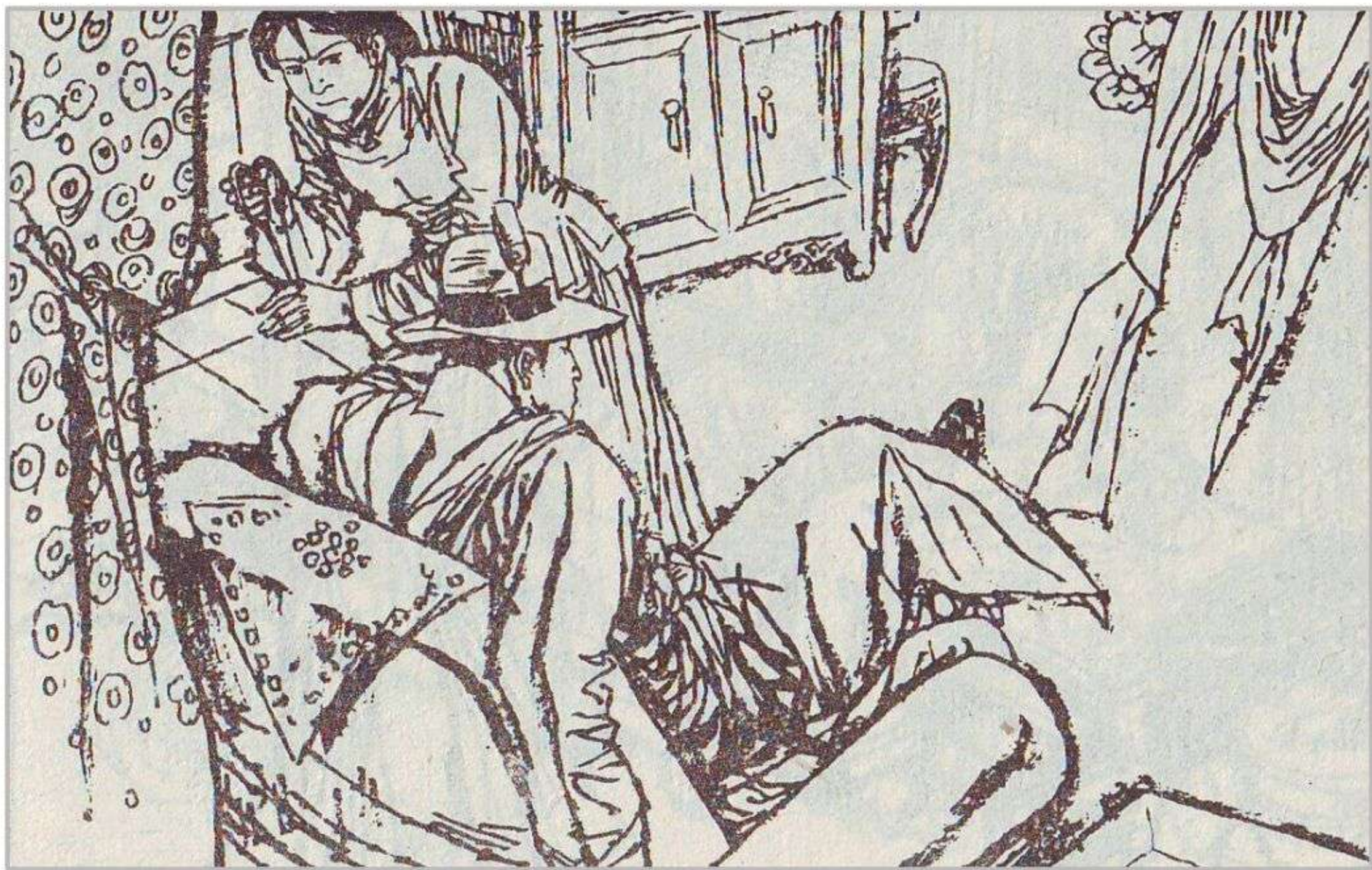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便于拼搏，方雪妹喀哧一下，剪下自己的长辫子。然后手提剪刀，藏在
大衣橱后面。



不多时，喝得醉熏熏的新郎官被两个匪兵搀扶着进了新房，然后，两个匪兵笑着走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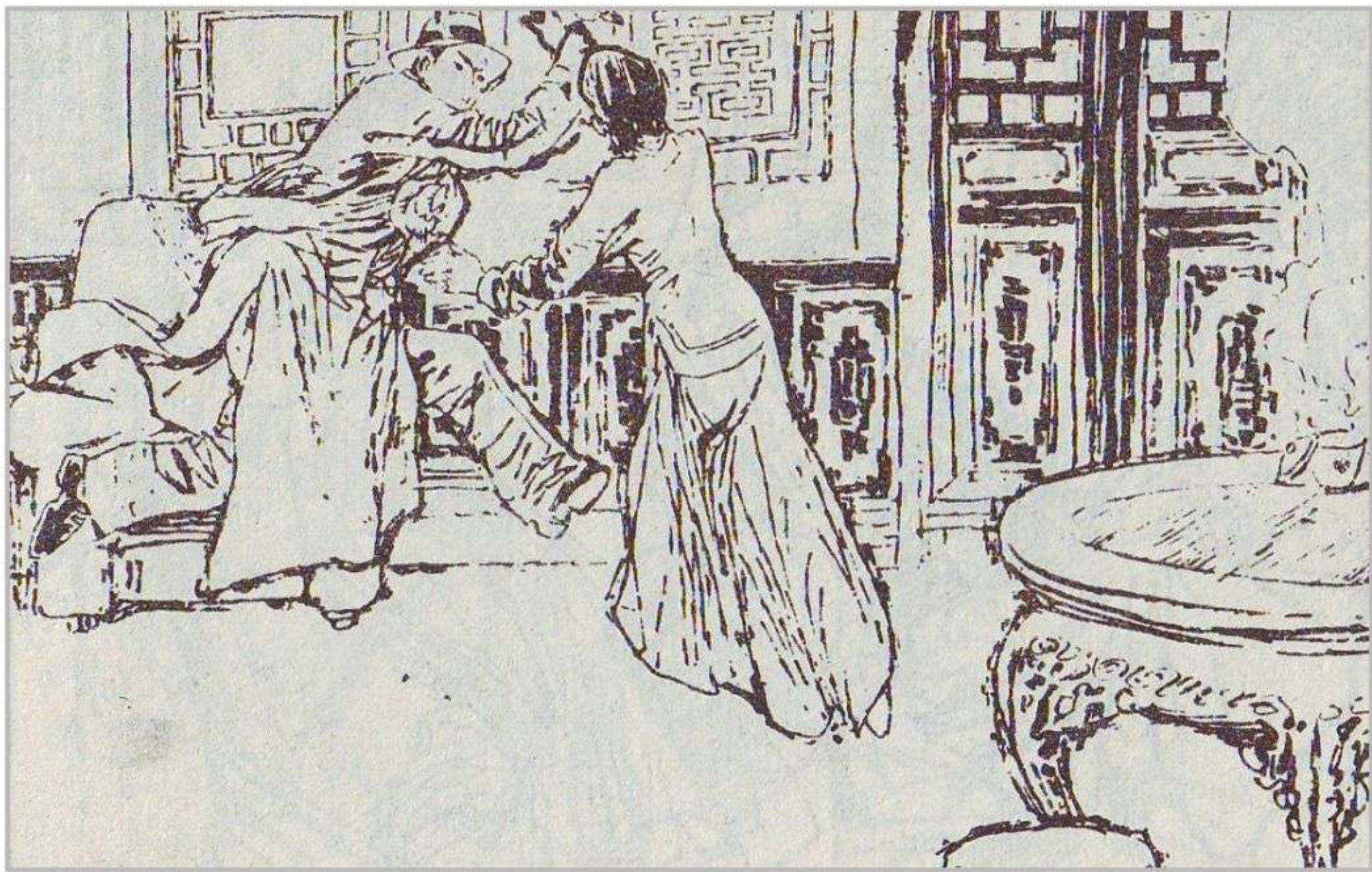
新郎官摇摇晃晃倒在沙发上，兜头便睡，方雪妹从衣橱后走出来，默默地望着新郎官。



方雪妹等到新郎官发出了均匀的鼾声，便蹑手蹑脚走到他身旁，举起剪刀直向他咽喉扎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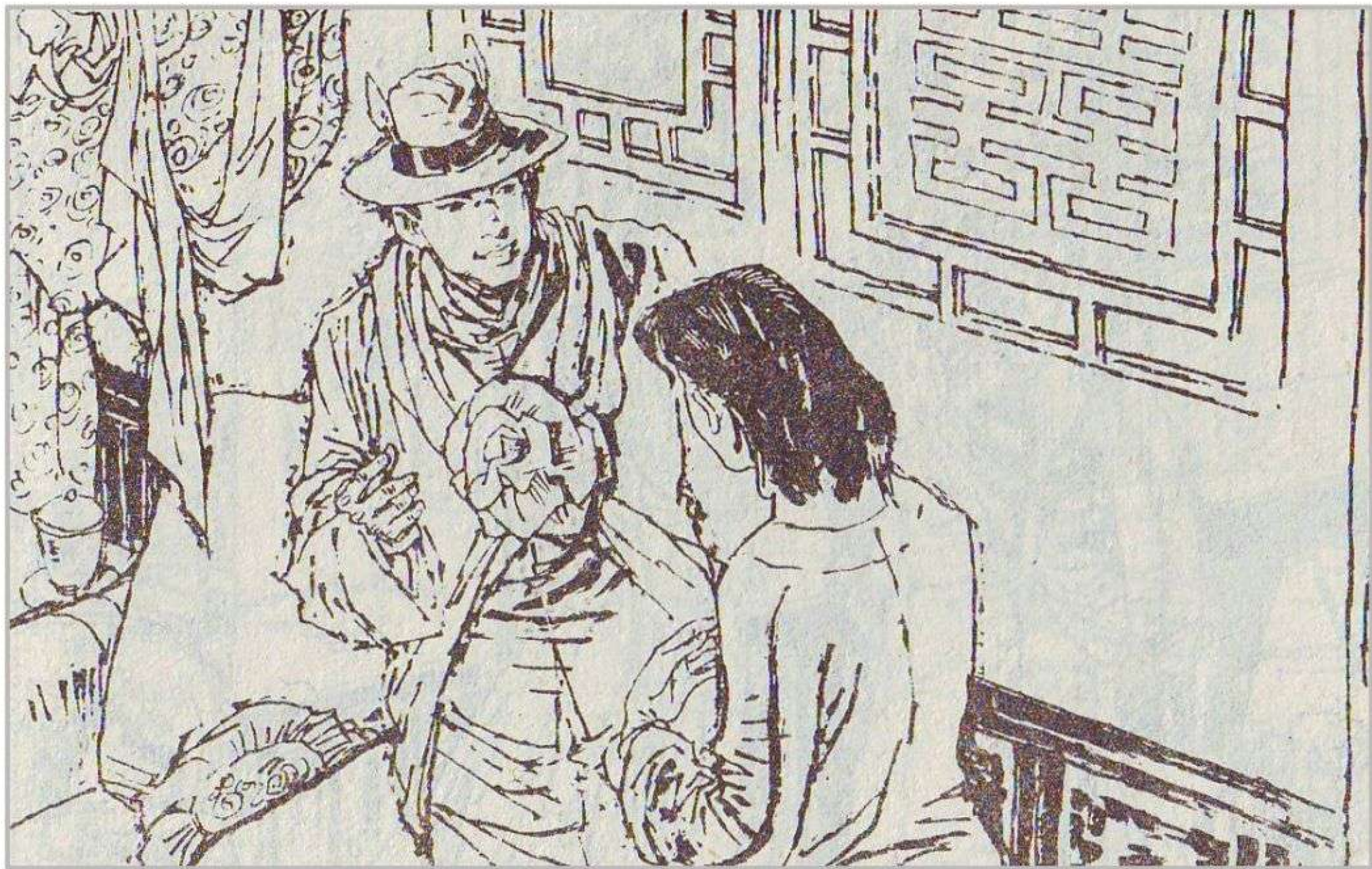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新郎官一个闪电般的“张飞架”扬手劈过去，方雪妹的剪刀“啪”被打飞了，“噌”一声戳在贴着大红“喜”字的窗板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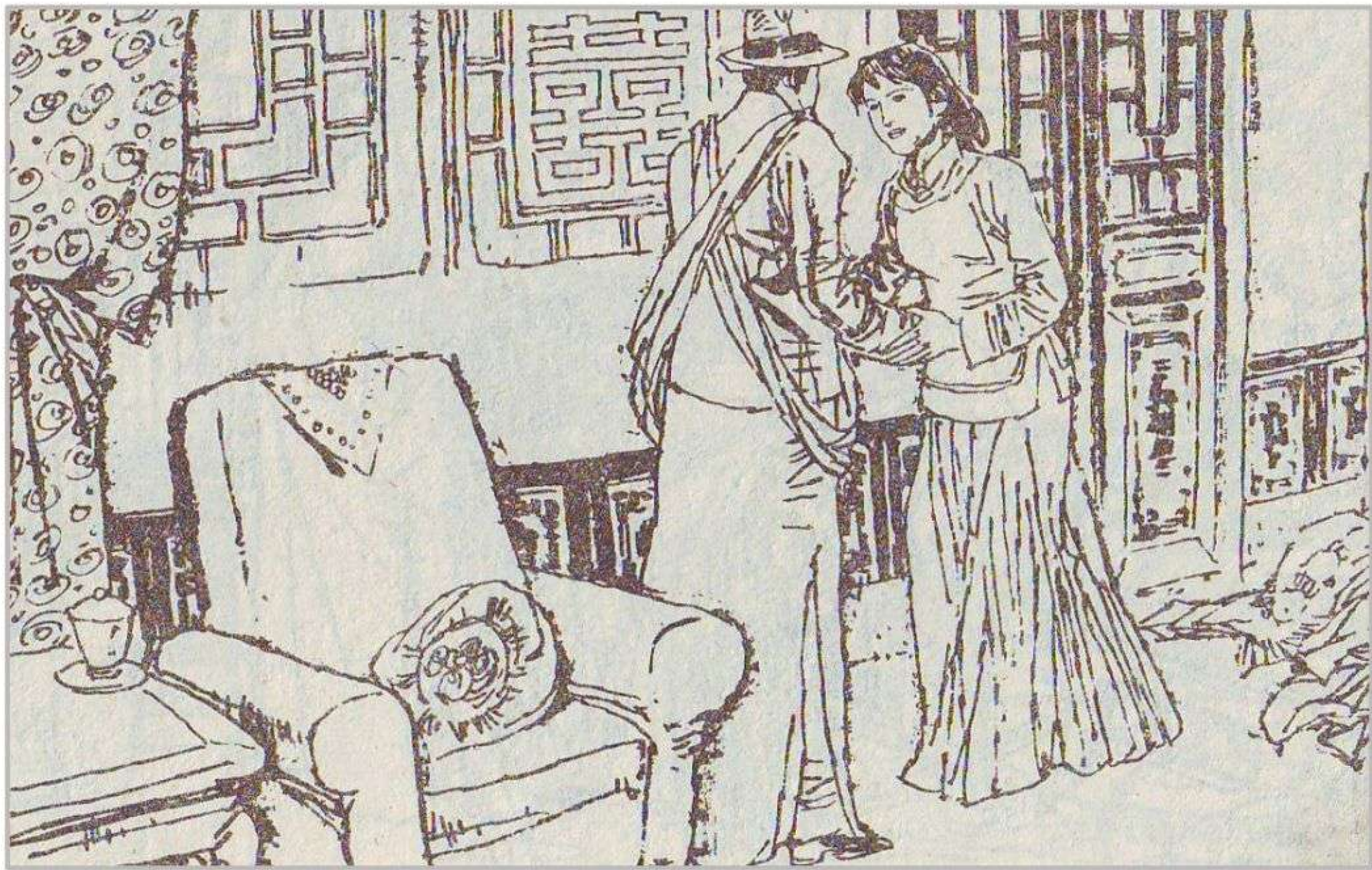
方雪妹猛扑过去抢那把剪刀，新郎官一个鹞子翻身，伸手抓住她的手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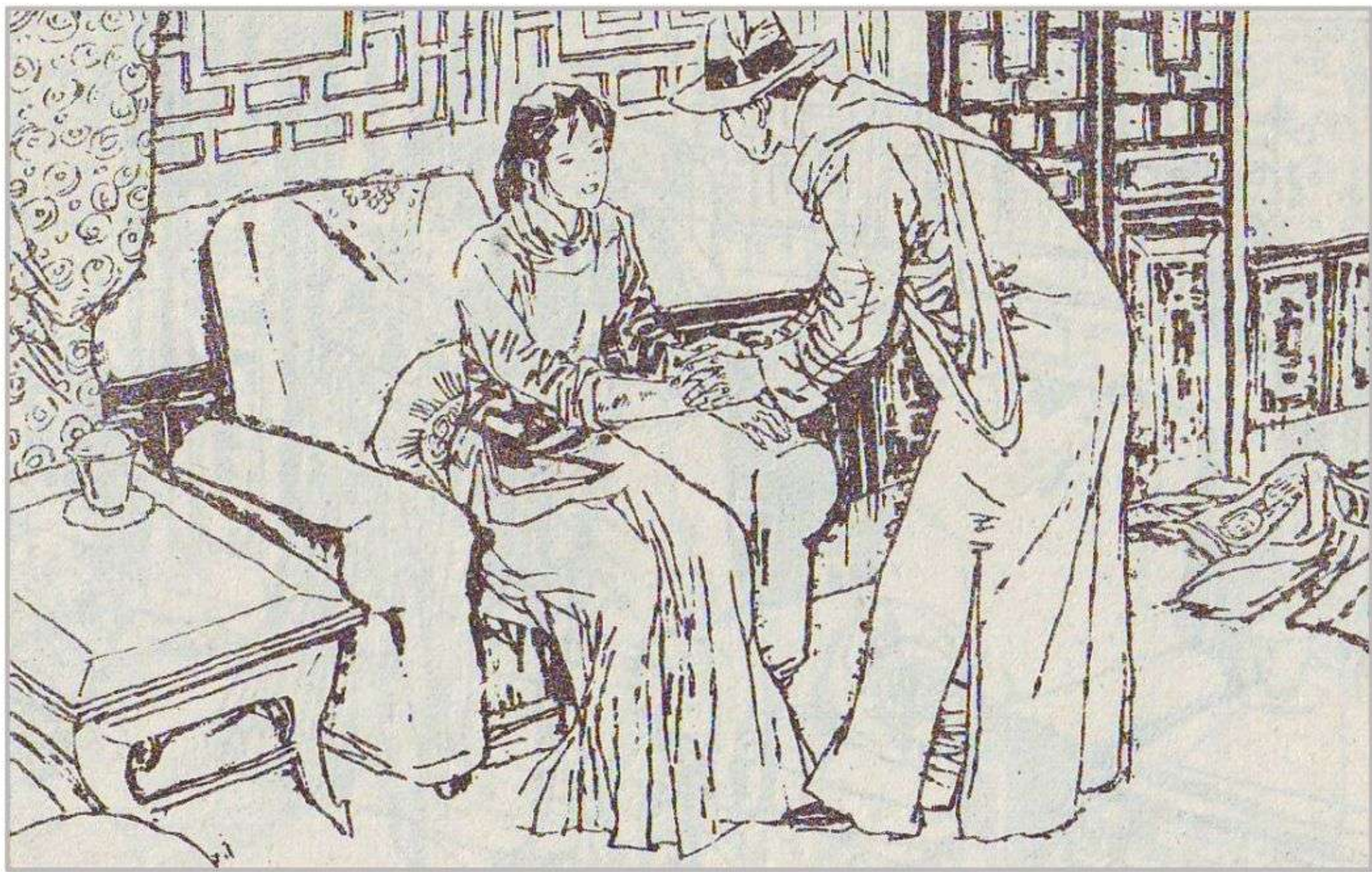
费小亮随即放开雪妹，轻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方雪妹气冲冲地答道：“方雪妹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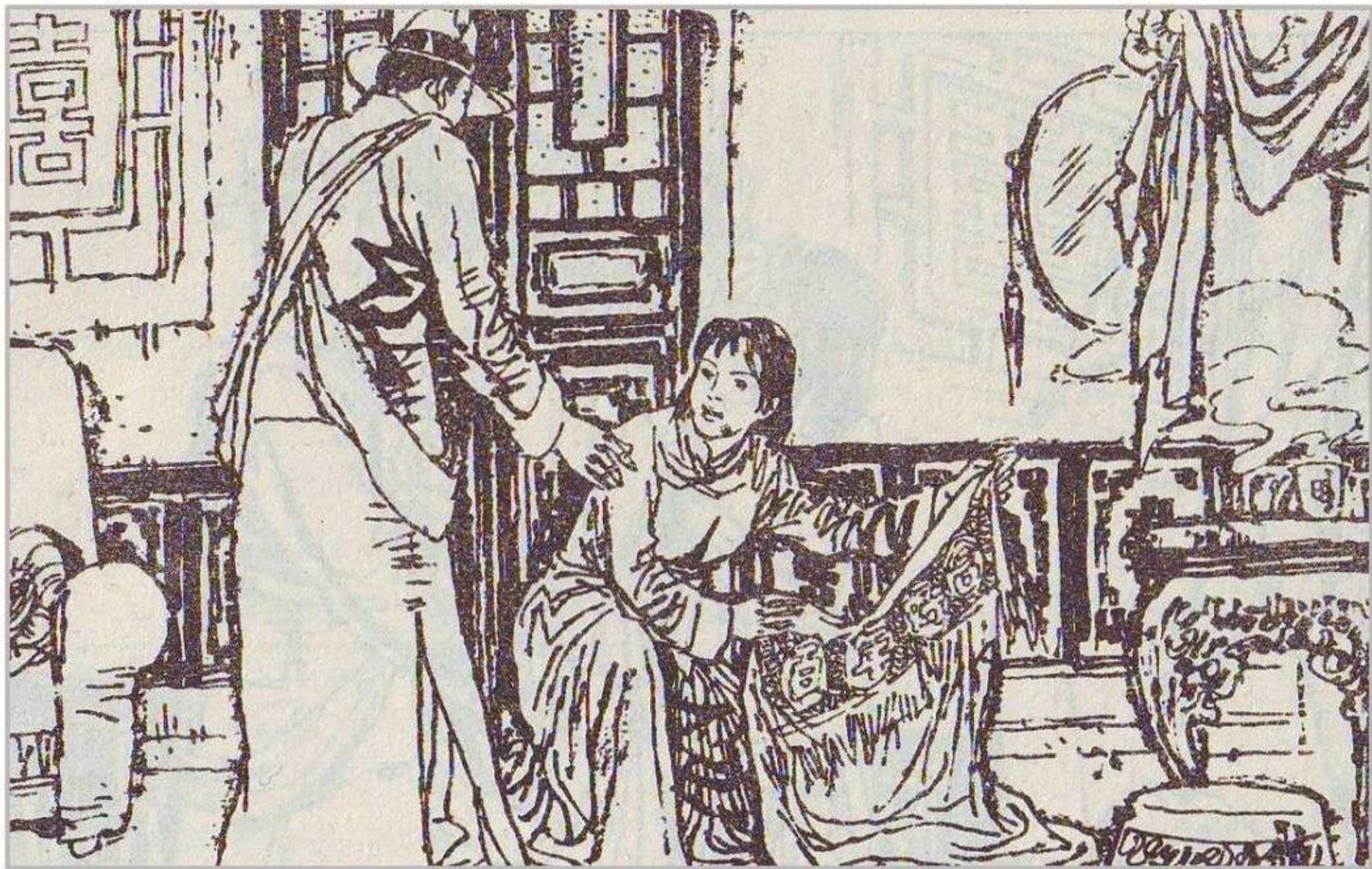
“啊！你就是方雪妹！你哥哥叫方晴？”费小亮见方雪妹面露惊讶之色，便赶忙悄悄说道：“我叫费小亮，是你哥哥他们派我来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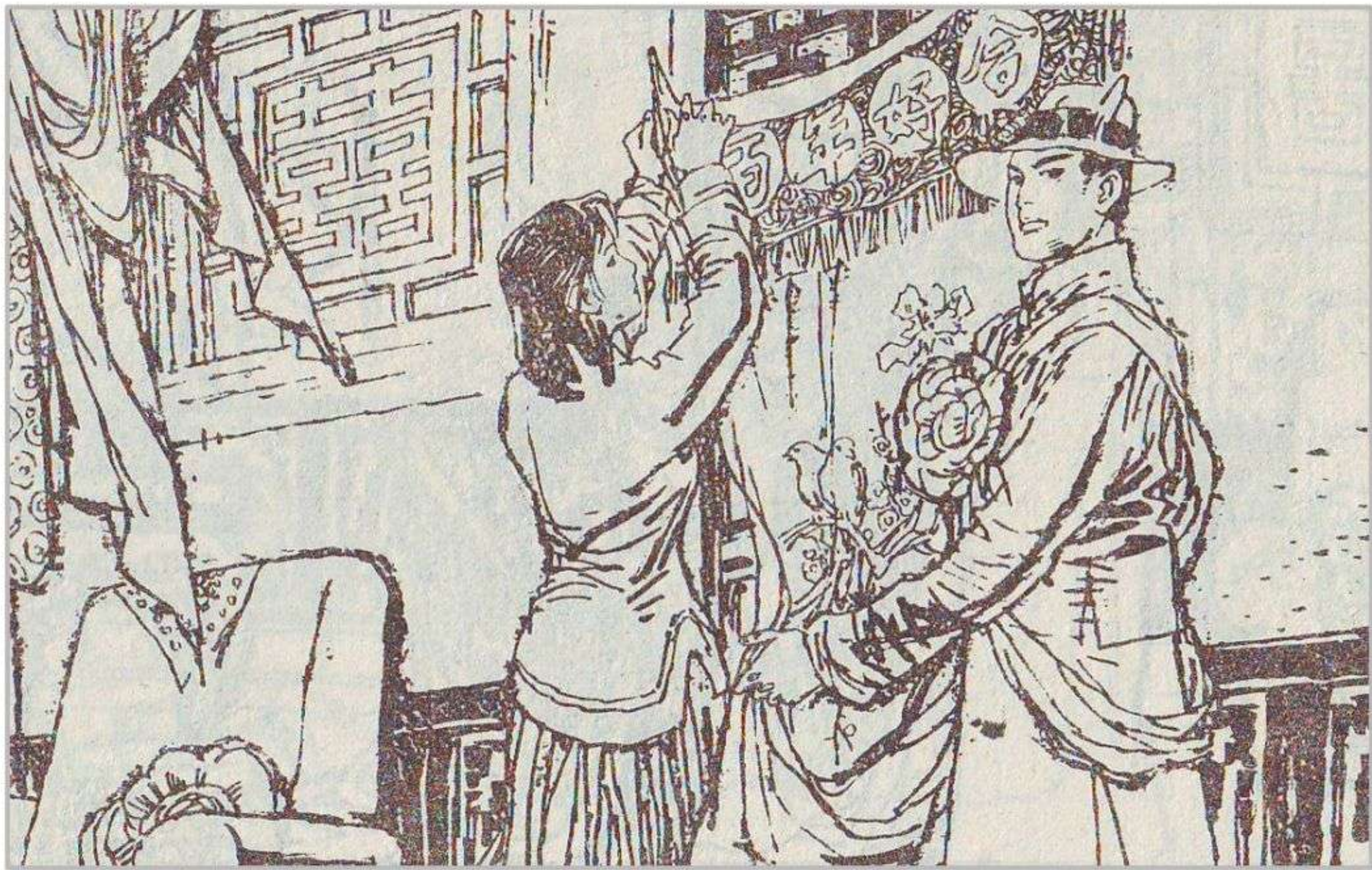
方雪妹明白了，她不由地扑上来，紧紧握住费小亮的双手，泪流满面。



费小亮叫方雪妹坐在沙发上，找出膏药为她敷在伤口上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一定设法送你出城，去找你哥哥！”



雪妹说：“我不走，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战斗！”她说着捡起扔在地上的那顶绣有“百年好合”的门帘。



费小亮顿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好！这更能麻痹敌人！”便走上前和方雪妹一起把“百年好合”的门帘挂好。为了斗争的需要，他们结成一对假夫妻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。要知详情请看下册《雾漫杜湖岭》。



飞刀闯关——《神枪碧血》之二

原著：臧 天 法 出版者：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(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214号)
改编：薛 炎 文 发行者：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绘画：谷照恩 李重新 谷 静 印刷者：河北省雄县东槐印刷厂
封面：郑 岱 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64
1987年9月第1版 印 张：1.75
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：000001 131150
统一书号：8073·31287 定 价：0.40元
— ISBN 7—5305—3029—1/J·3029